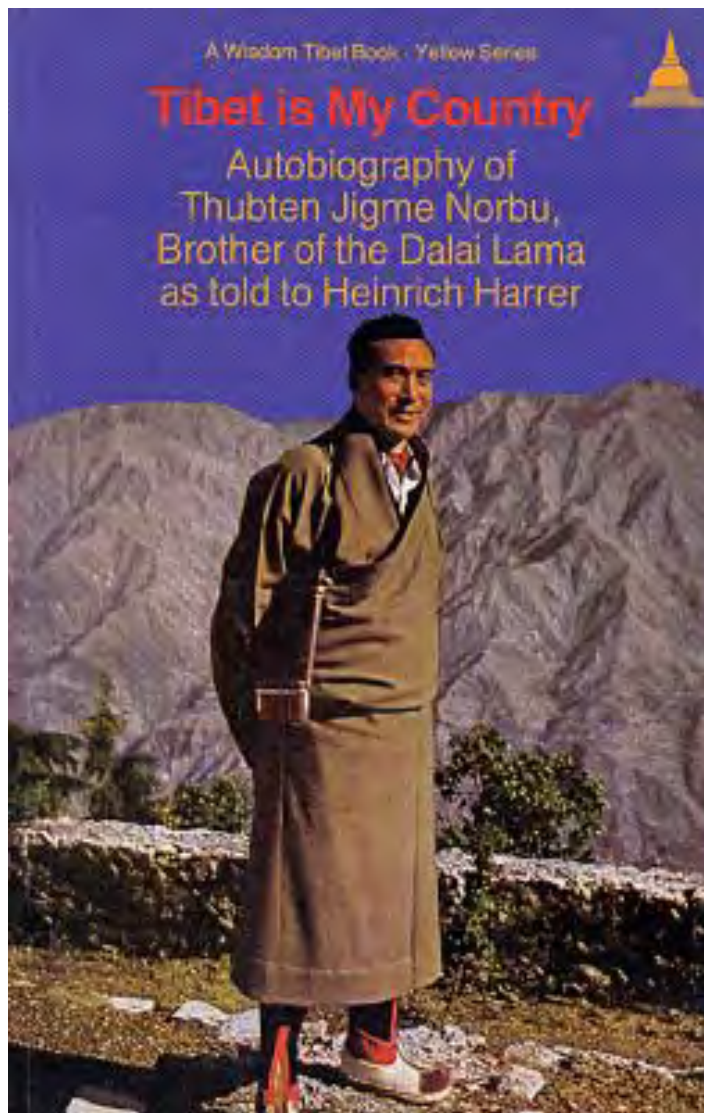


# 西藏是我的國家

——諾布教授個人傳記

文／Thubten Jigme Norbu 圖登·吉美·諾布

編譯（依章節序）／劉大元，李淩純，詹乃立，廖美冠，陳志全，徐  
儷芬，葉明龍，何明字，周明德，陳吉仲，塗柏原





中文譯版序

流轉容顏 我所見到的 Norbu 教授

Chapter 1 家鄉的村子

Chapter 2 家居一日

Chapter 3 快樂童年

Chapter 4 我進入寺廟

Chapter 5 在薩宗的三個月

Chapter 6 第一課

Chapter 7 古本寺的見習歲月

Chapter 8 如願以償

Chapter 9 我的弟弟達賴喇嘛

Chapter 10 家人遷居拉薩

Chapter 11 從古本到拉薩

Chapter 12 抵達拉薩

Chapter 13 在哲蚌寺的學習

Chapter 14 拉薩的新年節慶

Chapter 15 父親之死

Chapter 16 我的印度及中國之旅

Chapter 17 古本的住持

Chapter 18 威脅與承諾的煎熬

**Chapter 19** 告別西藏

**Chapter 20** 往返世界各地

**Chapter 21** 自由的代價

## 中文譯版序

“Tibet is My Country” 《西藏是我的國家》德文譯本初版的發行，對我來說那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而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當我正沉吟該如何為即將發行的台／中文版寫序時【注 1】，不禁驚覺到這些年來世事的巨驟變遷。然而很遺憾地，有些事實卻絲毫未曾改變——西藏人民依然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遭受中國共產黨的凌迫與摧殘。但是我們從未屈服，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以及重申西藏的獨立決心，我們將永遠奮鬥到底。

有許多理由讓西藏人民拒絕向中國的吞併野心屈服，原因之一是基於西藏的歷史。在 1950 年中國武裝部隊入侵西藏之前，這塊占了所謂「近代中國版圖」三分之一的廣大土地，從來不曾隸屬於中國。其次，近代西藏在中國的侵略統治下，發生了無數的慘劇。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的武力侵佔全然違背了西藏人民的自由意願；以下我將就這幾點再做進一步的解釋。

西藏和當今世上的許多獨立國家並無不同，但特別的是，在中國入侵之前，獨立自主的西藏已然存在了將近二千年之久。西藏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宗教，及文化背景，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西藏向來便是一個隔絕獨立的國家。有時，人們會誤以為近幾個世紀以來，西藏是中

國邊疆的一部分，但這全然是誤解！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直到中世紀初，西藏曾儕身為亞洲大帝國之一，爾後中國與西藏之間才開始有較多的接觸。

在西元七世紀與九世紀之間，西藏的軍隊曾經先後征服過阿拉伯、土耳其、中國等國家的領土。聶赤贊普 (**Gnyakri Btzanpo**) 是歷史上第一位西藏君主，他在西元前四百年左右統治西藏，並從此確立了西藏皇室的血統。

偉大的西藏君主松贊干布 (**Songtsen Gampo**)，於西元 **630** 年率軍與唐朝第一次交戰，唐朝皇室對藏軍十分忌憚，因此，乃將文成公主許配給松贊干布。文成公主的陪嫁妝奩中，有一尊十分有名的佛像，後來這尊佛像被供奉在拉薩附近她所建的大昭寺【注 2】。中國宣稱西藏隸屬於中國的主要理由之一，即是基於唐朝的此一「和親政策」。這種論調無疑是荒謬的，若此種邏輯成立，英國應當可以宣稱其主權及于全歐洲及俄羅斯，因為英國皇室與所有歐洲的統治者都曾有過姻親關係。世上沒有一個自尊自重的國家會如中國一般，大言不慚地發表如此荒唐無理的論點。

西元 **760** 年，西藏與中國之間再度爆發戰事，藏軍輕易地擊潰唐朝的部隊，根據戰後的協定，中國每年都得賠償西藏金帛絲綢等物，爾後因為中國拒絕支付貢品，西藏於是再次入侵中國。由兩位傑出將領達 **Takdra Lukang** 及 **Shang Gyalzik** 率領的藏軍屢次大敗敵軍，甚至連唐朝的都城長安亦遭到藏軍攻陷，唐朝皇帝被迫出走。為了慶助這次

空前的勝利，西藏王特地在布達拉宮前，豎立一座勝利紀念碑以揚國威。

藏人統治下的維吾爾(Uigur，即唐代的回紇)人民在西元 810 年聯合中國向西藏宣戰，長達五年的戰爭在藏軍再度攻陷中國首都後方告結束。戰後雙方簽定了漢藏(Sino-Tibet)和約，中藏兩國共同在錯岡(Chokang)寺前修築了一座和平紀念碑，當時中亞各國的使節都曾應邀觀禮。在落成典禮中，西藏君主拉巴欽(Ralpachen)明白表示：中國與西藏唯有互不侵犯，兩國人民才能安享太平。

這段時期的西藏，不論軍事或政治實力而言，都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在西元九世紀時，西藏的軍事力量迅速衰退，其原因並非來自對外的戰爭，反而是肇因於西藏內部的政教衝突，讓藏軍從此一蹶不振。Padmasambhava 及 Shinta Ragshita 將佛教自印度引進西藏【注 3】，教徒們並在西元 840 年建立西藏第一座佛寺，當時的藏王強烈反對佛教，他並逼迫僧伽們向現今安多省(Amdo)的邊境出走。這次的政教衝突導至王室權力的衰微，此後的四百年，西藏便一直處於分裂的局面，在這四百年間，西藏的國力由頂峰跌至穀底。

西藏對外征戰的時代，在佛教流傳日廣後，正式劃上句點。佛教教義也取代原來的笨教(animistic Bon tradition)，並主導著藏人社會的生活哲學與道德規範。

接下來的數個世紀，西藏可以說完全被佛教所主導。佛教的思想宗

師、僧伽學院在西元十世紀至十三世紀間，陸陸續續由印度傳至西藏。隨著佛教的日益興盛，四所佛學院分別創立：薩迦、格魯、噶當、寧瑪四大宗派 (**Sakyaba, Karjupa, Gelukpa, Nyingma**)。西藏逐漸過渡成為神權統治的國家，主持四所學院的高僧法王，曾在不同的時期分別統治過西藏。

西藏佛教的影響力甚至遠及蒙古，當蒙古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而與西藏有所接觸時，蒙古人幾乎立即受到西藏佛教的吸引，蒙古人對西藏佛教的皈依一直持續到今天，即使在俄國的強勢影響下，蒙古人依然堅持他們傳統的信仰【注 4】。

根據史載，即使在蒙古帝國最強盛的十三、四世紀，西藏也從不曾是蒙古帝國的一部份。由此可見，中國媒體宣稱西藏隸屬於所謂「大中國」是非常無稽的。事實上，西藏與蒙古皇室之間的關係完全不同於中國與蒙古的關係，由於中國被蒙古所佔領，中國乃謊稱蒙古人亦是中國人，並進而認定蒙古人的領土即是中國的領土。若此論點成立，西班牙當可大言不慚地將法國視為一部份，因為兩者皆曾被羅馬人所佔領，兩者曾同為羅馬帝國的一部份，這是多麼可笑的邏輯！我竭誠希望各位在面對中國這些荒謬論調時，都能起而駁斥之。

西元 1240 年，蒙古君王忽必烈汗 (**Kublai khan**) 邀請薩迦喇嘛 (**Sakya Lama**) 前去會晤，忽必烈對薩迦喇嘛在宗教上的影響力印象深刻，他因此將西藏封給薩迦喇嘛治理，從此分裂了數百年之久的西藏，才又恢復了統一的局面【注 5】。在 1240-1350 年間，西藏便由薩迦家族



統治。1350 年之後薩迦的總管 **Nedong Kongma** 及其家族繼續統治西藏，直至藏軍統帥 **Rinpungba** 取而代之。

十四世紀時，由於蒙古王子的支持，達賴三世在西藏的重要性大為增加，事實上，達賴三世原本的法號是 **Drepung Lama**，他是在訪問蒙古時，這位王子才授與他新的名號為達賴喇嘛。

西元 1640 年，另一位蒙古王子固始汗 (**Gushi khan**) 在達賴五世的援助下，成功地逐出第悉藏巴 (**Ksangpa King**) 【注 6】。取得王位的固始汗接著幫助達賴五世在 1642 年時成為西藏最高的政教領袖。西藏的行政體系在此之後趨於穩定。1642 年至 1949 年間，達賴喇嘛便以最高政教領袖的身份治理西藏。

元帝國在十四世紀瓦解後，西藏再次與中國（明朝）相毗為鄰，所有中國及西藏的史料皆顯示，明朝的歷代皇帝均不曾將統治疆域擴張至西藏領土。只有在滿洲人佔領中國後，於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約三百年期間，才又將中國、蒙古、西藏納入滿洲帝國的版圖，然而蒙古與西藏卻從未被併入中國領土。滿洲帝國瓦解後，西藏與蒙古皆在本世紀初宣佈獨立。蒙古至今仍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世界各國卻在中國殘暴的武力入侵西藏時，不肯施以援手，而任由西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

由於 1950 年中國的入侵，達賴喇嘛被迫自西藏出走。西藏人民在武力的脅迫下，與中國政府簽署所謂的「十七點協議」，此外，為了混

淆西藏代表的認知，這份檔是以中文簽訂的。正如所有帝國主義侵略者般，中國絲毫不受此份協定的規範約束，而可以為所欲為。在此我附上「十七點協議」全文，以讓諸位瞭解當年西藏人民在迫害下簽訂的這紙形同虛設的條約。

**1959** 年初，西藏爆發大規模反中國的示威，達賴喇嘛並于不久之後逃出被中國佔領的西藏，開始了長年流亡的歲月。這次的示威活動，最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血腥的鎮壓下悲慘收場。隨後陸續有將近十萬西藏人跟隨達賴喇嘛抵達印度境內，並在印度的達蘭色拉建立西藏的流亡政府。

中國併吞西藏帶來前所未有的浩劫，過去的四十五年間，無數的藏人，據估計約有一百萬左右，即全西藏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慘遭中國軍隊的屠殺；西藏的自然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傳統文化也被破壞殆盡，除少數殘存的寺廟，其他成千的寺院全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毀壞。

除此之外，中國並有計劃地逐步摧殘藏人的民族意識，意欲以中國意識取而代之。這些手段無疑想將西藏文化徹底絕跡。但這一切陰謀，都只讓我們爭取自由的決心更為堅定。很遺憾地，西藏人民的努力往往不被其他國家支持與瞭解。西藏人民企盼獨立自主的心聲、及英勇抗暴的悲壯事蹟，直到 **1979** 年當中國解除對西藏的封閉禁令後，才逐漸被日益增加的訪客傳播到世界各地。

在此我只列舉幾項中國對西藏所橫施的暴行，這包刮了對一百二十萬

西藏人民經由軍事鎮壓、勞改、刑求、殺嬰、饑餓等等殘酷的暴虐與屠殺。西藏婦女被強制節育，各地多達六千多座的寺院橫遭破壞，成千上萬不願放棄宗教信仰的西藏人民也被逮捕入獄。中國的終極計畫是要西藏人民的下一代認為他們是中國人，而非西藏人。未了達成此一目的，除了採取前述的種種非人手段之外，中國甚至大量移民漢人入藏，目前西藏境內約計有七百五十萬中國移民，比西藏人還多，約為五比四左右。西藏的自然資源被掠奪一空，脆弱的生態完全破壞，而西藏此時更成為中國核廢料的掩埋場，正一步步成為囤積毒物、囚禁犯人、處處掩埋死屍的不毛之地。曾是和平淨土的西藏，如今充斥著無數軍事基地，五十萬的中國部隊、全中國三分之一的核武皆長駐於此。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泯滅人性的惡行劣跡可有盡頭？

今日達賴喇嘛繼續辛勞與各國元首交涉，以期為西藏的苦難尋求和平的解決之道。在許多場合中，西藏人民都一再明確表示他們追求獨立自主的決心，有些流亡的西藏人民企圖以「自治」代替爭取「獨立」，但這必定是無效的。我必須強調，無論中國在交涉談判中的表現如何友好，西藏人民千萬不可放棄對「自決權」的堅持。所有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簽訂的條約，亦絕對不能放棄對主權獨立的訴求。

從先前簽訂十七點協定的教訓可知，所有不能確保藏人獨立自主的條約，只會對西藏帶來更多的苦難。我們永遠不該忘記中國是如何一再違反協議，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不值得我們信賴的。

西藏一旦獨立後，中國與西藏之間可以就任何問題，如邊界及國防等方面展開溝通，但獨立絕對是西藏問題的唯一解決之道，也是西藏未來希望之所系；與中國的談判，務須在雙方平等的前題之下進行。

雖然某些對西藏友好的人士認為，西藏可在中國統治下與其展開交涉，但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不智的。在中國統治下，西藏只會喪失自身文化的傳承，將永遠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的漢化政策陰影下，中國將不斷的壓迫西藏人民，直到西藏從中國消失為止，我們決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反抗中國霸權、爭取西藏自由的過程中，我們並不孤獨。許許多多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新疆）、臺灣的人士也同樣為此相同的目標而奮鬥。這些地區的人民都有著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而中國卻無所不用其極的欲將之摧毀。我們必須攜手合作，一起反抗中國霸權的威脅。我們絕不能坐視西藏的苦難在臺灣重演，臺灣也絕不能如香港般為中國所併吞。臺灣，應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人民自決的權利，不僅止是臺灣人與西藏人的願望，世界上所有受壓迫的民族都應享有此一聯合國憲章所保障的基本民權：即政治的主權、文化的自主權、社會的自主權，以及經濟的自主權。讓我們一起努力，願二十一世紀成為所有受壓迫人民的自由時代！

**Semchan thomchad bdewala godparchog!**

（願和平為所有蒼生共用！）

Thubten J. Norbu 圖登·諾布

1997 年底寫於 Bloomington, Indiana

-----  
-----

【注 1】台／中文版譯本是於 1997-1998 年間，由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美國本部學生工作委員會所進行的企劃案之一，十數名在美國留學之青年學子，分台文、中文兩種版本同時進行翻譯，本篇序文是新近由諾布 (Norbu) 教授所撰寫。《西藏是我的國家》原著者 Heinrich Harrer 於 1960 年以德文撰寫此本關於諾布教授的自傳，電影 *Seven Years in Tibet* 即是由 Heinrich Harrer 原著改編而成，記述他在 1940 年代于西藏居留時所發生的事。

【注 2】松贊干布和尼泊爾遲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聯姻，遲尊公主帶來不動佛像（釋迦牟尼佛八歲時的等身像），文成公主帶來覺臥佛像（釋迦牟尼佛十二歲時的等身像），兩尊佛像分別供奉在拉薩的大昭寺、小昭寺。

【注 3】Padmasambhava 即是蓮花生大士（鄔丈那活佛），西元八世紀，當時西藏佛教受到當地原始宗教（笨教，黑教）的排斥，Padmasambhava 受西藏王邀請入藏，將笨教驅逐，並建立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

【注 4】諾布教授曾于 1973 年訪問西伯利亞的布裏亞特共和國

(Buriat)，布裏亞特是蘇連境內數個蒙古族群之一，至今仍維持固有的佛教傳統。

【注 5】蒙古皇帝忽必烈即元世祖，封薩迦派五祖八思巴為大寶法王，並賦予其掌統全西藏十三萬戶的權力，1349 年元朝中央政府瓦解，薩迦派方始式微。

【注 6】第悉藏巴(Ksangpa King)曾於 1618-1642 年間控制西藏政權，1642 年蒙古碩特部領袖固始汗(Gushi khan)進兵西藏，將第悉藏巴逐出。

( 注釋／劉大元 )

-----  
-----

## 十七點協議

一、 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

二、 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 根據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 對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

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 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 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是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 實行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 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 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學校教育。

十、 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咎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爲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儘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它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 流轉容顏——我所見到的Norbu教授

文／劉大元

..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中旬，我再度造訪位於印地安那州布魯明頓市 (Bloomington, Indiana) 的西藏文化中心，也就是 **Norbu** 教授的家。距離同年夏季的第一次拜訪，時隔數月，那只我所衷愛的混種牧羊犬 **Tsering** 還認得我，幾乎是歇斯底里狂歡般地撇下其他的人客，沖過來撲在我身上又舔又舐，**Norbu** 教授笑著對我說：「看！**Tsering** 愛上你了。」

我想先從狗狗談起，這是我開始一段關於人的故事的習慣心情，我總如此認為，狗狗比人更懂得惜情、更天真，或許人類永遠不可能瞭解狗狗的想法，或許人也永遠無法深觸到其他人心底最深的思緒，但是狗狗可以做到我們盼期一生所不敢想望的，就是裸露的感情，或許是固執使然，我總覺得狗狗遠比人可愛。

撇開進化論、宗教論的說法，雖說一切因適者生存而逃過滅種命運的生物無一不在說謊，但為了生存而說謊確切乎符合進化的主旨；變色龍為逃避天敵的擄掠而扮演欺敵的偽裝，陰濕沼地的豬籠草為了攝取維繫生命的蛋白質、將自身進化成誘引蠅蟲陷入的陷阱，繽紛花朵

綻放爭奇鬥豔的姿容、以些微甜蜜的報償誘引蜂蝶來傳佈生命的種籽；於是乎眾生眾相在求生的謊言與貪欲裏流轉生死，在因果相系的哀樂憂喜裏輪回無盡。

**Tsering** 歡欣地撲在我身上又舔又舐的同時我不禁感慨莫名，至少狗狗能夠做到我們（萬物之靈？）所難以做到的，將心底最深的憂歡悲喜直接毫無矯飾地、完完全全表達出來，不管對方接受與否，總是如此天真而誠摯的方式。

記得小時候讀過的某則傳記：一位眾所欽仰的大文豪接受訪問時，有人問道：「請問您，在數十年創作生涯裏，您寫過不計其數人性各層面的故事，是否您對人性有著深切地偏好與瞭解？」大文豪答說：「什麼人性？人是最最齷齪卑鄙的動物，我以身而為人感到莫大的恥辱，而且即使到死我永遠也無從瞭解人性到底是個什麼鬼玩意！」

爲了生存或是繁續後代所編織一生的謊言值得同情，若如變色龍、豬籠草、爭妍鬥豔的花朵們，它們一生只堅守一個「不得不」的謊言，從未因額外的貪婪而多說一句話、多害一個生命…而人呢？僅只爲了一時的怯懦、歡愉、自卑、自大、自私、貪婪、愛憎、癡傻、死要面子，流水價般地一個謊言說過一個謊言，無怪乎當初被上帝禁錮的黑盒子一旦開啓，所有的災禍於焉紛至遫來。所幸黑盒子及時關閉，將預知未來的能力禁錮盒中，於焉神的最後威權得以保存，爾後世世代代造孽的人間，遂有愛情、詩、文學和苦難，人類開始學會以各種機巧的言辭流利地說謊，開始離棄、誤解神當初的善意叮囑，種種背棄

靈性的謊言與說辭，若瘟疫的傳染速度，一個世代緊接一個世代無可奈何地繁衍不息。

Norbu 教授今年七十六歲，於 1987 年自印地安那大學退休後，和他的太太、三個兒子、五隻貓、五條狗狗住在布魯明頓大學城。許多認識他的人對不認識的人提到他時，總會加上一句「他是達賴喇嘛的長兄」，然後聽者便會睜大眼睛「喔！」地開始所有好奇的話題。人性總是好笑而一窩蜂的，殷殷熱情的人們，戴著短視昏茫的眼鏡四處逢迎拜拜，殊不知佛家所言諸多繽紛異彩，最後終屬眼翳幻影罷了。

和 Norbu 教授前後只見過三次面，看到他沉穩詼諧的灑脫，又看看周遭圍攏眾人熱情地湊熱鬧，個人感慨頗深，想到當初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無語，與會眾人愕然不解，惟有識者破顏微笑，這樣雄闊靜美的時空，恐怕當世再不得見。

寫這篇文章的緣起說來簡單，因為許多在美國就學的朋友正在翻譯 Heinrich Harrer（電影 *Seven Years in Tibet* 的故事主角）所撰的 Norbu 教授個人自傳“*Tibet is My Country*”，眾位朋友已經為這件計畫奮鬥數個月，我個人只負責最後的編輯及潤飾工作，也由於最後總覽的緣故，讓我想更進一步瞭解這部自傳的背後想說的是什麼，除了訴說西藏人數十年來的心聲、除了政治上的觀點之外，問自己到底還能有什麼感觸。很早就想寫這樣一篇純粹個人、非正式文宣的篇章，但苦於心情與現實無法對應，才拖到現在方始下筆。

寫作的因由不是什麼「夜來忽得一夢」，或是神通乍現、靈光一閃的古怪感應，也不是奉命起草文宣新聞稿等等現實的理由，之所以想寫而經過許久仍未動筆，是預期中所構思的角度尚未厘清而已：我想以面對一位平凡的老人、一位被妻兒家人所喜愛、養有五隻貓五條狗狗、大半生流亡的西藏人的故事。正如 **Norbu** 教授常說的一句話：「我現在的生活只是吃飯睡覺。」這和禪門公案「吃茶去！」頗有詼諧的認同。平凡之中示現真情，有情世間擾攘無盡，容顏流轉今昔，**Norbu** 教授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某天夜裏我窩在 **Iowa City** 的租賃小屋裏，喝著冰過的廉價清酒，酒意酣暢、面對電腦螢幕卻寫不出一個字，忽然間我想到 **Tsering** 這條漂亮的狗狗，然後想起 **Norbu** 教授的家，又想起去年江澤民到 D C 時的示威現場巧遇 **Norbu** 教授，他在被人群包圍照相的空檔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第一句話就問：「你有沒有把狗狗帶來？」他聽到高興地笑了，然後不到半個月我再度造訪他布魯明頓的家，**Tsering** 沖過來撲在我身上又舔又舐的情景…想到此處不禁笑了起來。

某天夜裏，窗外 **Iowa City** 飄著微雪，我獨自甄飲著清酒，想著我的狗狗朋友，想起人情世事相續無常，再續一杯冷酒，下筆開始寫這篇文章。

西藏文化中心占地九十英畝，除了正屋及入口處的紀念塔，四周被大片草坪與樹林圍擁著。紀念塔甚高，依照傳統舍利塔的形式建造，底下有一小金屬牌，上頭用藏文及英文鏤刻著紀念碑文，敘述數十年來

西藏因中國軍隊的入侵，已經有百萬西藏人遭到迫害屠戮。在十二月的冬陽底下，我佇立紀念塔前，閱讀這頁記憶，金屬牌上鏤雕的悲慘史實，以冷毅的聲調告訴每一位訪客，這樁人類史上永不可原諒的亡國滅種事實。

紀念塔旁那塊草地，原先搭有一座棚子，去年夏天我來時棚子還在，是用犛牛(yak)的毛所編織而成，非常厚重結實。有時會有人在裏頭講經、修法，夏天時也有一兩個人睡在那裏。我沒到過西藏，但第一次看到如此碩大黝黑的蓬帳，想像到酷寒的西藏高原，一代代的牧人就在移棲的草原上搭起帳篷，面對積雪的山巒唱著牧歌。

這樣的情景如今已不復存在，Norbu 教授說他于 1980 年重返西藏，在六周的停留期間，看到故鄉的土地被中國政府蹂躪糟蹋，絕大部分的宗教聖物、金像等珍貴遺產，被運到中國熔成金塊，僅只爲了金錢上的價值。中國人不僅破壞、販賣自己文化的遺產，對於其他受入侵的國家，亦同樣無恥霸道地演出惡行。

Norbu 教授的大兒子 Lhundrup 說到當年和他父親回到西藏的情景，那年他才十七歲，生平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Lhundrup 說他們白天時訪問團被中共官員監視著，只允許參觀中國政府粉飾過的假像，到了深夜，他父親將他叫醒，帶著他在拉薩市街沿戶敲門，面對久違的鄉人們，聽他們哭泣，聽他們訴說多年來所遭遇的慘事。本來 Norbu 教授的訪問團是達賴喇嘛的先行隊伍，負責評估日後達賴喇嘛造訪西藏的可能性，但所見所聞無一不令人傷心失望，儘管中國政府喊出多

麼動人的謊言，那些深夜面談的鄉人在 **Norbu** 教授耳邊哽聲細語：

「絕對不要，萬萬不要相信中國人！」「告訴達賴喇嘛不要回來！」

十二月的冬陽底下，**Tsering** 伴著我在戶外散步，她喜歡玩一種丟石頭的游戏，每當我揀起一粒石子在手中拋弄逗她時，她便興奮莫名等待我將石子拋出，然後迅捷地冲上前去張嘴攔截，而且幾乎沒有失誤。去年夏天我第一次來時，每每見到她叼著一粒石子，姍姍走來將石子放在我面前，然後發出焦急的低吼，原先我沒想到她是要和我玩丟接石子的遊戲，當時我還好笑地認為，這條天真可愛的狗狗一定是什麼虔誠的信徒轉世而來，以致還留存著拿石頭獻供的脾性。

**Norbu** 教授的五條大狗狗以 **Sengkar** 最受客人寵愛，因為它兩百磅的身材及渾身雪白的毛色，看起來像一隻白熊，客人們喜歡撫弄它的長毛、和它照相，而我則對 **Tsering** 情有獨衷，可能是個性使然，我對狗狗比對人更有興趣，對「較被冷落」的物件抱持較大的愛心，**Tsering** 曾是一隻被拋棄的狗狗，在那次的造訪期間，她除了和我玩不厭丟石子的遊戲之外，整日跟在我身後，連睡覺時還會屢次跑進房裏來探看我醒了沒。

佛說人身難得，此生不修何時修，但我總覺得狗狗比人可愛，**Norbu** 教授家中的貓狗狗個個有自己的脾性，它們大多小時候被遺棄，不過如今在眾人的呵護下幸福地過活。想到中國人每每自誇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看也未必。眾生造業終有果報，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永遠不知自我反省悔悟，終有一天會自食惡果。

Norbu 太太是個很有趣的西藏婦人，很愛說話，很愛笑，而且還會烹調很美味的西藏菜。她在布魯明頓市開一家小巧精緻的西藏餐廳，取名 **Norbu Cafe**，餐廳有印度和西藏的料理，我對任何咖哩香料烹調的食物頗有偏好，但對某些辣得嗆鼻的菜則餘悸猶存，上次點過一道「特辣」的餐點，舌根麻痺之余頻頻向女侍要水滅火。

**Norbu Cafe** 裏有一幅懸掛牆上的照片我很喜歡，那是兩個西藏小孩的背影，倆人搭著肩面對蒼紗的遠方，看到那幅照片我甚至聯想到那是 **Norbu** 和他的胞弟達賴喇嘛小時候。當然這是不可能，因為 **Norbu** 幼年時就被認證是高僧塔澤仁波切 (**Taktser Rinpoche**) 的轉世，然後被送到古本寺出家修習，後來出任古本寺的住持，當時古本寺是西藏極重要的寺院，有著五千個僧侶在其中修行。小 **Norbu** 十三歲的胞弟達賴喇嘛于 1939 年被認證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 (**Thupten Gyatso**) 的轉世，接著全家便移居到拉薩，因此兄弟倆人並沒有多少相處的機會。

在 **Norbu** 教授家中我看過一卷錄影，那是 1996 年達賴喇嘛二度造訪西藏文化中心，場面盛況空前，達賴喇嘛高坐在法座上頭（那個法壇還在，就在紀念塔右方的大草坪上），年長十三歲的 **Norbu** 教授在底下致歡迎辭，當他描述到西藏人種種苦難事蹟時，情不自禁激動地老淚縱橫。致辭完之後 **Norbu** 向胞弟達賴喇嘛頂禮跪拜，令我感觸到西藏人對佛教的虔信，他們倆人今生或許是俗世的兄弟，但生生世世卻是兩位聖者的轉世，一位是高僧塔澤仁波切，一位是西藏法王白觀音



(Chenrezig)的化身，Norbu 致辭中提及他們前世某次相遇的因緣，而今生兩人流亡異邦，在 1996 年布魯明頓的盛會中重述所有西藏人民的苦難，這一張一張流轉的容顏，關於一個幾近亡國滅種的苦難民族，聞睹之餘不禁令人傷悲萬分。

還俗的 Norbu 於 1960 年和他的太太 Kunyang 在西雅圖結婚。他太太 Kunyang 是薩迦 (Sakya) 家族的成員，1254 年元世祖忽必烈汗 (Kublai khan) 即位，封薩迦派五祖八思巴 (Sakyapa Phagspa) 為大寶法王，成為當時西藏佛教的領袖。根據傳統，薩迦家族的長子得成為 Sakya Dagchen (Grand Master of the Sakya Tradition)，長子必須結婚傳承世襲的地位，其他的孩子則不論男女則依照傳統出家成為僧尼。

Norbu 太太 Kunyang 後來在印度的一所英語教會學校讀書，並沒有依例出家，她的大哥達欽仁波切 (Dagchen Rinpoche) 繼任為薩迦派的教主，曾于 1986 年來臺灣參加「世界顯密佛教學議」，並於 1987 年在臺北首傳薩迦派大法「喜金剛」大灌頂。

一般說來薩迦派傳法甚嚴，對自身學養、修行極重視，年輕一輩的仁波切 (Rinpoche) 幾乎甚少在外傳法。我在 1997 年夏天第一次造訪西藏文化中心時，Norbu 太太的大哥達欽仁波切正好從西雅圖來此傳法，當日有數十位密教修行者從各州開車來參加法會，那時我並不知道傳法的就是著名的薩迦派法王，雖然自己勉強算得上是半調子藏密佛教修行者（我的師承隸屬西藏最古老的寧瑪派），當時也不曉得機緣難得，僅參加一場皈依的灌頂，第二場他們移到戶外的犛牛帳篷裏



傳法，我卻偷懶躲在文化中心的佛堂裏睡覺，實在可惜之至。

中國佛教常把仁波切 (**Rinpoche**) 翻譯成活佛，我不知這是否適當，或許將之視為轉世自在的聖者較為貼切，在西藏文化中心(也就是 **Norbu** 教授的家) 遇見過好幾位仁波切（活佛），有的是遭受中國政府迫害入獄後來輾轉流亡到美國，或者像達欽仁波切是薩迦派唯一的傳承教主、像塔澤仁波切 **Norbu** 教授這樣自幼出家年長後因為政治因素還俗結婚，西藏人出家的很多很平常，他們對生死、俗世、宗教上的看法並不似一般人執守的荒謬教條，早期中國佛教排斥西藏佛教（密教），無視西藏的佛教千百年來守著最嚴謹的傳承，反之摻合儒、道思想的中國佛教自明、清以降即荒弛式微，卻仍夜郎自大地唯己獨尊，這大概就是中國式傳統的沙文主義心態。後來由於中國入侵西藏，許多高僧流亡北印度，無以數計的人士從各方遠赴北印度修習藏密佛教，爾後西藏佛教方始在西方世界昌盛起來。

**Norbu** 教授在自傳的後記寫道：「做為一個轉世的喇嘛，我只被訓練成為一個和尚，沒受過正式的西方教育，要找一份適合的工作一點也不簡單。」他於 1960 年和 **Kunyang** 結婚後，長子 **Lhundrup**、次子 **Kunga**、小兒子 **Jigme** 相繼出世，有了家庭的負擔，他在 1961-1965 年間曾擔任過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助理館長，負責編目館中所收藏的西藏文物，爾後在 1966 年全家自紐約市遷居到印地安那州布魯明頓市，在印地安那大學烏拉山與阿爾泰山研究學系 (**Department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 任教，主要教授西藏語文、宗教、僧侶

制度和政治組織等課程，後來他於 1987 年自印地安那大學退休，主持西藏文化中心至今。

讀到他寫關於家庭的瑣事，感覺他是個平凡、顧家的丈夫和父親，事實上也是如此，在三個兒子相繼出生後，他寫道：「我們的家庭是多麼地忙碌而且喜樂啊！」當他的母親在 1967 年到美國和他共住一年，他記述道：「現在我已結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母親能出現在我家屋簷下，將帶給我某種程度的安多式 (Amdo, Norbu 的家鄉) 的居家生活及家庭氣氛，那是我打從童年起就一直想念的，尤其在如今的流亡日子裏。」對於母親的摯愛，他的胞弟達賴喇嘛在自傳裏亦曾經表達過同樣的深切感情，他們屢次提到母親的慈悲、母親烹調的食物、母愛種種瑣碎的細節，這些或許和政治無關、和宗教上神聖的名銜無關，只是很摯情地自然流露，母親和兒子之間的孺慕情感。

上次的拜訪使我較有機會和 Norbu 太太 Kunyang 接觸，原因是我們兩人都抽煙。我煙抽得很重，每到一個地方便會四處探看哪里是抽煙的好所在，一開始到西藏文化中心時，每次煙癮發作只好帶著 Tsering 那條可愛的狗狗，遠遠溜到外頭的草坪上抽煙解癮，後來嫌每次跑得太遠麻煩，索興搬一張椅子坐在門口抽煙，我常笑自己是得寸進尺不拘小節的個性，竟然如此大方慇懃地在活佛家門口翹著腿抽煙。後來發現 Norbu 太太她也出來抽煙，頗有點又驚又喜，一來自己抽煙的劣習得到認同，二來聊天時抽煙頗有催化的作用。

我對她和家人的瑣事很感興趣，和她聊了許多，她說她十七歲時就嫁

給 **Norbu** 教授，現在三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她家老二 **Kunga** 和我同年），每每我東扯西扯和她說笑，她會大聲笑得很開心，若是 **Norbu** 教授在場時，她會頻頻向他重述方才好笑的話。

我想起某次一個人坐火車旅行途中遇見一對老夫婦也是這樣，老先生木訥坐在一旁，老太太和我說話，說到有趣的事她便側頭搭著丈夫的肩，絮絮叨叨又開心地重複一遍。

那次去 **Norbu** 教授的家他們有聽過我彈一段古典吉它的音樂，沒想到 **Norbu** 太太為此大為興奮，她向我熱烈建議我應該搬到布魯明頓市，在她的 **Norbu Cafe** 彈吉它。本來我以為她不過是一時高興口頭上說說而已，後來她卻和我提起許多細節，問我如果搬家她要幫我找怎樣價錢的房子，又說她目前正計畫將餐廳擴大…等等，本來以我看破世情的流浪個性，遇到這樣熱情的提議頗有點心動，何況以一個佛教修行者的觀點來說，能夠有這麼不錯的機緣可以就近修習，那也是不錯的事。

在 **Norbu** 教授家中和他的家人一起共進晚餐，吃著西藏的食物，喝著加鹽的奶茶，聽他們一家人高興地聊著種種瑣碎，幾隻貓狗穿梭來去…莫說今昔種種流離的苦難，莫說曾經發生過的諸多慘痛前事，只是一般家庭朋友素淡自然的聚會，這樣一幅溫馨的情景讓我深深感動。佛說諸行無常，有情世間忒無情，無情相續亦有情，諸般流轉容顏，憂歡悲喜輾轉纏綿，人世間多少紛擾，盡付一笑罷。

## Chapter 1 家鄉的村子

.. 西藏曆裏頭有吉日和凶日之分，很慶倖我是在一個吉日裏出生的。母親常告訴我說，我是家中的第一個男孩，我的降生被眾人的喜悅氣氛所環擁著，因為我被認為是家裏即將擁有一堆健康兒子的第一個。

事實上，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能生在一個凶日，因為西藏的風俗使我們刻意去排除凶日的可能；例如說，為了避免不吉的十三日，我們會過兩次十四日來取代。我是在水狗年（編按，藏曆干支：十二生肖配上地、風、火、水、鐵）八月十六日來到這個世界，在安多省但澤（**Tengtser**）家鄉的小村莊，我母親是在家中農舍的牛棚裏生下我的。但澤（**Tengtser**）是「高地」的意思，也就是說「山上的村」或者「上村」之意，而實際上，我們村子座落在小丘上，四周圍著更高的山脈，那就是涵蓋冰雪的奇裏（**Kyeri**）山。

但澤是從西寧（中國西康省政府所在地）到拉蚌塔西（**Labrang Tashi Khyi**）（該省第二大寺）的商路中途一座窮困的藏人小村，據說只有三十戶人家，散置在夏天青綠、而冬季被大雪封蓋的田野。低緩的斜坡和遠處的山巒長滿芳香的針葉林，林子裏長著許多可口的莓果讓我們不時大快朵頤。我們的村子較鄰近的村落高些，所以只有一條很小的溪流過，如果我們想要見大一點的、甚至是河的時候，那得走上很

遠的路才行。

這些小溪都是附近山上雪融時流下來的，溪水非常清澈，我們小孩子喜歡在那兒嬉戲，並曾在溪裏抓到許多小型金色的魚。但是一旦下雨時，這些溫馴的小溪就會倏然變成濁流滾滾兇險的激流，將土壤表層沖刷殆盡。每年五、六月時常會下好幾天的雨，地面上泥濘不堪的黃泥漿使你只能待在屋裏無法出門。但是下雨對我們的田地是有益的，表示我們有充分的水源可用，就像鄉里所有其他看天吃飯的人們一樣，我們的生活深深地依賴著陽光和雨水。每當旱潦發生時，附近寺廟的僧侶常會被請來對天祈禱消災。

但澤實際上是距離約兩小時路程以外的大村莊巴蘭紮(Balangtsa)的放牧區域，在夏季，鄉人們會驅趕他們的牛群來我們這邊放牧。我們村子的田野長滿豐厚的水草，牛只在這裏長得很好，並生產極佳的乳汁。牧牛人臨時居住在他們黑色的帳篷裏，那帳篷是用犛牛的毛織成的。當谷中的人數增多時，有些家族就會移居到我們所在的山丘頂上。後來他們發現在高地土壤可種植燕麥、大麥、小麥、馬鈴薯和多種蔬菜後，他們決定留下來，建起永久性的屋子，打算在此度過酷寒的冬季。

我們家就像其他人一樣，建在平地上，有著寬廣的平臺屋頂，它剛好與其他兩棟屋子相鄰，這相鄰幾座房子都比村子裏其他房舍高些。從我家的屋頂上，可以極目眺望底下豐饒的田野，而所謂的偉大「屋山」奇裏(Kyeri)，剛好佔據整個視野，這莊嚴的冰山所代表的是我們的

守護神 **Kye** 的寶座，眺望之際總會令人心跳加速。

我家的房子是四方形，有一座很大的內院。暮裏大門是關著的，我們就如同安居在一座小小堡壘那般，感到安適無比。雖然屋頂上開有三個通氣孔和兩個煙囪，外牆卻沒有任何洞開的窗戶。夏季的雨水和春季山上的融雪給我們帶來豐沛的水源，環繞著屋頂有導水管將水導引至院中。導水管是由古老型式的粗厚杜松木製成，我們這些孩子常愛看上頭的花草昆蟲，就像我們看雲的變化一般，常常我們會因為其中新奇的想像而高興不已。每當我憶起我的村莊時，我總會看見雪白的森林、風霜破敗的祈禱幡被山嵐吹得搖擺。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暴風從奇裏山那頭逼近時，幡旗在風中獵獵狂擺，令我印象深刻。

當村裏有人要蓋新房子時，我們小孩子是被允許去幫忙的。構築地基護牆的工作對我們來說，總是充溢著莫大的樂趣。在歌唱和笑聲裏，我們將凝結的黏土灌入木制的印模，然後等它自然乾燥成為建屋的土磚。最後用大木幹樺接成屋頂，然後再鋪以較細的灌木枝，以此為底再敷上一層油拌凝結土發揮防水的作用。當一切都建構完畢，房子將被漆成白色。村裏的房厝每年都會重新粉刷，秋天時節我們的村子看起來就像新磨的針一般，潔淨而明亮。房厝建好之後，接下來是豎立祈禱幡，在房子的入口處我們通常設有插旗杆孔洞，可插上十尺高的旗杆，杆上飄揚著大幅棉質的旗面，上頭印滿無數的祈禱文。

你只能從東邊或下風處進入我們的家厝，如此的設計在冬天時有一定的保護作用。我們家好看的大門上頭懸掛著多彩的幔，而大門的樞栓

則是木制的，因為樞栓用羊皮裹住，所以開關大門時不會發出噪音。經過一道寬廊道可走到院子裏，廊道右側第一間是廚房，幾乎占去房子東廂的部分。北廂則是上房、佛堂和父母親的房間，而且所有房間都是連通的。牛棚、客房和儲藏室則在西廂，馬廄、狗舍和羊圈則分佈在南廂。院子、步道和畜棚都用大石板鋪地，石板之間不規則縫隙處則緊密塗抹著灰泥固定，房間裏則鋪以乾淨的地板。

全家的生活重心大部分是在廚房，那兒用爐灶和木制隔屏分隔成大小不等的兩部分。從院子那頭進到廚房較大的一邊，支撐天花板的木柱旁置放著大水缸，水缸表面釉著美麗的青花條紋，缸口並配有木制的蓋子。長形的爐灶有四個爐口，越過爐灶後頭就是廚房另一邊，設置有一座木質的炕，大半個冬天我們都在那兒度過，不過任何時候那邊也是我們最愛逗留的所在。爐灶的熱氣穿過炕底下，維持著舒服的暖意。廚房的牆鑲釘著木板，其他的部分則以磁磚鋪地，家用的燃料則堆在角落。我們用木頭、幹犛牛糞、灌木條、和乾草來烘培麥穀，因為那需要快而烈的火。爐口從另一邊的四個開口處分別點燃，爐口則放著幾個茶壺，第一個茶壺是沖茶用的，一天要加好幾次水。除了銅具皿之外還有一些陶鉢，但是牛奶總是存放在木制的容器裏。

母親的廚藝極佳，她能烹調出最美味的食物。母親操持著廚房裏大部分的家事，靠牆有一張小桌，母親就在那兒製作著美味的糕餅和麵包，這些即令在今日（譯者按：**Norbu** 後來移居美國印地安那州），仍然被我視為最喜歡的美食。母親做的糕點是村裏有名的，她還會培



養最好的發麵酵母，許多農婦都來向她索取，而索取的同時總伴隨著由衷的感謝與讚美。母親用盛著紅炭的鐵桶當做麵包的烤爐，我們平時食用發酵過和沒發酵過的兩種麵包，但最喜歡的一種是用油或奶油烘烤出的麵包。

我們將麥谷送到巴蘭紮(Balangtsa)的磨坊碾成麵粉，父親會定期用騾子馱著麥穀的袋子去那裏。至於碾麵粉的酬勞則是將其中的十分之一分給磨坊主人。

家中幾乎每餐都吃馬鈴薯，有肉的時候就吃肉，不過我們不大吃豬肉，喜歡牛肉，但最好的是羊肉。上好的羊肉通常在秋天，因為那時是羊只最肥的季節。如果夏天時有新鮮的肉吃，通常是因為意外的原因；有時狼會咬死我們的羊，我們就吃剩下的肉。最好吃的是羊肋排，脂肪有手指那樣厚，我們用煮或烤來吃，也生醃成肉幹存用。

當一隻羊被屠宰時，從頭到蹄每一部分都被充份地利用到。羊腸細細洗淨後填充成香腸，用血、碎肉、糰粑和油脂做成。羊的肺則被視為美味，至於羊頭，一旦上頭的角質被剝盡後，嘗起來好吃極了。我們小孩子喜歡在一旁觀看灌制香腸的過程，那些香腸無論烤的或煮的，都是極佳的美味，不過我們喜歡自己烤來吃。羊肚則是另一種美味，仔細清洗處理後加上香料及辣椒涼拌成沙拉，有些羊肚則留到秋天以後做為存放奶油的容器。除了秋天之外，一年的其他季節通常只有幹肉可吃。想要製造肉幹的話很簡單，因為我們的村子很高，通常只要放在戶外自然乾燥就行了。夏天的時候我們的主食是蔬菜和沙拉，最



好吃的沙拉是母親醃制的蘿蔔，和酸黃瓜一起醃漬在木桶裏。我們通常用木制的湯匙進食，有時也用筷子，所有餐具不使用時則存放在牆上的木格裏。

我們真正的主食是糴粑，所有豆、麥烘炒過的麵粉都叫做糴粑，有麥糴粑、豆糴粑和玉米麵糴粑，但主要是用大麥做成的糴粑。麥子是在廚房烘炒的，先將沙子放在炒鍋中用文火煨熱，然後將麥子放進鍋中，用沙烘炒的麥子會爆裂開來，散發出來的香味充溢整個房間。將鍋中的麥、沙倒入篩中將沙子篩除，第一批最香最脆的金黃烤麥子直接送到餐桌上食用。烘炒的過程很費時，通常需要耗去一整天，炒過的麥穀則裝入袋中，送到磨坊去碾成糴粑粉，用來加茶、牛奶或麥酒食用，或者不加任何佐料單食。

麵團的制做需要一些技巧，例如說，將茶倒到木盤中，再在上頭撒以麵粉，然後用左手順時針方向揉面，同時右手以反方向添加麵粉，直到麵團揉成黏實為止。我們小孩子對這樣的工作並不能做到同樣的熟練，爲了避免將麵粉撒得到處都是，母親會準備一隻皮袋，將麵粉放在裏頭，要我們一手握著皮袋，另一手揉著麵團。餐桌上一個大盤上頭擺放著奶油、糴粑面和幹乳酪，我們彼此傳遞著大盤子，將適當的份量放入自己的木碗裏攪和，然後揉成小團直接送到嘴裏，或是一粒粒排放在眼前，茶或湯則舀入空碗中，然後正式的用餐才開始。吃飯的碗是樺木製成，大小剛好可以一手握住。小孩子的碗較小，大大小小的各自不同的木碗排列桌上，碗的表面瘤節呈現的木紋在燈光底下美

極了。

裝發酵飲料的碗用銅或銀制的器皿，款待客人最好的瓷器則是從佛堂的櫥櫃拿出，每次母親到櫥櫃那頭時我總會跟在身旁，觀看櫃中其他有趣的物事；例如，我愛吃的糕餅就放在櫥櫃，從以往的經驗上，每當有客人來時，我總會從母親那兒得到一兩塊由奶、糖和果乾製成的點心。而這些精美點心的發酵程式與食譜，則被母親仔細存放在嚴密的所在。

## Chapter 2 家居一日

.. 現在日常生活，我幾乎完完全全依賴著腕上的手錶，也想像不到當時，在家鄉的日子即使沒有鐘錶這類的東西，卻過著十分精准的生活。當然，我們是照著自然的規律作習。黎明前，公雞啼叫，母親醒來，一會兒就聽見她在廚房裏忙碌地工作、爐火嗶剝的響聲等等。雖然我們當時也有火柴，但仍習慣使用火刀火石來升火。第一件事是為父母親燒水，當天開始濛濛亮時，父親就起床，將馬帶到水邊，然後將孩子們叫醒。我常賴床，但想到要騎著無鞍的馬和父親一起帶馬去喝水，我就會趕緊起來梳洗一番，而這時通常是清晨陽光點亮第一座山峰的時候。和父親騎馬到水源處常會弄到我渾身骯髒，事後還得要在銅盆裏清洗，似乎也不是那麼煩的事了。

稍後母親會到家中的小佛堂，進行每日的早課。剪燈的工作很慎重，首先母親將雙手洗淨，用棉花撚成新的燈蕊放在燈上，然後將事前已在爐上融化的酥油注入燈裏。點燈是父母親專屬的工作，一盞放在佛堂的祭壇上，另一盞則放置在父母親房內的佛像前。我們和雙親一起，在佛前禮拜三次祈禱。另外一項儀式是點香，到院中石台前那座陶制的香爐前，香爐頂端和側方均有開口，父親或母親將鑪上燒紅的炭，放入爐側方的洞中，然後在爐上撒上香料，通常是乾燥的高山玫瑰。當馨香揚起空中時，遠方奇裏山的峰頂已經明亮起來，溫暖的陽光越過我們家的平臺屋頂，落到院子裏來。

宗教的功課完成之後，一天的工作才真正開始。我們在早餐喝第一次茶，看著開水在銅壺中漸漸燒滾是蠻有趣的事，看母親從茶磚上剝下一小塊茶，然後放在掌中揉散，再將捲曲的茶葉丟到開水中。接著她會加一點鹽，然後再讓茶滾沸一兩次。在我們故鄉安多，人們用著從中國西康運來的茶磚，那是很粗劣的茶，茶磚裏常會見到整片的茶葉，有時甚至有枝梗在裏頭。我們的鹽是從藏北的羌塘(Changthang)用犛牛運送過來，鹽是當地鹽湖的特產。

至今我仍時時想起我們村中那個牧牛人，當時我才五歲，而他則是我童年夢境裏的英雄。每天早晨當我們還在用早餐時，他會驅趕我家的馬和村子裏的羊群牛只出去，在他經過的路上，總會有其他小群的牛羊趨前跟隨，不久之後他身旁就會簇擁著一大堆的牲口，浩浩蕩蕩向山邊豐美的草原進發，時刻一到，我們家的牛羊就會在院中蠢蠢騷動，亟欲加入牧牛人所統領的壯觀行列。牧牛人深富鄉野的知識，而且他強壯得足以控制整大群牲口。將動物們聚攏在一起也算是一樁藝術，同時他也要隨時提防著狼，狼不管對羊或牛只來說都是相當危險的威脅。爲了自衛和對付那些四腳的賊，他配帶有一把雙刃的劍和擲石的索套。我們村裏的小孩當然極渴望想要和這樣神氣的傢伙做朋友，而我是其中達成心願的孩子之一，雖然到山的那頭是被禁止的事，但我在牧牛人的慫恿之下還是會突破禁令偷偷隨著牛只溜出去晃蕩。

在山林間和牧牛人還有村裏幾個大孩子一起，一天很快就過去了。山

裏的新奇和神秘似乎永遠吸引著我們，我們可以無拘無束地在那兒嬉鬧撒野，不過當我們玩得太瘋時，牧牛人會把我們統統叫過來，一起玩著比較安靜然而卻仍非常受歡迎的遊戲：我們被分派四處，在林野間盡可能採擷不同的花朵，然後帶回來給牧牛人評定，看誰采得最多最好，最優勝者可以得到一塊糖漬杏果乾做為獎賞。如果我們餓了，就吃覆盆子、草莓和野漿果，那些可以輕易地在林子裏找到很多。不過當接近中午要回家時，我害怕地想到回家將難逃處罰，好玩的遊戲讓我忘記自己是沒經過允許跑出來的。我會跑到林子裏，采一帽子的莓果帶回家送給父母，當做贖罪之用。

那個牧牛人常會安靜地坐在石頭上，仰頭癡癡望著天空，有時我甚至看到他顫動著嘴唇，似乎對著天上的雲、周遭的樹、鳥和溪泉說話。我們在山上一玩到累了，然後在掌燈時分回到村裏。那些日子我總是夢想，自己有一天能夠成為但澤的牧牛人。

通常父親會在早餐後帶著長工出門去田裏，或許會帶一隻騾或牛，而平時我們小孩子是不需要到田裏幫忙的，不過在春天父親耕田時，我們會跟他過去，在翻起的土中揀拾又甜又白的薯莖。犁是尖端包鐵的硬木製成，將田土翻起約兩手掌的深度。父親大聲地啣喝著耕牛，就算是在很遠的地方也聽得見他的聲音。我父親種植燕麥、小麥、大麥和馬鈴薯，也種植大片的豆做為馬的秣料。秧苗從土裏冒出來時，我們小孩則要幫忙除草的任務，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有趣，但久了就覺得乏味無聊，很想回復我們原先的遊嬉。田裏一天的工作是很

累的，我們得在日出的時候出門，直到太陽下山時才回家。

當男人出門下田時，母親便開始用刷子、掃帚大致打掃一下廚房和房間，然後清掃牛棚，之後她才開始炊事，通常這不是很複雜的工作，她只將一兩樣糴粑弄好就行了。

中午時母親會帶著食物到田裏去，給父親和長工們吃，有時會多一兩位來幫忙農作的鄰人。她通常會用肩扛著籃子，或用繩索背在背上，一隻手扶著籃子，另一隻手拿著一陶罐的茶水。我們常愛跟她一起去田裏，一路上在她身邊玩著跳著。我們家的農地分散在幾處，這是因為祖傳的原故，因為土壤成份好壞不同，歷代的農夫們將土地分割成小塊，如此每一家都可分到好的和不好的田，間作著不同的農作物。粗重的工作讓人感到饑餓，大人們熱切地進食也讓我們覺得餓，我們也會跟著一起進食。當大人們用餐完畢後，我們就隨母親回家，她還有許多事要做。

回到家裏她會放下籃子，帶著水罐到井邊裝水日用。水井在村的另一頭，離我們家約十分鐘的路程，夏天時母親每天至少要來回四次，冬天時則大約三次。當我的姊姊澤仁多瑪(Tsering Droma)還將我背在身上照顧時，她總求懇母親要一起到水井那邊，母親就會將我縛在她背上，自己拿著水罐，然後一起同去。

水井那邊是熱鬧歡樂的，婦人們閒聊、交換最近發生的閒事。由於她們聊得太入迷，往往任由孩子們自己玩去；我們恣情玩耍，但同時又

得注意別鬧得太過火。所謂的水井其實只不過是個水坑，徑寬大約四五尺而已，母親通常會走下去，用一個大勺舀水，同時小心避免將底下的沙泥攪和上來，然後在將水倒進水罐裏，蓋著木蓋的水罐是避免在回家的路上將水濺出來。有時如果她忘記帶木蓋出來，她會就近摘些枝葉蓋在水罐上頭，也可達到同樣的效果。如此取水的路程常會令我們小孩子容易肚子餓，但是還沒到吃飯的時候，母親會給我們幾個硬得像石頭的麵包，我們將它浸泡在溫水中軟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天慢慢黑時，母親就開始做一天的晚餐，通常她會準備一道很營養的蔬菜牛肉湯，然後加入糰粑把湯調到濃稠；當然少不了茶，如果我們吃完還不飽，我們會再吃些糰粑和其他的配料。

每天傍晚澤仁多瑪和我會守在門口，焦急等候父親歸來，當牲口們陸續回來時，我們睜大著眼留意是否是我家的牲口。牲口們都認得自家的路，它們會自行走進院子裏，而不需要牧人或者主人多加費神。將牲口都安頓好之後，我們的晚餐才正式開始。之前父親會帶著騾馬去飲水，母親則到牛棚擠牛奶。牛棚用大石板鋪地，沒有窗戶，不過屋頂上有開口，天氣冷時則封閉保暖。飼牛的草料槽是用泥磚砌成、以木板鑲釘而成，擠奶的時候每一隻牛都有一座專用的飼料槽，裏頭放滿豆餅和切碎的草秣。如果母親擠奶的時間遲了，那些牛只就會低聲呻吟催促她。我們每天將牛放牧到草原上，除非天氣真的很不好，比如說大風雪的時候；通常即使在冬天也將牛羊放牧出去，因為強風會將雪刮開，牛羊很容易就找得到草根來吃。

天黑時我們點燈，燈是由注滿芥子油的淺碟做成，有一、兩道棉花燈蕊，一半露在外頭。燈放在牆上的木架上，牛棚裏也點著這樣一盞燈，這樣的燈是我們所唯一知道的人造光源。

擠完牛奶後，母親會將奶放進廚房的木桶裏，制桶的松木是父親從山上帶回來的，每隔一段時日，工匠會從巴蘭紮來村裏，將松木製成盆或碗等器皿。他很巧手，能夠將許多用具做必要的修理。最好的碗用來裝煉乳用的，這些碗特別堅固，上頭雕飾著花紋。量多的牛奶則裝在銅鍋裏煮沸，少量牛奶則放在一邊沖茶用。在牛奶燒沸前，母親會舀一瓢到一旁讓它變稠，第二天凝結的乳酪被取出放入特別的木盆，幾天後木盆滿了，將裏面的酪漿放進奶油攪拌器之內；我們常常纏著母親要她給一匙酪漿加進茶裏，在它完全溶解之前，我們會很興味地用硬面包將它壓浸在茶底下。新鮮的煉奶是一大美味，上頭浮著許多細小粒狀的奶油，我們可以盡情享用，愛喝多少就喝多少。如果母親要製造乳酪的話，她會再將優酪乳滾煮一遍，倒在篩杓上頭，然後置放在陰涼的所在凝結，如此就成為早餐時和糗粑同吃的食物。製造乳酪所遺下的糟粕則留給牲畜當做飼料。

我們的牛羊牲口數量照正常的自然方式增加著，慣例上我們保持四隻母牛在畜欄裏；母牛很自然地生產小牛，當小犢生產時，我父母親甚至不須要特別前去照顧。每當家裏又添一隻小牛時，母親會將我從床上叫起，然後顧不得洗臉，我直沖到畜欄那兒，看新生的小生命，蹣跚地用它細長的腿試圖開始走路。初生的小犢熱切地用鼻子去觸碰母



牛的乳房，母牛雖然已經筋疲力竭，她會溫柔地舐著小犢的背，這樣的情景總是一遍又一遍令我驚奇不已。從那時候起我瞭解到自然的法則如此，比我們深思熟慮人爲的法律更加嚴謹。我將初生的小牛當成是最佳的玩伴，常常將小牛放在籃子裏，然後帶到院子享受陽光。生小牛的時節另一件愉快的事是，母牛會生產大量濃郁美味、深黃色的奶供我們飲用，不過母親會小心控制，她總是擠出不超過一半的量，將剩下的大部份留給小牛。除了母牛之外我們也養公牛，年輕的公牛都被閹割過，通常村裏只留下一隻，做爲傳種之用。公牛叫做 **yak**，母牛叫做 **di**，公的犛牛(**yak**)常用來做爲載重之用。

傍晚時分父母親有許多家事忙著，就任由我們小孩子玩去，而我們總焦急地期待著晚餐的到臨。晚餐是很愉快的，經過一天的勞動，牲口們都各安其位，農莊的門關了，當父親用畢晚餐、起身走到廚房後頭時，也是我們小孩該上床睡覺的時候了。

## Chapter 3 快樂童年

．． 夜晚經常是寒冷的，冬夜尤其更為酷寒，我仍能清楚地看見燒著木材或煤的三腳大銅火爐；我們通常是燒杜松或木柴，但在特別冷的日子裏，我們就燒煤炭。先把煤炭燒得火紅，再將他們放在銅火爐中。因為煤必須由犛牛或驢，耗費數天載運過來，所以極其珍貴。當每年田裏的農事結束之後，我父親就會領著一匹馬，帶著用來換煤的酥油和麵粉，到煤礦區去，大約經過兩周，旅行商隊就回來了。就這樣，我們總是有足夠的煤炭，來渡過漫漫冬夜。我們會圍成圈圈，緊緊地圍坐在爐邊喝茶，而大人們就喝啤酒，有時是喝烈酒。在火爐四周，會有食物和一些廚房用具。一個陶制的茶壺置於燃燒的煤中，而旁邊則是一片烤得嘶嘶響的肉，或是還包著油脂的動物腎臟。大人們通常會坐在一起喝酒，一直到午夜。

啤酒是我母親自己釀的，大部分是在夏天飲用。她祇是把一大鍋大麥煮熟，在大麥冷卻之前將酵母丟入。幾天後，發酵後的麥汁看起來像液態的牛奶湯。因為它有酒精成份和刺激性效果，所以極受歡迎。這啤酒再進一步地蒸餾，就可以得到清澈的烈酒。

在房子裏有很多地方可睡，我們小孩子會依照天氣來選擇我們覺得舒服的地方。在特別寒冷的時候，我們會聚集在有睡炕的特別房間中。這個黏土制炕爐，位於將廚房和這最好的房間隔開的整面牆壁上，大

約只有兩尺高，加熱的工作是從廚房那一面進行的。不管外面有多冷，躺在睡炕上，睡覺的人都可以睡得極其安穩。床下燃燒的是犛牛糞或馬糞的餘燼可以持續數日；再蓋上由一、兩片羊皮縫製成、有羊毛內裏的被子，使得睡炕變成寒冬中非常舒服的暖床。

這房間的北牆，是一個很大、由地板連至天花板的衣櫥。其中不但有全家的衣服，也有農場做的羊毛衣，和我父親手制的羊毛線球。在衣櫥的背面，有一個高起的平臺，上面有一張小桌子；我們經常圍著桌子，盤腳坐著玩遊戲或聊天。在平臺上有一個分成幾個方格的窗子，可直接看到後院。由窗子的木框內面張貼著有延展性的物料，而精雕細琢的木制窗櫺，則以藝術般的手法來上漆，就像我們其他所有精美的木製品一樣。窗戶可以由綁在天花板上的細繩來拉起打開。在窗子開口的下方，則放著一張躺椅。當我們小孩子在玩捉迷藏時，經常會利用這被禁止出入的通道，作為快捷方式。

當母親帶我們上床，我們躺在微弱的油燈燈光中時，我經常懇求我姐姐 **Tsering Droma**，講她從母親或祖母那邊所聽來的神話故事。**Tsering Droma** 能講讓你覺得有趣或害怕的生動故事，而我經常聚精會神的聽著，直到我的眼皮支撐不住而睡著為止。當祖母或阿姨來拜訪我們時，就輪到她們說故事給我們聽，直到我們睡著。

我最喜歡的故事之一，是騾子和老虎的故事。當騾子舒服地在河中洗澡，快樂地歡呼時，一隻老虎以為有人在求救而跑來；騾子覺得這很有趣，所以就一直重複這樣做，直到老虎不再跑來。有一天，騾子不

小心跌到河中深處，他大叫求援，老虎卻以為驢子又在戲弄他，而不加以理會，也沒有別人來救牠，驢子就因此被淹死了。

在眾多的訪客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外公外婆了。他們也是農人，且住得不遠，只需一天的行程就可以到我家，所以他們經常來看我們，我想他們必定很喜歡我們家的歡樂氣氛。在西藏，婚姻是由雙方家長指定的，這造成上下代之間的密切關係。當我們祖父母來訪時，我們就要擠在一起睡，因為我父母會將自己的房間讓給祖父母睡。這個房間是由祭房通過雙扇門進入，它有一個高高的床，但是沒有睡炕。在房間內，有一個可放更多衣服的櫥櫃，我母親的首飾也放在那裏。祇有在重要的日子或節日，我母親才會穿戴這些首飾。這些首飾，有的像是三條鑲有銀幣、貝殼、珊瑚和藍寶石的紅緞帶，看起來極為鮮豔出色。

羊毛布是由來往於各農場間的織布工紡織成的，他們會把織布機架在庭院裏。他們將羊毛織成八吋寬、好幾呎長的布。用來織布的線，是我父親在長長冬天中紡起來的。不論他在那裏，站著或坐著，他的手邊總是有事在做。西藏的農夫從不偷懶，若他們手邊剛好沒有工作做的時候，他們的手指也會撥弄著一顆顆的念珠。所有小孩的衣服都是由我母親做的，只有要做我父母在祭日穿的衣服時，才會請裁縫師到家裏來。我還記得我張大了眼睛，看著裁縫師們精的針湛線技巧。在剪裁我們的襯衫時，他總是先將布折起來，然後將布拉向他油膩的脖子下方，把折痕壓深。當我看見淺色布料上留下的汗跡時，我總是覺

得好笑。

我父親在我們的田地四周，種了足夠用來製成縫靴線的黃麻。當黃麻在我們家屋頂曬乾後，我父親會再將它們弄濕，用棒子敲打，然後去掉外殼，再將纖維紡成線或紗。做為鞋底的牛皮是在 **Balangtsa** 買的；我們自己不製造牛皮，因為我們不在自己的農場裏殺牛，我們只是將牛賣給別人。在夏天時，我們可以打赤腳，但在冬天，我們常會穿破很多靴子，以至於補靴師傅須在冬天時到我們家好幾次，將新的皮鞋底加到靴子上。我父親總是先將皮革浸濕，如此一來，當補靴師傅到的時候，只需切割鞋底，然後再將鞋底縫補到舊的上面就可以了。

除了補靴師傅，裁縫師、織布工、還有其他的商人，例如木匠和地毯工匠，也會來我們家工作。這些工匠，或是過路的商旅，會留宿在牛欄旁的客房裏，睡在和一面牆一般大的板枱上；若他們趕著牲口，也要提供牠們住宿。庭院中，放置著一圓形的石制基座，其上有我們高達三十呎的祭旗杆。在這基座的四周，是許多充當餵食槽的不規則形大石板。石板上鑿有洞，是用來拴住牲畜的。

祭旗本身是一塊約一呎寬的白色棉布，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經文，祭旗從祭旗杆的頂端垂掛到基座底部，偶而也需要更新。在一些慶典之前，我們會帶著一塊適合的棉紗去找有經文刻版的鄰居，請他們在上面印上和舊祭旗一模一樣的經文。我們帶著我們自己的油墨去，是父親自己將廚房天花板刮下的油煙和鍋底的油垢，大量混合調製而成的。

膠漆是跟沿街叫賣的小販買的，是他們自己用牛蹄、牛骨和牛皮混合熬製成的。這些小販總是挨家挨戶、一村又一村地叫賣林林總總的貨品。我想，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最有趣的是賣陶器的小販；他的驢子上堆滿了陶瓷器，很多數呎高的陶瓷器掛滿牠的身邊。在我們家，有三個盛水的綠釉陶缸，毫無例外地，它們的使用壽命都不長。在冬天，儘管被它們用羊皮小心地包起來，其中的一兩個還是會因酷寒結冰而被撐裂。在夏天，我們需要多一點的水，其中兩個盛水器具被擺在廚房外面，它們被用犛牛毛繩，綁在穿廊的第一個柱子上。

## Chapter 4 我進入寺廟

我出生時，父母親爲我取名塔凱撒仁(Tashi Tsering)，但記憶中我從未被如此叫過。許多西藏孩子僅在出生後，因由某些特殊的事而命名，例如小孩病癒、高僧來訪，高僧會成爲這個孩子的祈護者，並爲小孩取個適當的名字。當他們被命名之前，通常只被稱爲「男孩」、「女孩」或只是「孩子」。當我三歲時有高僧來訪，並在我家過夜，由於這個機緣，他爲我取名爲圖布登·吉美·諾布(Thubten Jigme Norbu)，自此之後我父母親通常叫我吉美，意即「無畏」，通常採用敬語形式「吉美拉」，但我的兄弟姐妹們則叫我左拉(Jola)，意即「老大」，那是一種敬稱，因爲在西藏長子享有優先的特權。

幾年後當我父母得知我是著名高僧塔澤(Tagtser)的轉世，也因此在我八歲時我並不若其他孩子那般，到巴蘭紮上學，而被送到古本寺(Kumbum)出家，並且領受塔澤·拉蚌(Tagtser Labrang)的聖職。當我年歲較大之後，他們經常說我命定是個僧侶，但這並沒什麼特別，因爲在但澤也有其他孩子同樣命定是個僧侶，不過，我漸漸意識到與其他孩子相較之下我享有某些特權，例如我有仁波切(Rinpoche)的聖號，而且我也瞭解到每個轉世的喇嘛(Lama)或圖嘉(Tulka)，在西藏都被冠以最崇高的敬意。

當然我以自身的名銜爲榮，且在我一生中我將以玫瑰般淡麗的色彩描

繪我的人生，我因此一心一意嚮往等待能夠出家的一天，日子愈接近愈感到急切難耐，有時因為年少無知及性急，我曾數度向家人以立即出家作為要脅。

僧侶們常來到我們家與我聊天，但當時我還小，他們帶來糖果和漂亮衣服，卻無法阻止我偷跑去邦康(Bumkhang)與其他孩子玩耍。不過，當我長大些後，我就能夠加入他們的談話，且盡我所能地對他們表達我的每一種想法。

當我已值上學年紀，那年四月某個清晨，要帶我去出家的僧侶來到我家，那時我正好在廚房，聽得見他們與我父母的談話。在他們來我家時我便已知道他們的來意，我靜靜地守候可瞧見院子的小窗前，為了能清楚看見大人的舉動，於是在窗紙上頭弄一個小洞，用唾液將紙弄軟，再用手紙戳一個小洞。在我家這是被嚴厲禁止的事，但當時我的好奇心遠勝於怕被責罰的恐懼，不過就在同時，父母親帶著訪客進到廚房裏來，此時我踮著腳尖從廚房中央的分隔櫃洞後偷看。那櫃洞平日可用來傳遞食物，經由那個方洞我們小孩子常常伸手偷吃爐子上鍋裏的食物。

我聽到僧侶的頭領對我父母親說，他們將帶我到薩宗·雷卓(Shartsong Ritro)的寺院出家，為此我必需在那裏上學，同時他說他自己是塔澤·拉蚌(Tagtser Labrang)的總管。座落於古本富有而華麗的塔澤，那是薩宗·雷卓的上級寺院。身為塔澤的轉世，我現在住在古本寺，與其他四位都居於塔澤·拉蚌的僧侶一起住在薩宗·



雷卓的一個小院中，只是爲了度過這段短暫的準備期。

這些僧侶在我家住了四天，當然他們住在上房，那是唯一有炕的房間，他們帶來大箱籠，裏頭有我將要穿的衣物，那些衣服和我平時穿的並無太大不同，只是手工和質料較好。羊毛料的衣服呈深褐色，但其針織較細，。鞋子的皮革較好，邊緣的紉繡也很精緻。但起初我並未感到有什麼特別，仍然繼續與其它的小孩子玩耍，不過喜歡他們對我較尊敬的态度，所有屋中的事物都圍繞著我，引起我的思緒像叩頭蟲(**whipper-shapper**)般地起伏不安。沒想到進入寺院出家的歷程，同時也意味著與我的童年、親愛的父母和弟妹、熟悉的庭院和心中一切事物作最後的道別。

第五天一早，我全身穿著新衣，但不能攜帶任何以前擁有的熟悉物事，不過我成功地在新衣中偷偷藏了一袋蟲及磨光的羊骨骰子及五彩的石頭。我懷著對未來一切、對寺院、學校、旅程的好奇與期盼出發。最後我們這九匹馬的隊伍在門口打點停當，我的父母親和弟妹將伴我同行。嘉洛通篤(**Gyalo Dondrup**)坐在我父親前方的鞍上，我上了僧侶爲我帶來的馬，那匹馬配有高高的木制鞍座，是爲了防止我從馬上摔下來，但我習慣不用鞍騎馬，然而我這只新馬，是所見過最漂亮的，而且溫馴非常。

薩宗雷卓(**Shartsong Ritro**)是隱士的住處，只離但澤(**Tangtser**)幾小時路程，我們途中遇到一條河，有座拱橋，過橋後我們沿著河蜿蜒西行，最後終於見到寺廟，像鳥巢一般鑲嵌在山岩上，我生平不曾見

過如此奇景。白色的廟屋與褐色的山岩恰成強烈的對比，房舍大半被青翠的松林掩蓋著，深藍的天穹覆蓋其上，在驚奇之餘，我有點懷疑我們如何攀上這五百尺的峭壁。我們沿著曲折的小徑上行，穿過芬芳的松林，漸漸攀升之後，我們遇見一道類似隧道的門，在那兒有二十個僧侶持香列隊，就在我們抵達門口時，他們全體躬身行禮。

他們獻給我一條白色的卡達（祈福巾），卡達(**kata**)代表好運、神的庇佑、感謝、禱祝、和平和款待之象徵。卡達有很多種類，由長寬的絲質圍巾到小而硬的條狀薄紗。我是塔澤(**Tagtser**)的轉世，是寺中最高的僧侶，我很喜歡被以如此敬重的方式接待，特別是歡喜自己被當做成人看待。

他們牽著我的座騎抵達大屋，我被攙扶下鞍，且被薩宗雷卓的住持本人以聖禮歡迎。他邀請我們進入大殿，請我父母親飲用奶茶及米飯。這些食物風俗上用來款待賓客，但雖然加有葡萄幹的甜奶油飯很吸引人，我卻無法品嚐，因為這些食物不過是歡迎儀式的象徵罷了。然後，我們離開住持及所有隨從們，被我的總管帶到塔澤拉蚌(**Tagtser Labrang**)，塔澤拉蚌是座很大的建築，第一層樓有兩個院子，穿過其中一個院落可通到正屋，正屋的上層就是我的房間，到達房間後，我們褪下外衣開始喝茶。

之後，我們加入住持他們的祭拜，這宗教儀式稱做 **Choalo**，我們必須在經過的每一個祭壇點燈，並將白色的卡達放下。到寺院的路沿著險峻的山岩蜿蜒，並穿過一座僅容一人通行的木橋。這座看來危險的

橋由許多嵌在岩縫的柱子支撐著，看到這樣的橋我嚇得想轉身逃跑，但最後忍住恐懼，堅強地一步步向前行。身旁左側由岩縫生長出來的樹枝向我刺來，右側卻是黑暗的深淵，令我看了頭昏眼花。父親知道我害怕，執著我的右手，而我左手攀扶著岩壁，雙眼直視前方而行。最後我們來到一座小小的堂屋，總算松了一口氣，我再度回望窄橋四周，寺工們可以隨時移走木橋的撐柱，如果有必要防止外人進入的話。對他們熱誠的接待，我立即在堂屋的小花園中做了感謝的告禱。

現在我們身處在寺院中的禁區，當我們沿著由山岩鑿成的石階向上攀登時，我感到自己興奮莫名。這些石階很高，我父親又再次幫助我，讓我可以手腳並用往上攀爬。不久，我們來到寺工們的家，它座落在另一座小堂屋旁，那座堂屋用來供奉 **Buddha Jampa** (**Sanskrit Maitreya**)，因此叫做 **Jamkhang**。那不過是一個嵌在岩石中的大洞窟，石階一路而進，穿過一道小門後，有一尊 **Jampa** 的雕像以及其他小的佛像，這是生平第一遭我見到繪滿彩色壁畫的牆。

約在上行三十級石階，我們來到另一個洞窟。幾百年來，虔修的隱士們以佛陀一生的故事來繪飾石牆，其中有些壁畫已經褪色得幾乎無法辨識，有些已經重新被修葺過。我們再向上攀爬十五級，站在寺中最大的石窟前，有其他岩窟的兩倍高，在下層房室供有三座佛像，燈光下看來栩栩如生。上層石室有一存放 **Karmapa** 轉世的舍利，是 **Kagya Sect** 的創建者。這是薩宗寺院中最珍貴的收藏。那是一座近八尺高的墓，埋藏著 **Karmapa** 的骨骸，他們對我說，供奉在此的 **Karmapa** 於

六百年前曾是 **Gelug Sect** 創建人的親教師，在當時宗喀巴 (**Tsong Khapa**) 還是個三歲大的小僧侶，雖然我發現要瞭解住持的解釋很困難，有時甚至不可能，但我也明白在此修習是一種莫大的殊榮。

頂樓的窗子很吸引我，我俯身探看底下的園圃，上頭開滿蜀葵及紫苑花，但我母親及時拉住我的衣角將我拉回去，這危險的舉動將母親嚇壞了，對於我將在此生活她開始感到憂慮。許多朝聖進香的人，因暈眩害怕而不敢上去，所以只走到寺院的底下而已，當時也曾有過因攀爬而跌落的事發生。

自 **Karmapa Lhakhang** 到寺院的最高點距離並不太遠，在這上頭建了四座房舍，一棟單層的住屋，一棟供佛的堂屋及兩棟四層樓的建築。步道到此為止，但有經驗的登山者，爲了到最高處點香或豎立祈願幡，他們會繼續向上攀登。這些房舍驚險地凸出岩面，房舍的白牆與茶色的背景相映，那兒有蒼勁的松柏在此紮根，構成了令人難忘的畫面。從此處俯望，可鳥瞰底下的峽谷和蜿蜒的河流，還有遠方積雪的山巒。看得最清楚的是 **Chochungla** 及 **Chakhyunger**，這些山是以山腳下的村落命名的。很巧的，幾乎所有看到的山，都是以神或村莊來命名。

此地每個年滿二十歲的僧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房間，這些房間都裝飾簡樸，唯一的裝飾是一幅佛教聖者的畫像。在經卷旁邊，每個僧侶都有自己的鈴及鼓。白天他們以床爲座，廚房用一簾幕隔開，其內只擺置一個爐座、水桶及儲物櫃等物。依照此地的規定，你必須盡可能保持

安靜，並以莊重的步子行走，當你走在石階上時，必須非常小心，因為它們非常險峻，加上許多木梯年久失修、充當階梯扶手的繩索已變得滑溜不堪。

僧侶們都過著簡樸的生活，他們依靠進信徒的佈施及附近親人送來的麵食及奶油過日子。現在由古本的塔澤拉蚌又送來一車的糧食。但至少燃料不虞匱乏，每位僧侶下山挑水時，總會帶回需要燒水泡茶的柴火。寺中並無井或水源，僧侶必需下山到河邊挑水，他們背著裝水的木桶，然後花一個小時爬石階上山。在如此情況下，能夠取得適量的水也是頗為吃重的工作，因此目睹每一位僧侶窗前小心灌養的盆栽令人感動。

這兩棟大屋屬於古本寺的資產，一棟由塔澤拉蚌建造，另一棟由穆朗拉蚌建造。最美觀的建築是一棟單層的小屋，其中也住著僧侶，它座落於突出深谷上方的山岩上，且有回廊，我經常在大晴天時坐在回廊上欣賞底下奇美的景致。在此特殊情況下，寺院提供了一個解決衛生問題的方法，在小屋的側面建一間廁所，那廁所就直接建在深谷上頭。

第四棟建築，裏桑貢拉康院 (Rigsumgon Lhakhang Chapel)，內有十六呎高的 Chenrenzig (Sanskrit Aralokiteshvara) 雕像、Jampelyang (Sanskrit Manjushri) 雕像、及 Chador (Sanskrit Vajrapani) 雕像，那是寺中收藏最大的佛像。這三座佛像代表 Nature of Buddha, Chenrezig 及 the Buddha of compassion，一同轉世成達賴喇嘛。Jampelyang 是智慧的化身，也是 Saint of astronomy 的守護神，他

的右手握著一把智慧之劍，左手一本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包在蓮葉中。**Chagdor** 是 **Defender of the Faith**，佛像前有小供桌，桌上有燈、香、花和卡達。許多香客供上他們的珍寶、錢銀和小禮物以爲祈願之用。信徒們從四方而來，禮拜宗喀巴，這爲十四世紀時寺院的創建者，同時也在此處受教，而在此之前很多年，由 **Balangtsa**, **Tengster**, **Chakhyung**, **Chochung** 及 **Gyatsa Mani** 等地的居民協力建造完成。

我爲所見的一切深深感動著，當我完成日課回到屋中，很難想像塔澤拉蚌就專屬於我，而且我是此處奇妙世界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今後我將與那些待我親切細心的僧侶們一同生活。我被引導參觀前院的馬房還有後院四周廚師及僕人的房間。一棟爲我特別準備的雙層屋子，床墊上覆蓋著上選的毛毯，牆上有珍貴的彩繪唐卡，我甚至有自己的佛堂，但對我而言，最棒的是我能夠穿過門走到下層房子的屋頂上，在那兒可欣賞到遠山及村落的美景。

我的繼任儀式持續三天之久，在那段期間我幾乎已經適應了令人愉快的新生活，我的父母及弟妹也一起參與儀式，並在空閒時陪我，但我也瞭解我的新身份使我與他們漸漸疏遠。我偷偷把玩袋中的羊骨骰子和頸上的彩色念珠，這些是我和過去生活的最後聯繫。最後分離的時刻到了，當我眼見父母準備離去時，心中無比的難過，我哭得很厲害，雙親和僧侶的憐惜勸說都無法安撫我。我對新環境感到陌生，想隨父母回家，深深想念著過去的玩伴和往事。

僧侶們盡力想轉移我的情緒，他們給我玩具和糖果，還說故事逗我，但我拒絕他們的玩具甚至好吃的東西，也不聽故事。最後他們施計騙我說，我母親必須回家一趟察看農場是否安好，同時我父親會留在這裏陪我。我被說服了，當母親與嘉洛通篤和澤仁多瑪準備離去時，我還高興地向她道別。當晚睡覺時我還一再確定父親會如同我們初到此地的幾個晚上一般，睡在我隔壁的房中。

但隔天父親不見了，我急急詢問他的下落，他們告訴我他到附近的村子爲我買羊頭去了。這樣軟膠的美食引起我的注意，特別是舌頭，如是美味令我開始相信他們的說辭。但不久之後我又起了疑心，哭嚎之餘我再度要求見父親，僧侶們盡所能地想轉移我的注意，他們爲我做了一些木頭或紙的玩偶，又利用糡巴麵團捏出好笑的圖像。還有一個和尚，他很會扮鬼臉，甚至逗得我笑了。但不久之後我又哭了，後來即使那位胖胖的好脾氣廚子端來一盤美味的烤羊肉時，我卻一口也吃不下。他沮喪地又端著盤子出去，留下我在那兒黯然啜泣。唯一和我一起的是本卓，他是我的侍從兼教師，晚上他爲我鋪床、說唱一些安撫的歌，後來我感到疲倦了，才漸漸進入夢鄉。



## Chapter 5 在薩宗的三個月及到達古本寺

... 可敬的本卓 **Puntso** 最後終於驅走我的哀傷；時間癒合了我的傷痕，每天早晨他來到我房裏，輕喚我起床，然後看著我梳洗，他用銅盆盛溫水，用一小塊木頭咬掉其中一頭當做牙刷，我學著清潔牙齒。在家中我們都用濕潤後的手指清潔牙齒。梳洗後，本卓會給我一用木碗裝的熱茶配上卷心麵包或糰粑以及一盤青菜或肉類。本卓是個慈祥且善體人意的親教師，過不久後我就已完全信任他了。那時他四十歲，不瘦不矮，他留著尖尖的鬍子，我從不曾見過有人留這種鬍子，只在我村子裏的廟中保護神麒麟雕像上看過。

住在薩宗的幾天中，**Puntso** 一步也沒離開我，且他總是盡他所能的消除我因換環境，那最可笑且最微不足道的恐懼。且他非常溫柔的引導我熟悉一切我份內應熟知的事物。有一天早上他帶著一張木桌來，並告知我從現在開始必須學寫字。這木板很堅實，而且有個方便的把手可用膝蓋撐著它。上層表面因塗有油脂而色澤較深，在那上面佈滿了白堊粉，用一斜切的竹棍在上面寫字，若你熟練的使用竹棍，能在上面刮開白堊粉露出下面深色木頭，而寫出粗細不同的筆劃。

本卓叫我照他所寫給我的字臨模一遍。這對我而言，目的十分明確，我用心坐下完成它，當然我沒有立刻成功，而我的處女作反倒是比較



像公雞抓蟲時在地上耙出的痕跡。當字顯然對我而言太難時，本卓會領著我的手寫。在這一早上的寫字課後他允許我去玩耍，通常本卓會自己陪著我去樹林，不過有時則由別的老僧侶陪同，就是在這種時刻我最為想念過去玩伴。在寺院中有一兩個較年輕的人，但他們都比我大得多。他們都已著紅色僧袍，而我仍穿著我的褐色 **chuba** 或羊毛外套到處亂跑。

但是，白天都被課程遊戲及指導給填滿了，我跟本無暇哀傷，但晚上躺在床上時，閃爍的油燈光在牆上映出怪異的影像時，我卻難忍思鄉與過往心系人事分離的苦。我特別想念母親，以前她會在我不舒服時輕撫我的前額；隔日我會一再詢問本卓那問了再問的問題：我父母何時來看我？

在樹林裏有一間很大的 **bumkhang** 我經常去，很快的，即使沒有人陪同我也很自在。在我摘花或揀草莓前，依循宗教古禮，我會先在 **bumkhang** 外以順時針方繞圈。

有時我被允准下山去河堤岸玩耍，但我只能由要下山取水的僧侶陪同才行。也許他們是怕我偷跑，且我也認為若沒人看著我，或許我可以成功地逃離。最重要的是，我已知道那一條與橋相通，回但澤的路。但隨時光流逝，我漸漸適應了我在寺院中的新生活。我的職責也擴大了，僅在幾周後，我開始接見來自我鄰家的第一個朝聖者。他們帶來普通的白色祈福巾及一些禮物，包括酥油及麵粉給我。他們會先向我鞠躬，而我則以他們教我的合掌祝福他們。

一個美好的夏日傍晚課後，我坐在我的屋頂回廊，遠望著我認為 **Tangtser** 所在的方向，當我聽到馬匹走近下面院子，我跳躍並狂喜的叫喊；我的父親突然來探望我！我急沖下樓，沖到院子擁抱他。喜悅幸福之淚滑落臉頰，一時之間我感動的說不出話來，平時沉穩的父親也必須忍住心中的激動，眼? 鑒 t 著淚光的他，給了我一籃母親為我做的我最喜歡的菜肴。我們彼此親吻對方的前額與臉頰，我任淚水長流，忘卻了 **Puntsö** 與住持的告誡，一個任波切應行為舉止像個成人而不應像小孩般嚎啕大哭。我反復緊握父親的手，我不願再與他分離，他呆了兩天，當他要回家時，他鄭重承諾我他會很快再來並帶母親與弟妹來看我。

現在我有了寄望，且那令我十分愉悅，突然間我的學習能力倍增，因為我急於想能在父母面前當個好學生，在本卓的教導下一個月後我便認識好多字母，我開始讀初學者所習的祈禱經文中的第一個字。我們也開始學習默讀祈禱經文，拜良好的記憶力所賜，我進步神速。本卓是個好老師，他從不會犯揠苗助長的錯誤，當我開始注意力渙散時，他便牽著我的手去外面散步，且在同時幾乎無法令你察覺的繼續教導課程。我已非常清楚寺廟中的環境，連結寺廟兩部份的那座長橋已經無法再始我害怕，且我也能在前往其他僧侶住處拜訪時，無人陪伴之下通過。他們都很歡迎我，且他們通常都會給我一些驚喜；精雕細鑿的紙龍，或麵團捏制的可愛玩物，甚至還會給我一些糖果。

終於有一天，我的父母真的與澤仁多瑪及嘉洛通篤來訪三日，帶著榮

耀，我引著弟妹參觀我的小王國。他們特別羨慕我去我的小陽臺喂鳥。那些鳥兒只要我一灑鳥食就會飛來。我最喜歡的是畫眉鳥，因為牠們的聲音很美，但我也必須很小心厚臉皮的黃嘴烏鴉，牠們總是用牠們的大黃嘴搶走其他鳥兒的食物。能夠告訴我弟妹所有客人的名字，使我特別引以為榮。從我陽臺望去，你有時能看到一兩隻麝香鹿在岩石上跳來跳去。牠們通常很害羞，但在此地，沒人會殺生，所以牠們似乎知道牠們很安全，因此會靠得很近。當然我也介紹我的弟妹與其他僧侶們認識，我們與白髮的圖布騰 **Thubten** 共渡了幾小時的快樂時光，他為澤仁多瑪及嘉洛通篤以石頭及紙表演魔術雜耍，他也教過我「揀棍子」的遊戲，我的妹妹似乎對此遊戲非常在行。但三天很快就過去了，而我便心情沉重的與他們再度道別，但此次我因強裝鎮定而更形痛苦。

此時我在本卓的教導下已有三個月，當有一天住持及總管告知我必須離開薩宗前去古本寺的首院時，我已十分適應寺院中的生活且表現良好。當然我也明瞭我在薩宗雷卓的日子只是暫時的，只不過是為我去古本寺就任之前的準備。所以離開薩宗雷卓並不會太難過，且我急切的參與我離開的準備工作，古本寺派來裁縫及鞋匠，為我製作比過去更好的衣鞋，但此次是更高級的絲質，且鞋身有著更繁複的裝飾。至於頭飾，我現在戴上一短而寬邊的鑲金邊制帽子，這種帽子只有仁波切及住持在夏日騎馬外出時才戴。這兩位工匠本身也是僧侶，而且還有第三位僧侶與他們同行，他是做馬鞍的。他負責為我進主院旗的騎馬裝備。他用小的鏤空的金屬盤來裝飾我的木鞍，並且用鑽子為我做

了犛牛皮制的全新馬具。像我這種身份的人，馬具有鑲金的徽章頂，且騎馬服自頸部以下裝飾著叢叢蘊染成猩紅色的犛牛尾。

我學會了經由但澤 道古本寺的路怎麼走，這使我非常興奮，所以現在我有其他事可以令我欣喜期盼；我可以新身份在我的老友前出現。同時，有一、二個高僧，從我在古本寺的拉蚌來加入我們，在一個美好清晨，我們一行人總算是啓程了。在寺院下的橋依然被遮蓋著，事實上它被一層薄冰覆蓋著，所以好心的本卓小心奕奕的抓著馬勒牽著馬渡過最險峻的一段，同時我看了薩宗雷卓最後一眼，在那兒我流了許多眼淚，同時也渡過了不少快樂時光。在當時我還太小，不能瞭解到我到底欠這建在岩石上的寺廟有多少，我只是焦急的想離開它到但澤去。我抱著極高的期盼，終究他們沒令我失望。

## Chapter 6 第一課

... 隔日清晨，我完成了我第一個重責，在父母、拉蚌的總管及本卓陪伴下，我必須拿著 **Chojal** 走過全院，在三十個殿中點燃油燈、燃香並放下祈福巾。連續幾個小時我們上山下穀，攀爬著陡峭而迴旋、盤穿在鋪石步道間的階梯。這份差事還包括到本院最負盛名的地方色東殿；在那兒，傳說中我們偉大的改革者宗喀巴，在此悟道。即使在費力的巡拜之後也無時間給我休息，我必須爲了就任去拜訪住持及許多古本寺的仁波切；他們每一個人都親切熱情地接待我，給我糖果或玩具。

在古本寺，他們對小男孩都已頗有經驗，他們知道第一天是最難過的。除了登卓之外，他們帶來另外兩個小孩，天津及念卓，我與這三個玩伴度過幾個小時的快樂時光，並很快的在古本寺安定下來，不過除此之外，與父母弟妹再度分離依舊難受，他們在到達古本寺的第六天離開回去但澤。但本卓督導我每天的課業，他察覺到我內心難受，每天給我一堆功課，好讓我沒時間沉溺在感傷中。

現在我每天的規範計畫到以分鐘計算，在古本寺我們並非用公雞啼叫或日出日落來計時。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看到鐘及表。事實上，我擁有大約十五個咕咕鐘，大多數都掛在我房間的牆上，我的是其中最

大的房間，且我尚稱富有，因為我的前世已經搜集了許多寶物。不過，我依然還太小不能把玩我的珍寶。而且我真正感興趣的還是那些玩具箱，那些玩具箱就像鐘一樣，是我的前世紮雷由蘇俄帶回來的。

我大部份的樂趣都來自音樂盒，它能奏出快樂及哀傷的曲調。當其中一首，也許是最優美的一首在演奏時，有個小小美麗的女生會出現，那總能深深打動我。她快樂的以芭蕾舞姿旋轉著，且她手上有一個盒子，那是我最喜愛的，其中有一個更小的人。我特別喜愛這個玩具，並且讓它一直反復地唱。我經常想像這個小人會走出盒子並帶著更小的盒子，其中出現個更小的人，如此繼續下去。或許這是我第一次巧遇輪回永生複雜謎團似的概念。

我已對許多尚未知曉的深奧秘密有了模糊的概念。很自然的我很快便想知道我前世人生的細節，一兩個老僧告訴我一些有關他的事蹟，他活到很老，且他在上一世紀當古本寺被火燒殆盡全毀的恐怖叛亂中逃過一劫。他的屠夫，像任何一個在西藏的屠夫一樣是回教徒，幫助他與他老師藏匿，以躲過襲擊的群眾。但當情況險惡到他無法再提供他避難場所時，他送給他們一個營帳。他們喬裝成乞丐逃到蒙古，嘗盡一切苦難，甚至連帳蓬都都掉了，但我的前世及時練就了醫治的功力，不久使他聲名大噪，最終因以致富。後來他被邀到蘇俄，在那兒他也十分有名。最後，當他正值壯年時，他帶著一車隊的寶藏回到古本寺，包括咕咕鐘及音樂盒，並重新在古本寺建造塔澤拉蚌。在他過世時，留下非常富裕的生活給他的轉世，也就是我。

因此當我還是個小孩時，我已經被當做是我王國中的主人了，塔澤拉蚌約有七十世以此爲名的轉世。我住在行宮中最大最漂亮的房間裏。本卓是我最信賴的人，擁有離我房間不遠處的一間小房間。拉蚌的僧侶們都住在較小的建築物裏，馬都拴在最大的院子中，且通常不少於二十匹。拉蚌的財富經幾世紀的精明總管們管理已累積不少，由仁波切代代相傳。除了田、農場及拉蚌的土地而來的收入外，並有自四處富商及王子送來大量的禮物，以及租給佃農牧農的田地和農場，他們會繳交固定比例的收成物做爲年租金…拉蚌由這些收入中付稅給駐紮在西寧的中國官員。

塔澤拉蚌有許多巨大的儲藏室，那裏存有佃農們及其它人的奉獻。我從未進去過，因爲不想，它們大而陰森，加上在裏面我一個人找不到路。倉房也很嚇人，那油油的感覺令我很害怕，那裏又暗又潮濕且牆壁冰冷，進去裏面會令我冷得發抖。那裏就是我們存放所需的大量酥油的地方。在塔澤我們都會在茶中加鮮奶，在主食中加一點酥油。但在古本寺以及由拉薩到西藏中部，他們會特別飲用我們所稱的酥油茶。通常會有約兩三百名僧侶來我們殿中祈禱，我們必須提供酥油茶及糌粍，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酥油。

在古本寺的第一個禮拜，本卓再度是唯一爲我上課的人。就如同以前一樣，過一陣子後他表示對我在讀寫方面的進步令他很滿意。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我已需要另一名老師來教我了，他將我帶去明陽任波切那裏，他的知識淵博，確實使寺院的名聲更添光彩。我被帶到這位

博學又絕頂聰明的人那裏，由他那兒我學到更多，不過本卓繼續教我文法和拼字。每天早晨九點，我與另兩個朋友念卓及天津，一同上明陽仁波切的課。令人意外的，約有五十名與我們年紀相當的小孩也來上課；很令人遺憾的，我們三個好友不被允許坐在一起，打從第一堂課開始，明陽仁波切就把我們分隔的遠遠的。我學會誦讀並默誦某些經文，我的求知欲被激發了，因為我必須與其他男孩競爭。

直到中午課已結束，午餐過後，我與我兩個朋友通常玩到下午四點，天津和 **Jangchub Nyendra** 不是任波切，不過他們都來自有名望的有錢家庭。我們玩耍時自然有時會吵架，**Puntso** 總是監視著我們，然後嚴厲的告誡我，指出做為一名任波切我必須能控制我自己，我不能為一玩具或糖果與我的玩伴爭吵。在四點後我們必須回到自己房間，復習早上的功課，有些像家庭作業。

在我們用完晚餐後，六點我們來到鄰近的殿堂誦經，並做宗教習禮，我們誦經時非常虔誠，依循戒律上要求的態度，那很類似我們在但澤家中的佛堂裏及在夏山誦經時一樣。但在古本寺這裏，我們必須反復誦經數次。起先我們雙手合十，然後將手放在額、唇及胸前，跪下以頭一再叩地，並在同時口念經文。通常是最廣為人知的 **Om Ma Ni Pad Me Hum** 六字大明咒，粗略的翻譯是「噢，你蓮花中的珍寶」。對一特別虔誠的僧侶來說，因為頭不斷撞壓在石地或硬木上，額頭上若結起厚繭一點也不稀奇，有點像被硬皮覆蓋的異生物。

除了這種祈禱儀式外，我們必須在佛陀前，五體投地跪拜三次。在其



中 *majushri's* 是最重要的，這種完全五體投地更形困難，我們這些小男孩，並沒有在這些宗教禮儀上表現得夠虔誠，即令在本卓或其他老僧的要求下，我們也沒有多一些虔敬。我們自己做的時候，更不可能比在本卓或其他老僧的要求下還用心。當必須在七尊佛前做此繁覆的虔敬禮儀時，我們總是興奮地跑來跑去地玩耍。但本卓總是以要我們複誦當天所學的一切來制止我們，無論是誰，只要沒辦法流利背誦出來就必須得繼續讀到完全會為止。

## Chapter 7 古本寺的見習歲月

... 當狂暴的大風沙開始吹起時，意謂著春天已經不遠，此時，天空常會有大片烏雲飄揚而過，強風日以繼夜在寺院間狂嘯不已。不過至少冬天的酷寒已稍稍褪去了些，來自沙漠的溫暖氣流融化了屋簷上的積雪，四處可見融雪彙集的小溪，而不久前猶被封凍的草原，此時已有幼嫩的青草爭相冒出。最後連古本寺周圍那些黑色山丘背陽的一面，所有積雪都消融殆盡。

根據藏曆，春天真正來臨的日子是在每年四月的第十天。按照往例，這一天大家都要到戶外來慶祝春天的來臨，此時原野上的樹木長滿了新芽，早春綻放的花朵也散發出馥鬱的香氣。草原上搭滿帳篷，帳篷內大家正忙著準備一頓豐盛的饗宴以迎接春天的到來。對我們而言，藏曆的四月是特別神聖的月份，因為四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的日子，而四月十五則是佛陀涅槃之日。

在這幾個神聖的宗教節日裏，古本寺的每個人—包括見習喇嘛、比丘和喇嘛等人，都必須循著古本寺的外廓做繞境巡禮的儀式，而且必須以五體投地的大禮拜方式繞行全程。做為一個好的 nangpa（內省的人），在每年這段期間必須茹素。由於大禮拜的方式繞行需消耗很大的體力，所以將整個繞行路線分成幾段，每天只進行一段是被允許

的。我常會利用如此分段的方式，在每天結束時，用一粒小石子或一小段樹枝做記號，以便知道第二天從什麼地方繼續開始。我以此種大禮拜方式繞行古本寺的外廓總共四次之多，其中有兩、三次我是和遠道來探望我的父母和姊姊一起做的。不過大部份的時候，我比較喜歡和朋友漫步在這條外廓上，有時我們也會朝附近的小山丘出發，沿著林間的空地爬到山丘頂上。我們喜歡躺在山頂的空處，盡情欣賞山腳下古本寺的景致，以及遠處冰河的壯麗景觀。一直到夜幕低垂，我們才饑腸轆轆地趕回古本寺。此時我們身體雖然疲累，但心情卻愉悅無比，而那鄉野的美景更讓我們久久不能忘懷。

在一年中較溫暖的幾個月，我們也會離開古本寺做短期的旅行。我的第一次旅行是由我的高級親教師明揚仁波切 (**Minyag Rinpoche**) 提議邀我同行的，其他的成員還包括本卓 (**Puntso**)、我的好朋友仲涅仁波切 (**Chone Rinpoche**)，以及我的初級親教師拉善 (**Lhagsam**)。我們此次的目的地是一座建築在峭壁上的寺廟，距離古本寺約一天的馬程。我熱切地注意著他們為此次旅行所準備的事項，而在某天早上當我們在曙光初露的時刻出發，我的心因為高興而沸騰起來。那次旅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早春的原野，萬物蘇醒，生機盎然，直到現在回想起來，似乎仍可嗅到青翠草原的氣息，也似乎可聽到四圍小鳥的歌唱，而那些隨著日出而顯現千變萬化的景觀，彷彿歷歷在目。

當晚，我們在那座寺廟所建造的山丘下紮營。我們的營帳是一種蒙古人所用的圓形帳篷 (**yurts**)，這種帳篷中間用一根杆子做為支柱，頂

上有一個開口。那一晚，我和我那位嚴厲的親教師明揚仁波切、以及我的好友仲涅仁波切同睡一個帳篷。在此之前，我從來未有過在帳篷裏過夜的經驗，由於面對新環境的陌生，加上怕打擾到親教師的睡眠，那一夜，我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方始入睡。

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旅行。我們受到寺裏喇嘛們最熱誠的歡迎和款待，仲涅仁波切和我經常在附近的鄉野中遊逛，發現許多美麗的植物和造型奇特的石頭。對這次短暫的寺廟造訪，每個人都覺得很盡興，我的高級親教師明揚仁波切也因為我們在此次旅行中表現良好，而倍覺欣慰。在回古本寺的途中，他甚至向我們承諾下次旅行的計畫。

在我十一歲那年，與我一起初次旅行的拉善變成我的第三位親教師。那時他大約四十來歲，黝黑寬圓的臉上有一個大大的鼻子，和一對聰慧仁慈的雙眼。不像以前我和明揚仁波切學習的時候，我每天都得到他的房間報到；這一次，我並不需要到拉善的住處跟他學習，而是他搬到我這邊的廂房來住。在這裏他有一個僕役供他差遣，而當他有事外出時，馬廄裏的馬匹也供他自由使用。拉善是個十足的好人，也是一位善體人意的親教師，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對我便有了很大的影響，同時我們也因此建立了深厚不移的友情。拉善來自一個牧民家庭，在他早年的僧侶生涯中，他是如此勤奮而傑出，沒多久，他便成為此地最受敬重的高僧之一。

拉善是個非常優秀的教師，他那高潔的人格一直都是我依循的榜樣。當他負責我在古本寺的修習時，我已通曉佛教的基本戒律及寺院中一

些重要的儀節，同時我也已記誦一些基本的佛教經論。而此時拉善最重要的工作是開始教導訓練我，讓我能夠順利通過考試，進入 **Tsogchen**（高等學院）中繼續修習研讀。然而，我不得不慚愧地承認，在起初的幾個星期中，我時常濫用他對我的信任，並欺瞞他那善良的性情。每天早上、下午四點到晚飯之前，拉善必須參加大殿中誦經行列，每當他離開的時候，他都信任我將認真研讀所交給我的功課，然而我卻常在他離去之後，又鑽回被窩裏繼續睡覺。當他誦經回來時，我卻又正襟危坐在書堆中，一副孜孜不倦、勤奮向學的模樣。

有好一段時間，我以背誦那些在本卓及明揚仁波切時期早已學會的經文來欺瞞拉善，但當他有一天更進一步盤詰我的進度，事蹟終於敗露，當時拉善一陣狂怒，把我抓來趴在他的大腿上，掀起我的僧袍用手掌狠命處罰我。我頓時因疼痛而嚎啕大哭起來，結果，他為自己突如其來的無名怒火感到吃驚，不但忘了要處罰我這件事，反而還笨手笨腳將我摟入懷中，想要安撫我的情緒。而我也由於拉善的態度突然轉變，及對自己的做爲感到羞愧，將頭深深埋在他的胸前，猶自哭得傷心欲絕。當他發現無論怎麼哄我、甚至用我愛吃的零食都無法平撫我的情緒時，他決定放一個下午的假讓我自由玩耍，然而我卻無能享受這突來的自由，因為自己所做的那些頑劣事蹟無時不刻如針刺一般刺痛我的良知。當我從外頭玩耍回來時，心情依舊沮喪，此時拉善以他最喜歡的姿勢盤坐著，他的雙手平放在腿上，在誦經的同時，念珠一顆顆從他指間滑過。直到如今，每當我想起拉善時，他總是以這副景象出現在我的記憶中。

每年六月十日是佛陀的誕辰，若天氣晴朗的話，所有喇嘛都必須離開古本寺，在曹溪塘(Trashithang)的大草原上紮營一個星期。在佛誕的前幾日，我們這些較年輕的小和尚都熱烈期盼這天的到臨，我們的話題也總脫離不了與那日有關的事，預測當天是否陰晴，因為如果不巧下雨的話，所有的活動將取消，而我們就只好待在房裏與書本爲伍了。

令人慶倖的是，如往常一般，今年的佛誕日天氣非常良好。這一日，古本寺所有喇嘛全都來到曹溪塘大草原，搭起繡有祈福圖樣的傳統白綿布帳篷，然後廚子們會在帳篷前架起爐灶，生火準備豐盛的食物。

曹溪塘大草原綿延數裏之闊，而古本寺的僧侶喇嘛人數眾多，他們的帳篷很快地便沿著三條清澈的小溪搭建，漫布整個大草原。我和朋友們被那潺潺流水所吸引著，我們在溪上頭堆築水壩、丟石頭驅趕鴨群，而仲涅仁波切則展示他那矯健的身手和泳技。

## Chapter 8 如願以償

... 在邁入藏曆的火鼠年時，我爲大考 **Dura** 所做的準備階段也已接近尾聲，此時的我已是十四歲堂堂的少年了；以前孩提時代那些遊戲已引不起我的興趣，反之，現在的我每天都很有決心毅力地努力學習。雖然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我都不是一個模範學生，但至少我的老師們都對我能夠維持不斷的進步而感到非常滿意。截至目前爲止，我已更深一層地領略了佛教信仰的精義，同時也熟讀許多經文中對善惡諸神的論述，更由於我天生的好記性，我甚至已將其中兩千頁左右的經文銘記在心。同時，我也更加廣泛地瞭解了將佛教引入西藏的蓮花生大士 (**Padmasambhava**) 對佛教教義的闡釋，蓮花生大士是來自印度的佛學大宗師，他于西元八世紀時來到西藏，隨即創立了西藏佛教。蓮花生大士法號羅本仁波切 (**Lopon Rinpoche**)，在西藏佛教徒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幾乎與佛祖一樣崇高，這種想法在薩彌寺 (**Samye**) 尤其明顯，因爲薩彌寺是蓮花生大士入藏後親手創立的寺廟，也是全藏最古老的寺廟。當然前面所提到的各項領域絕非我這些年來所學習的全部，事實上，它只代表我全盤教育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我的親教師們一直拒絕透露我何時將可以參加大考。那場考試將決定我是否有資格晉升到喇嘛大學院 (**Tsocheng**) 裏繼續進修。然而讀者們或許可以想像，在經過多年的苦讀之後，我是如何期待這一天的來

臨。所以，有一天，當我不小心聽到拉善和我的總管談到，是該請求大學院的住持 (**khenpo**) 讓我參加大考的時候了，我幾乎不能抑制自己興奮的情緒。我終於有機會可以正式成為擁有三千多名喇嘛的大學院學生。直到現在，我只在偶爾的機會才獲准參與他們的課程和活動，但也僅止限於旁聽而已。每當我有機會參加他們在大殿上的活動時，我都很專致地投入課程的進行，而內心更熱切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夠和大學院裏的其他喇嘛一起並肩而坐。能夠進入大學院將是我多年勤奮與努力之後，所能得到的最佳回愧。我愈來愈等不及大考的來臨，而同時，卻也愈擔心自己考試的表現。

我的親教師們發覺我的焦躁與不安，他們盡可能地安撫我的情緒，告訴我有十足的理由可以安然過關。我的日子就在這般等待與焦慮中緩慢度過，然而我心裏也很明白這件一生中將臨的大事並非一蹴可及，而我本身的條件也非全備，此時仍有許多要務亟待我去完成，然後我才可能真正成為 **Tsocheng** 大學院殿堂的一份子。在那個我所嚮往的殿堂中，每天都進行有趣的學習與討論，同時也培養喇嘛之間珍貴的友誼。

在古本寺設有許多專門的學院 (**Tratsangs**) 可供那些決定畢生奉獻在學術研究的喇嘛們進一步研讀他們有興趣的科目。**Gyupa** 學院負責教導對打坐靜修有興趣的學生，**Dukhor** 學院則是以研究佛教神學而享有盛名。西藏千百年以來所發展而成的醫藥則由 **Menpa** 學院負責傳授。另外，**Shaduplin** 學院負責教導邏輯與辯論，這也是我進入



**Tsocheng** 大學院後將進一步鑽研的學科。由於我大考的最後一部分包括了邏輯與辯論的測試，所以我的親教師們認為讓我先跟一位在邏輯學非常有名望的老師歐罕 (**Ohon**) 學習一些初級課程將會令我受益匪淺。

歐罕來自蒙古，是一位非常有學養的喇嘛，他是阿迦仁波切 (**Akya Rinpoche**) 的終生親教師，那時阿迦仁波切約三十來歲，是位頗有財富且廣受敬重的喇嘛，他很慷慨親切地同意讓歐罕請假來教導我。歐罕同時也擁有西藏學術界崇高的 **Yongdzin** (教授) 頭銜，因為他是阿迦仁波切的終生親教師，所以大家都尊稱他為歐罕·阿迦教授，這為能幹的教授很快地就讓我掌握了應付大考中邏輯部分應具備的知識，使我後來能夠順利進入 **Shadupling** 學院更進一步學習邏輯與辯論。

此時這廂我住的所在，也為我將臨的大考及進入大學院事宜熱烈準備著。由於這是我生平的大日子，所以我的總管不厭其煩也不吝花費在張羅一切，他找來了城裏最好的裁縫，為我量身訂做紅棕色的僧袍達幹 (**dagam**)。達幹是一種與兜嘎 (**Toga**) 類似的寬大僧袍，坐下來時可以將整個身體罩在裏頭，也是我進入喇嘛大學院後每天所必須穿著的正式服裝。我的總管還從臨村請來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制帽師傅，為我訂制喇嘛的傳統黃色羊毛尖帽。另外，我還有了一雙全新的靴子。

這些零零總總的準備工作，讓我不禁感染了快樂與興奮的氣氛。我愈來愈迫不及待想要穿戴這些新衣服及新靴子。每天從大清早開始，廚

房裏便會飄來陣陣另人垂涎的香味，我的廚師也請來許多幫手，準備大考後將要舉行的慶祝晚宴。

我的父母和親人們也在考試的前一天抵達古本寺，他們並不想錯過我生命裏這最重要的一刻。最後，我衷心期盼的那一天終於來臨了，我心情忐忑不安地依照指定的時間去見大學院住持(khenpo)，依照規定，我必須單獨前往，不得有我的親教師或僕人陪伴。我猶豫不安地進入他的房間，一般而言，喇嘛大學院的院長通常是由一位有名望的仁波切擔任，當時住持這個職銜是由一位學養深厚、極受尊崇的喇嘛所擔任。他坐在一座高臺上，我對他行了三次五體投地的大禮，並向他獻上祈福的卡達，他則以摩頂來爲我祝福，然後我就在他的腳下坐下來了。

他先問我，是否仍堅定的想要參加這場考試，並問我是否真的已準備充分？不像我生來是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註定當一個仁波切的轉世，對於這次的考試，我堅定自若地答說：La-les, La-les（是的）。然後他就從身旁挑出一部經書，隨手翻開，開始大聲誦讀那頁的經文，他念完一段之後，要求我接續下去，將整頁經文背完。他以這般方式向我測試了好幾本經書，我全數流暢毫無滯礙地背誦完畢。當時，我多年來勤奮苦讀的努力，似乎有了一個最清晰的目的。

當我終於可以離開住持的房間時，我內心充滿了興奮與驕傲。我已成功跨越了大考的第一道難關，朝著喇嘛大學院之門邁進一大步。大考(Dura)的第二部分是由古本寺的行政官 Shengo 主考，Shengo 一職不

僅擁有維持古本寺整體秩序的司法權力，同時也是喇嘛大學院的監考官，他負責管理學院中喇嘛們的舉止言行，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循規蹈矩，不觸犯戒律。

當我去見 **Shengo** 時，依然必須對他行三次禮拜，但由於他的身份不是喇嘛，所以他不用摩頂禮來接待我。與先前的第一關比起來，這次的考試顯然容易得多，**Shengo** 只考我三本經書，對他提出的每個問題，我都回應得很恰當。當 **Shengo** 闔上那第三本經書後，他把在前房等待的本卓叫進來，然後他們兩人一起祝賀我在考試中的優秀表現。本卓隨後陪我回到房間，我的雙親正焦急地等待考試的結果。我想諸位一定可以想像得到，當我告訴他們我在考試中的成功表現時，他們是多麼爲我感到高興與驕傲。當時我父親高興地幾乎說不出話來，而母親則是不停地拭著眼角的淚水。那天晚上，我懷著興奮與驕傲的心情入睡，因爲我知道從明天開始，我將可以和大學院的其他喇嘛一樣，真正成爲殿堂中的一份子。

## Chapter 9 我的弟弟達賴喇嘛

... 催促喇嘛們召開代表大會的螺角，不尋常地響起了哀淒的詠歎曲調。班禪喇嘛圓寂的消息，如風一般，迅速地傳遍了西藏的每一村落，以及大小寺院。就在不久前，班禪喇嘛在他從北京前往拉薩的旅途中，還曾經取道古本寺做客數日，然而，現在他已在另一次的拉薩之行中，於 **Kantse** 圓寂。

自從達賴五世認證他的高級親教師 (**great teacher**) **Tashihunpo** 寺的班禪喇嘛為「**0-pa-me**」，即阿彌陀佛 (**Amitabha**) 的轉世之後，從此每位班禪喇嘛的轉世都被賦予 **Tashihunpo** 寺的住持之職。不幸的是，當初達賴五世出於感激之情的認證，竟成了日後外邦人士利用來分化西藏的工具。雖然在藏人心目中，不僅班禪喇嘛的職權僅止於 **Tashihunpo** 寺，而且班禪喇嘛必須尊崇 **Chenrezig** 的轉世，即達賴喇嘛。但是由於西藏與中國間由來已久的衝突，中國人長久以來便試圖在暗中離間達賴與班禪。然而，對所有西藏人而言，達賴喇嘛仍是唯一至高無上的政教領袖。也因如此，中國也儘量避免任何和達賴喇嘛的直接對立。

班禪喇嘛生前的這次拉薩之行，其實是有其政治意味的。古本寺位處偏遠、近乎無政府狀態的中國領域中。雖然名義上，古本是受西寧的

地方軍閥馬步芳管轄，古本當地的居民卻深信，他們原本應該屬於西藏。古本寺是班禪喇嘛生前最後拜訪的寺院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當班禪喇嘛離開古本寺之後，並非直接啓程前往拉薩，相反地，他選擇在遠離拉薩的中、藏邊境活動。班禪喇嘛圓寂的 **Kangtse** 即位於中國境內。中國人還提供了一支不下千人的武裝護衛，意欲陪同他前往拉薩。而我官方對此一舉動的回應是：拉薩隨時歡迎班禪喇嘛，但中國軍隊無論如何不得進入西藏領土。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西藏各地對班禪喇嘛半帶敷衍的哀悼，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以古本為例，追悼的儀式，並無不同于對一般高僧的追思，其規模甚至小於數年前為曾主持我剃度的 **Chesho** 仁波切所舉行的儀式。但是整個過程仍是盛大而莊嚴的，是在佈置了無數油燈與蠟燭的古本聖殿 **Serdong** 寺中完成。

「**Serdong**」在藏語中的意思即「金樹」，有著鍍金尖頂及彩釉琉璃，四層樓高的 **Sertong** 寺圍繞著一株古木而建。大約六百年前，偉大的改革者宗喀巴 (**Tsong Khapa**)，就在這棵樹的所在地誕生，並在這裏接受剃度。傳說中宗喀巴的頭髮便化做這棵樹的樹根。這棵樹被與 **Sertong** 寺等高，銀色的 **Chorten** 嚴密地保護著，**Chorten** 上滿布著來自各地的朝聖者獻上的華麗裝飾與珍貴珠寶。**Chorten** 本身又再被六個約五呎高，較小的金色 **Chorten**，及十二個六呎高的金色油燈，和無數銀色油燈圍繞著。這些有著不下十五個燈蕊的巨大油燈，需要兩個成年男子伸直了手臂才能合抱。**Sertong** 寺外，是一片濃蔭蔽日

的大樹。我極愛這個地方，在我每天去 **Tsogtchen** 的途中，我總是習慣從這裏經過。另一個讓我特別喜愛 **Sertong** 寺的原因是，在每年最宜人的`月份裏，我總是約了朋友在此相會。

附帶一提的，班禪喇嘛圓寂前，在 **Kangtse** 會見了拉薩政府派來尋達賴喇嘛新轉世(即達賴十四世)的帶表團。雖然代表團在不久之後即認證我的弟弟，**Lhamo Dondrub** 是新轉世的達賴喇嘛，但班禪喇嘛在病榻上，向代表團提到了一位由母親陪同，從 **Lonpa** 來到古本接受他祝禱的小孩，在班禪喇嘛用絲帶輕拂過每位受禱者時，這名小孩伸手抓住了絲帶，並執意不肯鬆手。班禪喇嘛顯然對此印象深刻。

代表團也因此決定長駐古本。根據西藏的習俗，這支有四十名成員的代表團團長一職，是由官方代表高級喇嘛 **Kyetsang** 仁波切，以及民間代表 **Kunsangtse Dzasa** 共同擔任。雖說這支代表團停留在古本約兩年，他們始終很謹慎，且儘量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尋找達賴十四世。但是，古本當地的僧侶們大多認為，那名經常被母親帶來朝聖的 **Lonpa** 小孩，會被認證為達賴十四世，即 **Chenrezig** 的新轉世。

不久，代表團傳出了他們曾經拜訪我的 **Tengtser** 老家之消息。此舉使得所有的僧侶都非常熱心地向我探察原委。由於代表團的原則是在得到最後結果之前都要保持沉默，所以我也是一無所知。甚至前來古本探訪我的父親，亦對此種傳言表示難以置信。我的父母是單純的農民，他們根本不會懷疑那些上門乞求飲水與食物的旅客，竟是千里迢迢前來尋找達賴十四世的代表們裝扮的。事實上，由於尋找達賴喇嘛

轉世是一項必須非常小心謹慎的工作，代表團的成員們不得不喬裝成一般的旅人，以便可以對每個可能的人選，在暗中做最客觀的觀察。

隨著代表團在古本不下兩年的停留，古本地區的僧侶們，對於究竟誰才是達賴十四世的興趣也與日俱增。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由代表團的成員，**Sera** 寺的喇嘛，**Kesang** 那兒，知道了當初 **Kyetsang** 任波切及 **Ketsang** 等人造訪我家的經過，以及為何我的弟弟 **Lhamo Dondrub** 會被認證為達賴十四世。在那次拜訪 **Tangser** 的計畫中，他們喬裝成一隊正要去 **Chakhyung**，但在途中向我父親借宿一晚的商人。為了在最自然且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對所有情況做最直接的觀察，眾人中地位最高的 **Kyetsang** 任波切甚至志願喬裝為僕役。當他們一行人第一次走近我家的農莊時，我家簷下導水管的特殊式樣，立即引起 **Kyetsang** 任波切的注意，那就是早些年曾激發了我和玩伴們豐富想像的那個導水管。

**Kyetsang** 任波切知道，拉薩的高僧曾經在夢中看見，當時尚身份未明的達賴十四世，站在有著這種導水管的屋簷下，他決定對小 **Lhamo Dondrub** 做進一步的觀察。他吩咐已喬裝成他主人的隨從們向我父母借宿，我父母自然是欣然答應。那晚，他以僕人的身份，和 **Lhamo Dondrub** 玩了好一陣子，他對小弟的反應，印象十分深刻。

**Kyetsang** 任波切隨身帶了一些達賴十三世的遺物，每當他遇到可能的達賴十四世人選時，都會向他們不經意地顯現這些遺物，以試探其反應。在和 **Lhamo Dondrub** 進一步接觸時，**Kyetsang** 任波切佩帶了

一副達賴十三世的念珠，**Lhamo Dondrub** 在看到這串念珠時，馬上很生氣地對 **Kyetsang** 任波切說，那串念珠是他的。而且無論別人好說歹說，他依舊堅持他對念珠的所有權。**Lhamo Dondrub** 是個特別活潑且精力旺盛的小孩，此刻他也毫不退讓地要求 **Kyetsang** 任波切將那串念珠還給他。

不僅如此，**Lhamo Dondrub** 還說 **Kyetsang** 任波切是一名來自拉薩的喇嘛，更令人訝異的是，**Lhamo Dondrub** 竟然用純正的拉薩口音和他們交談，同樣的情況在 **Lhamo Dondrub** 看到達賴十三世的拐杖和一面鼓時再度發生，他堅持那些東西是他的而不肯鬆手。在整個過程中，**Lhamo Dondrub** 一直十分亢奮，在其他人試圖強行取走那些他認為是屬於他的東西時，他甚至忿怒得幾乎落淚。

我的母親看見了這一切，她無法瞭解何以平時一向聽話的孩子會變得如此執拗，她尷尬地向孩子保證，一定會買一面大鼓給他，但是 **Lhamo Dondrub** 就是不肯放棄那面小鼓，還堅持要帶著小鼓就寢。我母親只有趁他熟睡時，才從他緊握的手中取下小鼓，交還給 **Kyetsang** 任波切。雖說 **Kyetsang** 任波切至此已對 **Lhamo Dondrub** 十分滿意，他仍不露半點風聲。第二天一早，他們隨即在不驚動別人的情況下，匆匆離去。



## Chapter 10 家人遷居拉薩

.. 期盼已久的一刻終於來臨了，代表團正式對外宣佈，將邀請 **Lhamo Dondrub** 前去拉薩。但即使如此，我們仍不能確定，這是否代表官方的最後決定。更何況，**Lhamo Dondrub** 啓程的日子，也還在未定之天。原因之一是中國政府果不其然地刁難，馬步芳政府先是向代表團索取三萬元的保護費，但是在代表團好不容易籌付了這筆錢之後，貪得無厭的馬步芳隨即又要求再追加一萬元。至此，代表團已沒有能力再支付這筆額外開支了，不得已之下，只好和中國政府展開冗長的交涉。最後，代表團向回教商人商借，湊足了錢數，並如數交給馬步芳後，他終於同意放行。

這時，各種前置工作已經陸續開始進行，這趟拉薩之旅，僅僅在行前的準備上，就得耗時數日。我的父母，以及兩個弟弟 **Gyalo Dondrub** 和 **Lobsang Samten**，也將隨同 **Lhamo Dondrub** 一起遷居拉薩，妹妹這時已嫁爲人婦，自然不再是家庭的一份子，而我現下已是第四級的 **Shadupling Dratsang**，極需潛心鑽研課業，因此，我們兩人並不在這次的隨行之列。

要和即將遠行的家人們分開，對我而言是極爲難受的。特別是這次的離別之後，下次的重聚將會是如此地遙遙無期。因此，在內心深處，

我對這個不讓我同行的決定，非常不滿。這支龐大的車隊出發當天，我懷著黯然沉重的心情，和許多僧侶們一同護送著車隊的最初兩小時行程。**Lhamo Dondrub** 和 **Lobsang Samten** 一起乘坐在一頂特別訂做、由騾子馱著的轎子上，我的母親也坐在一頂類似的轎子裏。

在一個小山丘頂上，我最後一次和家人們擁別，直到此刻，我仍滿心地期望著，他們會在這最後的一刻，決定讓我同行。父親似乎察覺到我的心意，在分別之前，他向我承諾，他會盡力安排，讓我前去拉薩。車隊隨後便與送行的隊伍分開，正式開始了漫長的旅程。我駐足在山丘上良久，目送著車隊朝向遠處靛藍的崇山峻嶺間前進。而拉薩，應該就在那些山嶽的另一端，遙遠無比的西方吧？車隊終於從視線中消失，我將座騎轉向歸去的路，任憑淚水滑落我的臉頰。

我黯然地回到空寂的住所，就在不久之前，弟弟們還在這兒愉快地嬉戲，而現在已經人去樓空，留下來陪伴我的，只有四處散落的玩具。其後數日，我常在夢中醒來，似乎 **Lobsang Samten** 仍在喚我幫忙，或是聽到 **Lhamo Dondrub** 又被惡夢所擾，然而這些都祇是幻覺罷了，要讓自己再安然入睡是多麼困難啊。

一位元旅行者首次帶來了關於車隊的消息，他曾在藏北高原遇到車隊。此外，他還帶來了家人給我的十銖（**Ten Gormo**）和一頭乳白色的美麗小馬，這是爸媽對我這些年來扶持弟弟的獎賞。之後，一直等到前來朝聖的人們提及中國報紙的相關報導，我們才知道車隊已平安抵達拉薩。曾有一位內閣大臣率領著隨從們，在途中迎接車隊，並轉

呈拉薩的官方信函，**Lhamo Dondrub** 從此正式被授以達賴十四世的尊號。1939 年 10 月 7 日，達賴喇嘛在來自拉薩以及西藏各地無數人民的歡呼及促擁下，乘坐官方派出的金轎，以最隆重的儀式進入拉薩。在次年二月的新年慶典上，官方正式為達賴喇嘛舉行登基大典，並授予他新的名號：**Ngawang**—雄辯的，**Lobsang**—智慧的，**Tenzin**—信仰的守護者，**Gyatso**—浩瀚如海的。

1939-40 的冬季，古本寺為嚴寒及異常大量的降雪所苦。有時，我們甚至得在一天之內，爬上屋頂數次，去清除積雪，以防房舍被壓垮。街道中央也堆滿了和人同高的雪堆，祇有在建築物邊緣，留有僅容人行的狹窄步道。覆蓋著積雪的古本寺，雖然看來美不勝收，卻也累苦了僕役們。以取水為例，他們不僅要先下達水源，然後還需費勁地敲碎厚厚的冰層，最後還得扛水回到寺內。

由於如此的嚴冬，實在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準備不周的我們，吃足了酷寒的苦頭。大部份的寺廟、禪房、及寢室都沒有暖氣，只有少數房間有可用的壁爐，在此時要加裝壁爐也為時已晚，而且實在是所費不貲。我們只有用銅火盤，盛著廚房用剩的炭渣餘燼來取暖，銅火盤唯一的好處就是攜帶方便，你可以帶著它來來去去，放在你需要的地方。隨著酷寒的持續，我們更從附近的 **Lussar** 市集，買來更多的銅火器。

逛市集總是充滿了樂趣，我們可以好整以暇地，從各式各樣的火盤中挑出合適的，此外，火爐的備用零件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儘管我

們如此費心地準備，酷寒依然還是令人難以消受，每當刺骨寒風呼嘯著沖入寺內，我們祇有悲慘地瑟縮在一起。即使是在小禪房內，逼人的寒氣也同樣讓人無法久留，光是伸手翻書便足以讓人手指凍僵。我祇有採蓮花坐姿，好讓冰凍的腳趾緊貼著大腿。幸好 **Tsendru Gyatso** 總是盡其所能、無微不至地看護著我，他會適時地遞給我一杯熱茶，或是替我的火盤添些炭火。

和我年紀相若的沙彌 **Dondrub Gyantsen**，陪著我渡過了許多艱苦的日子，很快地，他便成為我最忠誠的摯友。無論環境困厄與否，他一直是最令我信賴的幫手。那時，我滿腦子都在偷偷計畫著去拉薩和家人重逢的各種方法，他總能適時地給我寶貴的建議與忠告。

在達賴喇嘛登基的前夕，我終於收到了家人給我的口訊。當時隨著爸媽一起前去拉薩的堂叔 **Tsering Dondrub**，帶著多位僕役及一位來自 **Sera** 寺的喇嘛 **Chandzo Jampa**，一起從拉薩回到古本。目前堂叔的妻兒們已遷入我在 **Tangtser** 的老家，他在不久後也要去 **Tangtser**，和他們一起接管我家的農莊。**Chandzo Jampa** 及堂叔，選用了耐力與速度皆十分良好的駱駝，以通過積雪的藏北高原。父親並托他們帶給我四頭，牠們是上天賜給西藏的恩寵之一，雖然牠們毛茸茸的外表，配上紅通的面孔，看來十分嚇人，但是牠們碩大的體型和溫和的性情，都令人十分滿意。

堂叔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要帶著目前住在 **Chungtsi** 的姊姊 **Tsering Droma** 及姊夫前往拉薩；此外，他還要去西寧的馬市採購大量馬匹。

與拉薩相較，西寧馬市可說是物美價廉，堂叔先回 **Tangtser** 去探望家人，並將姊姊一家人帶來古本，接著又要去西寧辦貨。臨行前，他來古本寺與我話別，我央求他在抵達拉薩後，儘快替我安排，以便我能儘早和家人團聚。在 1940 的夏季，我再次悲傷地看著堂叔的車隊，趕著百來匹的畜群，浩浩蕩蕩地啓程前拉薩。除了我之外，全家人都將會齊了，到底我還要忍受多久的分別之苦呢？

這一陣子，去拉薩與家人團圓的渴望，以及前些時候代表團在此地尋找達賴十四世所引起的興奮與騷動，對我的修業而言，並沒有什麼正面的幫助。因此，對於即將到臨的會考，亦即鑒定我修完 **Shadupling Dratsang** 前五級課程的鑒定考試，我的內心感到既期待又有些忐忑不安。

在堂叔的車隊啓程後數周，親教師 **Shengo** 通知我正式考試的日期。考試一連五天，每天下午，我要接受由教授各門學科的 **Dratsang** 組成的評鑒委員會口試，口試內容涵蓋過去幾年間所有我曾修習的科目。此外，我還必須回答比我資淺的沙彌們提出的問題，我於是下決心重拾書本，只願剩下的數周時間，足夠讓我準備這許多年來荒廢了的課業。

我的親教師 **Ohon Yongdzin** 熱心地幫我溫習，並巨細彌遺地爲我重點復習，以期我能徹底融會貫通。這番功夫顯然並沒有白費——雖然我的成績並非頂尖，但我順利地通過了考試。不過，由於成績不盡理想，在 **Khenpo** 及 **Shengo** 依照傳統親自來住處恭賀我時，不禁讓我感到有

些羞愧。無論如何，我仍然興采烈地參加隨後的慶功宴，畢竟我已完成了大半的養成教育。

在我完成考試後，想和家人團聚的念頭與日俱增，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在拉薩的親人們。我完全不能瞭解，為何他們不能准許我去拉薩完成我的學業，甚至當總管明白地指出，我不應忽略 **Tagster Labrang** 時，我還是不願意順從這個相當合理的說辭，現在事實已十分明顯，他們不能接受我的觀點，我也不願聽從他們的意見，我似乎只有另尋他法，才能改變現狀。譬如說，逃離古本！前往拉薩的蓬車道，在這個季節尚不利於旅行，但我可以另覓他途；方法之一是，我可以先經由西寧前往沿海地區，然後在海港搭船到印度，接著再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即可抵達拉薩。這條迂回的路線，要比經由蓬車道多花三倍以上的時間，然而我並不在乎。

我秘密地開始了準備的工作，一位元在西寧中國行政單位做事的回教友人，甚至為我備妥了護照及其它相關的文件！雖然這個暗中離開古本的計畫，不久即因為風聲走露而被迫放棄，但是我的師長們，卻也因此瞭解我堅定的去意。他們至此也不得不承認，唯有准許我去拉薩，才是正確的決定。

對於此事，我真的是喜出望外，在我最勤奮且精明的助手 **Dondrub Gyantseng** 協助下，我全心全力地開始準備這個前後長達四個月的漫長旅行。但是很不幸地，我又再度因此荒廢了學業。當 **Chandzo Jampo** 再次隨著堂叔從拉薩來到古本時，我們已完成了初步的準備工作。

Chandzo Jampo 並帶來了父親的家書。這次我終於能喜逐顏開地讀完了信。信中說道，他現在已經要兌現當初曾給予我的承諾，他並且要將去留的決定權留給我。雖然他很坦白地告訴我，目前我最好還是應該留在古本修業，但是如果我決定要去拉薩，Chandzo Jampa 會給我必要的幫助。我想離開古本的念頭早已堅定無比，如今又得到父親的許可，再沒有其他理由可以讓我留在這兒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家人們相聚，我們曾經如此地親近，而現在卻要被迫分隔兩地。我的家人是我最最珍視的，我對父母以及弟妹們的愛，是其他任何事物所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無法與家人相聚，曾經使我的意志極度地消沈。我尤其思念我的母親，再沒有什麼能夠替代她給我的愛、她菩薩般的慈悲心腸、以及她出於天性對我的瞭解，我何時才能重新回到她的懷抱呢？

## Chapter 11 從古本到拉薩

前往拉薩的準備工作正縝密進行著，由於這次旅程所經之地大多荒無人煙，所以途中所需的糧食大部份都得自行攜帶。即使糧食不成問題，我們沿途卻還得提防盜匪打劫，所以旅人們都盡可能地結伴同行。爲了安全，我們組成了一支有 22 名成員的旅隊，另外還有大批用來馱負帳篷、糧食的牲畜。沿途可能下雨，有時需要渡河，因此所有的行李、食物都得包紮的密不透水才行。一旦出發後，一切就只有靠天保佑了。

我找到了一些用油脂處裏過的防水皮袋。每只可以容納一人份的 **Tsampa**、四人份的麵粉及二人份的炸硬面團。每只袋子裝滿後重約七十磅。我的廚子們花了許多天的工夫準備了大量這種油炸、滋養的炸硬面團，炸好的麵團小若櫻桃，我們可以方便地將它們置於杯中，沖入熱茶待其軟化後食用。我們也攜帶了奶油、大頭菜、洋蔥幹、甜菜根、醃蘿蔔、藥草及茶葉。另外我們也準備了一些肉，但是一般說來，肉類不必事前準備，我們可以沿途打獵或向牧人們購買。我們也裝了一些幹豆，以作爲馬匹的飼料，以防在途中沒有足夠的糧草。

這些後勤的民生必需品的數量是如此的驚人，讀者們應不會對我們這支隊伍的實際規模感到意外。我們共有 120 匹馱獸，其中有 40 匹馬可供我們在漫長的旅途中交替更換坐騎。隊伍中還包括了我的好



友 **Dondrub Gyantsen** 及我住在 **Balangtsa** 的叔父。另外，一支由 **Chandz Jampa** 籌組的商隊也將和我們同行，**Chandz Jampa** 從不放過任何賺錢的機會，在得到我父親半職業的指導後，他在西寧附近選購了一些上好的馬匹和騾子，以便在到達拉薩以後以高價出售給公侯貴族們，單是屬於他的牲畜中就有不下一百五十匹的馬。

若非情況特別緊急，百年來所有選擇這條路線的旅隊總在夏季或冬季出發。有好些旅隊則是由許多來自各地的隊伍漸次在旅途中集結而成的。我們的隊伍在經過漫長而仔細的準備工作後，和另外兩支分別由 **Chandz Jampa** 和一位回教徒 **Matsenshi** 帶領的隊伍一起從古本出發。**Matsenshi** 受雇於位在西寧的中國政府機構，他就是我先前提及的那位曾經幫我取得護照及其它檔的回教朋友。除了我們三支規模較大的隊伍之外，其他還有一些以僧侶或是牧民家庭為主，準備去拉薩朝聖的小型隊伍也與我們同行。當我們抵達最後一個旅聚集結點 **Tsaidam** 時，隊伍中的各類牲畜總計達二萬頭之多。

我們這樣龐大的隊伍，前進的速度當然十分緩慢，但相對的，我們旅途中的安全也因人數眾多而得到最大的保障。此外，若有需要，大家能夠隨時互相支持。當然，誰也不能保證旅途中不會遇到盜匪的打劫。若遇上了經驗豐富的悍匪，我們的旅隊仍得奮力殺出一條血路才行。

一位懂得占星術的專家認為五月十九日是最適合我們啓程的日子。而當天的天氣的確也十分配合。先前一連下了十四天的雨，天空

才剛剛放晴，短時間內應該不會有天候上的問題。每年五月，古本地區常會下起傾盆大雨。當地表在豔陽連續數周的曝曬下開始龜裂，湛藍的天空會突然烏雲密佈。人們急忙躲入室內，天庭的出水口也已蓄勢待開。滂沱大雨即將傾盆而下。乾枯的大地饑渴地吞飲著久違的雨水。轉瞬間，整個地區就變成了一個超大型的土耳其浴池。冰涼的雨水落在燥熱的地面上立刻蒸發起漫天的霧氣。大量的霧氣甚至遮蔽了村落和山丘，一直要等到雨停後，霧氣才會漸漸消散。然而地面蒸散的水氣很快地又形成新的雲層並帶來另一波的大雨。直到太陽再度露臉時，這壯麗的景觀會接連出現數次。樹木在豐沛的雨水滋潤下紛紛萌芽，在雨後的陽光照耀下顯得青翠無比。綠草也以驚人的速度鋪滿曾經乾涸的大地。原本被曬成了紅棕色的土地，很快的變成了一塊百花齊放的五彩翠綠地毯。

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美麗的日子離開了古本寺。負責馱物的牲畜最先出發，接著是騎馬的隊伍。我從窗戶中靜靜地看著大家忙著做好出發前最後的準備工作。盼望了許久的這一天終於來了，但此刻的我卻因為必須與許多好友分別而依依不捨。在古本寺的這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時光，我在潛移默化中所受到的影響遠超過我所能理解的範圍。我衷心地感激古本寺的每一個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所為我付出的一切將會使我無以回報。在昨晚的惜別晚會中，我向住持、親教師及我朋友們一一辭行。他們對我的關心至今仍然令我感念不已。住持送我一件皮大衣使我在旅程中常保溫暖。我的好友 **Seto** 仁波切替我準備了美味的食物供我在旅途中食用。一向對我要求嚴格

的親教師 **Minyang** 仁波切，此時早已上了年紀、頭髮、斑白，他也溫和慈祥地替我準備了一件華美的羊皮衣，以免我在藏北高原受到風寒之苦。我心情激動地收下了他們的禮物和祝福。我衷心地爲他們致上我最深的感謝。

離開古本寺的儀式與十年我剛入寺時大致相同。我騎在馬背上，後面跟著一位喇嘛，撐著代表我的階級的黃傘。我緩緩地走過排成長列的僧侶面前。這些僧侶或沉默、或則低聲誦經，木管和喇叭合奏著美好合諧的音律，但此刻這似乎半帶哀傷的旋律卻讓我覺得心緒混亂。當我終於走過這僧侶集合成的長列，來到棚子的盡頭時，我心頭的焦慮才稍微釋然。在這棚子下，朋友們肅然地爲我獻上最後一杯茶。在我喝完後，他們之刻再將茶杯添滿，就這樣讓它留在桌上。習俗上，這是希望遠行者能夠儘快平安歸來，能有機會再和大家一起共飲這第二杯茶。我含著滿眶的淚水，努力控制自己激動的情緒，而此時內心更是交雜著快樂、憂傷和感激的心情。我將手伸入外套的口袋，握緊了我隨身攜帶，裝有護身佛祖雕像的黃色外盒，祈求祂的庇佑。在和大家最後一次道別後，我遙遠的拉薩之旅正式開始。

**Lhagsam** 在得到許可後，一路護送我到旅程中的第一個旅隊集結點—**Trekhog** 平原。在攀爬了一段漫長陡峭的山坡路之後，我們于黃昏時刻順利地抵達了 **Trekhog** 平原。這片草原的四周圍繞著人跡罕至的荒山野穀。草原上只有一條河流流貫，除了一兩處牧民的聚落和深山中一些住民外，這片廣大的草原上幾乎荒無人煙。爲了節省我們

攜帶的有限存糧，我們向游牧人家買來牛奶和肉類。由於這裏的海拔約有一萬二千呎高，空氣稀薄，我們在升火時必須借助風箱才能使碳火持續燃燒。

我們一共在 **Trekhog** 草原停留了三天，等待其他隊伍前來會合。第三天傍晚，草原上已搭起了不下四十個帳篷。此時 **Lhagsam** 終於不得不與我道別，我們倆人淚流滿面、相擁而泣，這是多麼令人痛苦的離別啊！我是如此地捨不得與這位多年來照顧我，扶持我的好友分別；自從 **Puntso** 過世後，**Lhagsam** 就擔負起照顧我的責任，每天早晨他都會到我的床前把我叫醒，和藹的詢問我的身體健康狀況，然後替我做頭頸部的按摩。他不僅是我的老師、我的監護，他更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長長的擁抱之後，**Lhagsam** 送我一條手巾和五十元（**gormo**），並再三叮囑我要永遠保有虔誠正直的高貴情操。第二天清晨，在最後一次擁別後，他立刻翻身上馬，頭也不回地疾馳而去。當其他人正忙著準備出發事宜之際，我則靜靜地看著 **Lhagsam** 逐漸遠去的背影，一直到他和馬兒都消失在遠方的天際為止。

在我們出發數小時後即抵達了當天的目的地 **Tongkhor**。我們在山邊的一座小寺院下紮營過夜。再走了三天，我們到了可哥諾（**Ko-Ko-Nor**），即所謂的藍湖。藍湖以它如藍寶石般澄澈湛藍的湖水聞名，明亮如鏡的湖面上，倒映著四周終年覆雪的山巒。天氣和暖時，微風吹在湖面上，泛起陣陣的漣漪，呈現一好山好水的優美景致，然而每當暴風雨來襲時，藍湖的波濤卻也異常地兇猛，讓人驚懼。我對

藍湖的美麗與廣大無邊早已耳聞，因此當我初到藍湖邊時，聽旁人提起環湖一周得耗時三個星期之久時，亦不覺得意外。有幾位僧侶在湖中的石島上蓋了一座寺院，在那兒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靈修生活，他們連一條用來和外界交流的船也沒有，只有在冬季裏，當這個海拔數千呎的大湖結冰之際，僧侶們才徒步走過冰封的湖面，向居住在岸邊的人家化緣。附近的居民在天氣轉冷時會在湖中捕魚。當天氣暖和的時候，他們則不以魚類為食。

## Chapter 12 抵達拉薩

... 星相學家們已經幫我選擇了一個到達 **Lhasa** 的好日子，至少從目前的天氣來看，他們的選擇似乎是對的。爲了歡迎我們所準備的宴會，預定在距離首都只有一個小時路程的 **Rigya** 舉行。我在那裏下了馬之後就被帶到一個帳棚裏，一位代表達賴喇嘛的高僧在裏面歡迎我，並且賜予我白色祈福巾和一條由達賴喇嘛親自打結的紅色短帶 (**sungdu**) 讓我套在脖子上。歡迎我的禮物不是像以前的牛奶和麵粉，而是許多塊亮麗的羊毛及絲綢布料，因爲這些東西比食物更適合。當代表達賴喇嘛的高僧完成了他的歡迎，接著來自臨近的 **monasteries of Drepung** 及 **Sera** 的代表也來表示對我的問候。根據以前第五世達賴喇嘛在於邊界上的劃分，我的故鄉 **Tengtser** 是屬於 **Drepung** 的轄區，而 **Drepung** 又是 **monastery of Kumbum** 的上級。**Drepung** 的 **Shengo** 也賜給我一條大的祈福巾。此時我感覺到有些被我的新衣所束縛住，並且也有點被這些莊嚴的禮儀給困惑了。

此時許多高僧帶著他們的僕人準備和我們一起進入 **Lhasa**（拉薩）的 **Norbu Lingka**，達賴喇嘛正在那裏等著我們。**Norbu Lingka** 是達賴喇嘛的夏宮，它的意思是「珠寶花園」。但當達賴喇嘛那棟具有金頂的冬宮 (**Potala**) 遠遠朦朧地出現在眼前時，我心中卻是充滿著喜悅，終於快到達那嚮往已久的城市了！過沒多久之後，那個有許多壯麗建

築和美麗花園的 **Lhasa** 已整個呈現在我們眼前。因為由北邊入城，所以我們穿越 **Lingkor**（在 **Lhasa** 城最週邊讓朝聖者暫時停留的圓形道路）。許多群眾已經在聚集了，並且從各地來的觀光客也已陸續趕到，我對這種景象感到眼花撩亂而不知從何看起。父親指著一處大花園，並且告訴我那裏將要蓋一棟大房子給我們。經過 **Potala** 的南端及穿越 **Chorten** 城門，我們到達了城西的 **Norbu Lingka**。午後溫暖明亮的陽光，將 **Potala** 金色的屋頂照得好像在燃燒一樣。

石獅子矗立在達賴喇嘛的夏宮前，穿著歐式制服、佩帶現代步槍的哨兵則站著門口值勤。在父親的指令下，大家紛紛下馬，然後父親帶著我到我們暫時居住的小屋去。我在門口遇見母親，並且再次被父母華麗的外表所驚訝。雖然不容置疑地父親是一家之主，但母親通常支配家中所有的事情。現在假使不管她那一身亮麗的服裝，母親看來仍舊和以前一樣。就像 **Gyayum Chemo (Great Mother of the King)**，**Dekyi Tsering** 的表現就如平時一樣，但同時她又散發出相當莊嚴的感覺。此時的我已將自己投向她的懷抱。

經過了在 **Kumbum** 幾個月變化不定的日子、艱辛和物質缺乏的長途旅行、以及前幾天的興奮之後，我終於又再次回到了給我安全和保護的家中。母親默默地給我一碗凝結 (**curdled**) 的牛奶然後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髮。這種情景就像以前我玩的太熱時，會跑到廚房去找她一樣。還沒有結束向母親的問候，姐姐 **Tsering Droma** 就跟在弟弟 **Lobsang Samten** 後面跑進房間裏來。令我驚訝的是姐姐手上的繃祿

中居然抱著兩個小孩，一個是姐姐的小孩—**Tenzin Ngawang**，另一個是母親在 **Lhasa** 才生的妹妹—**Jetsun Pema**。

那天下午，我被准許進入 **Norbu Lingka** 晉見達賴喇嘛，他住在一個由黃色城牆圍起的建築物裏。父親帶著我穿過黃色城牆上的門，然後進入 **Kesang Potrang**，接著再引我到達賴喇嘛讀書的小房間。三位負責監督達賴喇嘛念書的住持都在那裏，他們分別是 **Simpon Khenpo, the Master of Robes; Sapon Khenpo, the Master of Religious Ceremony; and Chopon Khenpo, the Master of Tea**。依照傳統禮儀，我跪地向達賴喇嘛臥拜三次，並獻上白色祈福巾。我弟弟達賴喇嘛現在已是六歲半的少年了，他穿著一件和其他喇嘛一樣簡單的紅袍。由於那三位住持在場，所以達賴喇嘛仍然表現地很拘束，並且有禮貌地詢問關於我旅途的事，但之後他卻牽著我的手到花園去。那花園有壯盛的樹木，在樹蔭下也有盛開美麗的花朵。達賴喇嘛熱情地向我介紹在這樂園裏所有的奇物，包括花朵、池塘、溫馴的動物、還有才剛成熟的果實。他並且很高興地表演如何壓碎果實給我看。他也告訴我一些有關他老師 **Yongdzin Rinpoche** 和 **Tagdra Rinpoche** 的事情。**Tagdra Rinpoche** 同時也是擔任達賴喇嘛在法定年齡以前的法定代理人，弟弟也說他已經會讀和寫了。過了愉快的一個小時後我們又得分開，因為他必須去上宗教指導的課程。

當夜晚來臨時，我們全家聚集在一起吃晚餐，不曉得已經多久沒有像現在這樣子了？父親和我因為是家中最年長的男人，所以我們坐在主位上，接著旁邊是母親和已成為大男孩的 **Gyalo Dondrub** 及 **Lobsang**



**Samten**；姐姐 **Tsering Droma** 及姐夫則坐在他們旁邊。現在唯一缺席的人，就是那位能讓我們坐在這華麗餐桌前及漂亮房子內的弟弟。當達賴喇嘛到達時天早已經黑了，他很高興地向大家達禮。我們都要求他坐在主位上，但是因為尊重父親及我是長者，所以他拒絕了。最後，達賴喇嘛是坐在絲質的墊子，而我們則蹲坐在毛墊上。餐後，時間在我們全家快樂地閒聊中飛逝，很快地達賴喇嘛又再次地被帶離了我們身邊。

那夜，我久久無法入睡，心中由衷地感謝 **Buddhas** 給予我們這美好的一切。由於祂們深奧的智慧，才能使我們從 **Amdo** 的鄉村農場到 **Tibet** 的首都—**Lhasa**。在這裏，我們得到了超出夢想以外的富裕及崇高地位，我想再也不可能得到比這一切更好的了。現在，我心中深深地祈求我及家人的健康和長久的平安。

隔天清晨，一群喇嘛來訪並帶來一份和達賴喇嘛一同參加典禮的邀請函給我及父親。這種為了貴賓而舉行的莊嚴歡迎會通常是在每日的 **Drungja** 舉行。**Drungja** 是由所有喇嘛官員聚集在達賴喇嘛的大廳舉行的典禮。一位特別的助理 (**Letsenpa**) 過來幫助我，並向我解釋這將在達賴喇嘛大廳舉行的莊嚴典禮的細節。他幫我穿上一件棕色絲外套和黃色短上衣，然後帶著我到 **Kesang Potrang** 前的寺廟基座，那裏已有約六百名朝聖者正等著進入大廳接受達賴喇嘛的祝福。不久之後，**Dronyer Chemo** 邀請我擔任與他一起進入 **The Small Palace** 的首席貴賓。**Dronyer Chemo** 是這群朝聖者的 **High Chamberlain** 和

**Master of Ceremonies**；現在我跟隨他走在整個朝聖隊伍的最前面進入大廳。那些喇嘛官員早已在那裏坐在他們的毯子上。剛開始時我感到有些不習慣，但是現在已覺得好多了，因為這一切讓我回想起以前在 **Kumbum** 的情景。

當達賴喇嘛出現時，最後一位朝聖客幾乎來不及進來。達賴喇嘛小心翼翼地帶著從容自信的腳步走上他聖座的臺階，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站起來向他深深地鞠躬。當他坐下後，其他人才跟著坐下來。現在，父親和我慢慢地走向他的聖座並向他臥拜三次，然後 **Mendel Tensum** 典禮就開始了。我們將 **Buddha of Long Life** 的小雕像、小本佛經、及 **Chorten** (象徵 **Buddha** 身、口、意) 壓在我們的前額，並由達賴喇嘛為我們祈福。由於這房間昏暗的燈光及油燈閃爍的光線，使我感到四周人的臉似乎都變模糊了，只有達賴喇嘛的臉在金光中閃閃發亮。我恭敬地獻上一條昂貴的祈福巾給 **High Chamberlain**，他的工作就是負責代替達賴喇嘛接受禮物。然後我走上前到聖位旁接受我弟弟的祝福。當他將雙手放在我身上給我相當尊貴的祝福時，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雙手是多麼的美麗。

之後，我跟著父親到達賴喇嘛法定代理人的座位去，**Mendel Tensum** 典禮又再度進行。我們用祈福巾 (**kata**) 和法定代理人交換紅色短帶 (**sungdu**) 互相祝福。這亮麗的紅色短帶可以戴在脖子上、或當作護身符、或放在家中的祭壇上。後來，我們退到一旁並等待一長列的朝聖者通過達賴喇嘛和法定代理人。只有地位高的名人、高官、及喇嘛們

才可以接受達賴喇嘛將雙手放在身上的祝福；其他的信徒則接受達賴喇嘛觸摸絲帶的祝福。

此時我完全地被這莊嚴的儀式所吸引住，在這個時候，**High Chamberlain** 及一位喇嘛正端著一個大的銀茶壺走向我。當最後一位朝聖客接受完達賴喇嘛的祝福後，我的助理 (**Letsenpa**) 告訴我應再次走向聖座。依據傳統禮儀，我向達賴喇嘛臥拜三次，然後以鞠躬的姿勢端著我的木茶碗站在那裏，有人替我倒上濃郁的奶酥茶。我喝完茶後，用一塊白棉花將碗擦拭，並用一條黃絲布把它包起來放在一旁。再次地，我又向達賴喇嘛臥拜三次，然後退回我原來的墊子坐下。

同時，達賴喇嘛也喝完他的茶。然後那位端著茶壺的喇嘛再為其他在場的喇嘛倒茶，他也幫我再倒了一碗。喝完茶後，就開始分配飯食。達賴喇嘛是第一個被分配的，接著是法定代理人，由於我是首席貴賓，所以我是第三個被分配到的。習俗上，每一個人都要從碗中拿出一些飯來敬拜 **Buddhas**。在喝茶及吃飯的儀式中，達賴喇嘛的僕人不斷地從他那裏拿禮物給我，禮物包括好幾袋的米、奶油、麵粉、和厚厚的幾捆羊毛及絲布，慢慢地禮物已在我前面堆積起來。我再次地向達賴喇嘛臥拜以表達對他的謝意，此時 **High Chamberlain** 也給我一條白色的祈福巾。然後達賴喇嘛立刻站起來並隨著法定代理人和其他的重要內閣離開，其他所有在場的人都給予最深的鞠躬。

典禮之後，我帶著深深感動的心情準備和父親一起回家，但因為我是達賴喇嘛的大哥，每個人都爭先過來向我表達問候，使我幾乎無法回

到家。他們都送給我祈福巾，而我也向他們祝福。再接下去的數天，也有許多人來家中拜訪，其中有許多是內閣官員。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他們我旅途的經過以及在 **Kumbum** 和 **Siling** 的事情，相對地，我也向他們詢問關於 **Lhasa** 的問題。每天達賴喇嘛都會到家中來，但是只有停留很短暫的時間，因為他的許多工作及功課已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

當這群來訪的人潮告一段落後，我終於第一次可以和父母親及弟兄弟姐妹們一起進城作一次「神聖之旅」(**Chomeche**)，並帶著貢品到城裏所有的寺廟去進貢。**Tsuglagkhang** 或是 **Jokhang** 以及 **Ramoche** 是在 **Lhasa** 最大和最有名的寺廟，我們在那裏燒香並點燃油燈。因為這城市條理的規劃、以及建築物和花園的豐富，我認為 **Lhasa** 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都市。**Lhasa** 是由三條神聖的圓形道路將它分隔為三區；最內圈的路是圍著 **Potala** 而成的，在這區域裏，數以百計的朝聖者及訪客都不停地轉著嗡嗡嘰喳響的經輪(**prayer-wheels**)；第二圈道路又稱為 **Barkor**，它圍著 **Tsuglagkhang**、幾個街區的房子、以及許多商店而成；最週邊的那圈稱為 **Lingkor**，意思為停留區(**park ring**)，它圍繞著那個以 **Potala** 為主的 **Lhasa**，共長約五英哩。

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兩層樓的建築，而且從它們的顏色及形式來看都沒有太大的差別。現在我又再次地穿過一間帶有精緻裝飾的華麗小廟，我特別被布達拉宮周圍的美麗花園所驚訝。在屋頂排雨水的小水溝，其每端各有一顆金色的龍頭突出屋簷邊，在四周也有許多屋頂掛著寫

了經文的旗子，這些景象令我見了非常興奮。這個豐富、美麗、令我驚訝的城市，是由一群基本上反對戰爭、愛好和平的人，歷經數千年的高度發展而成的。最後，父母親終於帶我回家休息吃點心，我現在住的家只是暫時讓我們在新家蓋好之前居住的，這個新家也就是後來被中國使節團接管的那棟房子。

在接下來的某一天，我被安排到布達拉宮參觀，照例，父母及弟弟姐姐們又再次地陪著我。在這個訪問行程中，我熟悉了這整個巨大的綜合建築體，其中包括許多住家及一所大學校。在西側，有一間擁有二百五十位喇嘛的 **Namgyee Dratsang Monastery**。我們必須穿過許多長廊，爬著似乎是無止盡的石階直到上了一段相當陡的木梯才能到達宮殿的最高觀景點。從矮牆望出去的景象讓我大吃一驚，這壯觀的全景真是超過了我的想像之外。整個廣大的 **Lhasa** 城全部都散佈在我腳下，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玩具模型城。我看到了蓬馬車穿越城門入城，我也看到了在廟前的擁擠人群，及街坊的攤販們。所有的一切看起來是那麼地微小，這令我想起了我在 **Kumbum** 爲了 **Festival of Lights** 用奶油所作的高塔。從許多祭壇和金爐冒出的縷縷輕煙升入潔淨的空中，並變成透明的細絲慢慢地飄過全城。

特別地，我可以從很遠的距離清楚地看到流經城南的 **River Kyichu** 其閃爍發亮河水的流向。在山頂有國家醫學院的 **Conical Chagpori** (鐵山)，其山形線主要組成這棕色平原的邊界。在這裏，你也可以看到 **Sera** 及 **Drepung Monasteries**。這美麗的全景令我看得

入神；我牽著母親的手，並聽著她詳細地解說一切。

只要還沒有決定如何及在那裏繼續完成我的學業，我就有很多時間可以到城裏到處看看。我逛遍了所有的街道及巷子，並且幾乎到處都有新的發現。在 **Lhasa** 的每一件事情比起在 **Kumbum** 時，它是更不一樣、更豐富、及更令人興奮。在冬天開始之前，達賴喇嘛都會隨著一隊莊嚴的隊伍回到布達拉宮。我在布達拉宮學到了一些與典禮和宴會相關的事宜。在莊嚴的隊伍裏，每一個人都會穿上亮麗色彩的衣服。我父親騎著一匹壯碩的馬，而達賴喇嘛則坐了一個外面罩著黃色絲綢、由三十六位隨從扛著的大轎裏；跟隨在後的是一位喇嘛拿著被微風吹皺的孔雀羽毛傘。

我母親決定繼續留在 **Norbu Lingka** 的小屋中，直到嚴寒的氣候來臨時才要搬到 **Lhasa** 的房子去。在全家中，只有弟弟 **Lobseng Samten** 跟著達賴喇嘛搬到冬宮，他們住的房間是相當平實的。除了可以看到城市全景的客廳之外，那裏只有一間小臥房、書房、及室內廟堂。通常我只能和達賴喇嘛短暫地見面，但是卻可以和 **Lobsang Samten** 在大陽臺長時間地相處。在那裏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透過雙筒望遠鏡來觀察在我們下方市民的生活，並且相互指著人們在屋頂上升起的彩色紙龍。

因為 **Lobsang Samten**, **Lobsang Samte** 只比達賴喇嘛大兩歲，所以他們的興趣相當類似。全家只有他們兩個已經相互地用 **Lhasa** 的方言交談，其他的家人則仍在使用 **Amdo** 的方言。他們兩個已經漸漸地習慣

他們是 **High Tibetan**。無論如何，當達賴喇嘛在場時，我們都使用正式禮貌的 **Lhasa** 方言並儘量減少錯誤。

## Chapter 13 在哲蚌寺的學習

... 接近年底時，大家在由父親爲首的家庭會議中決定我應該在 **monastery of Drepung** 繼續完成我的學業。距離 **Lhasa** 約五哩的 **monastery of Drepung** 是 **monastery of Kumbum** 的上級。這個決定才剛作完，爲了我到那裏所做的準備就已經開始了。和我一起長途跋涉到 **Lhasa** 來的叔叔，爲了我到 **Drepung** 去收集一些資料回來。他建議我可以在 **Gomang Dratsang** 念書，並在 **Samlo Khangsten wing** 的 **Chupa Og House** 找到住所，但首先那房子需先經過一翻的檢修。就在工人們忙碌的整理我的房子時，父親和來自 **Samlo Khangsten** 的代表們也在商量有關我應該籌措多少 **kugye** 的事情。

**kugye** 就是當每一回有新人來到時，他們必需支付給每一位喇嘛的禮金，之後每位喇嘛再以祈福的方式回報。這邊所說的「支付」，是一個蠻正確的用法，因爲每一位喇嘛都必須收到禮金當作禮物。由於 **Drepung** 是現在 **Tibet** 最大的寺廟，所以裏面住了大約一萬個喇嘛，而我要付 **kugye** 給其中的八千位。因此這筆 **kugye** 再加上其他的支出是一筆很大的財務負擔。最後我們決定付給每一位喇嘛一個 **gormo**，除此之外，我還需要負擔祈福巾、油燈、以及在 **Drepung** 安定後需舉辦的歡迎會的所有費用。

在由宮廷星象學家挑選的一個好日子裏，我在父母親、姐姐 **Tsering**



**Droma**、弟弟 **Gyalo Dondrub**、以及一群朋友和隨從的陪同下一起動身到 **Drepung** 去。就在一個離 **monastery of Drepung** 不遠的華麗帳篷內，**Drepung Lachi**（寺院的首席住持）、及來自 **Gomang Dratsang** 和 **Samlo Khangtsen** 的代表都在那裏迎接我們。在莊嚴地交換過祈福巾之後，我們一起進入這個以半圓形圍在山腳下的廣大寺院城。這寺廟金色的屋頂在冬天的陽光下閃爍；有一大群喇嘛聚集在那裏歡迎我們，但是他們都保持沉默。**Monastery of Drepung** 是以嚴格的戒律聞名，除此之外，在它的音樂中也不包括喇叭及嗩吶。

我被帶到一棟五層樓的房子，我的住處是位於頂樓，那裏有三間房間及一個廚房。房外有一個寬廣的陽臺，從陽臺我可以看到寺廟的大部分。我也帶著 **Dondrub Gyantsen** 和我一起去那裏，隨行的還有我的廚師及一位僕人。現在，和我一起的又多了兩個人；一個是由寺廟指派來在第一階段當我顧問的喇嘛 **Tseten**；另一位則是來自 **Mongolian** 的學者—**Ngawang Nyimala**，他同時也擔任我在 **Drepung** 的老師。

我發現在這裏的每一個東西都比在 **Kumbum** 時大，而且在某些事情上，這個寺院的權威也較嚴謹，但在大體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差異。**Tseten** 充滿驕傲的跟我說在 **Drepung** 與 **Sera** 及 **Ganden** 組成的“**Three Pillars of the Land**”中，**Drepung** 共有六位住持及四個 **dratsangs**，但在與 **Drepung** 一樣大的 **Sera** 卻只有四位住持及三個 **dratsangs**；而 **Ganden** 更少，只有兩位住持及兩個 **dratsangs**。

**Drepung dratsangs** 的名字分別為 **Loseling**、**Deyang**、**Ngagpa**、及 **Gomang**，每一個 **dratsang** 又分成約二十個 **khangtsens**。喇嘛該被分配到那一個 **khangtsens** 是根據他來自國家的那一個地區來區別。

第二天早上，一聲清脆響亮的聲音從大聚會廳的屋頂響起，叫所有的喇嘛起來作早課，這和在 **Kumbum** 時所用的海螺號不同。在這碩大的廳堂，**Shengo** 立刻帶我到我的位子去。從回廊裏，父親及 **Gyalo Dondrub** 看著我在 **Drepung** 的 **Tsogchen** 第一次出現在大家面前。這回廊是以圓形圍繞著整個一樓，裏面還有提供讓人坐的跪墊和放有讓客人喝茶的小桌子。之後，他們又陪伴我帶著我的 **kugye** 到各間廟寺去發放我貢獻的禮金。到中午時，當我第一次進入 **Gomang Dratsang**，他們又再一次站在回廊看著我的歡迎會。因為我是 **Rinpoche** 又是達賴喇嘛的兄弟，所以我的位子被放在最前面。當父親他們在下午離開寺廟時，其實我對這離別並不感到難過，因為現在我住的地方距離他們只有一個小時的路程了。

不久之後，我必須要參加 **Gomang Dratsang** 第六級的入學測驗，這測驗是在 **Chora** 舉行的。在這重要的入學測驗日早晨，一位達賴喇嘛的信差帶來了一些禮物，其中包括一雙新的上好羊皮鞋面和皮制鞋底的新靴子、一個酒紅色的 **dagam**、及一頂黃色的帽子。我立刻換上這些新衣物當成考試裝，但是我必須要承認的是在這一番耽擱後，我應考的心情真的讓我擔心好一陣子。尤其當我知道一位比我準備考試多好幾年的喇嘛將是我在關鍵性辯論的對手時，我的心情更是無法變好。可

是在考試後，我發現這一切都是多慮的。一般來說，考試當局多少都認為這考試是正式的，而我被問到的問題不是那麼地難回答。但是，從我對手回答的答案來看，我瞭解在這 **dratsang** 中，我應該要有更敏銳的思考。這考試並沒有花太長的時間，考後，我的上級紛紛來道賀我通過考試。我已經要求把搬入新家的茶會和通過入學考試的慶祝會一起舉行，很多來自 **Lhasa** 的官員、貴族、及親朋好友都來向我祝賀。沒過多久，我已經開始在寺廟交到新朋友了。

現在，我又帶著勤奮熱忱的態度再次投入我的學習，因為我真的已經荒廢學業太久了。並且，我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才有參加 **Drepung** 喇嘛的聚會。**Chuke**，或又稱早課鐘，在早上四點就響起。我從來不曾錯過任何一堂在我所屬 **Dratsang** 的兩間 **Choras** 上的課或討論。我們都是用鑼和鈸所敲出的兩個音來叫大家一起上共同課，這些課一直持續到晚上。我們在早上集合一起上共同課及共同修行，在這之後有一個短暫的喝茶休息時間。如果天氣好的時候，這休息是在 **Choras** 舉行的，但如果天氣不好時，就是在 **Dukhang**。雖然現在我已經不用太費心在宗教課程上，但下午四點時，我還是有兩堂由 **Ngawang Nyimala** 上的私人課。在吃完晚餐後不久，像音樂般的鑼聲又再度響起叫我們一起去參加在 **Chora** 舉行的辯論及討論。當這些結束後我們會一起祈禱，然後各種不同級數的晚課就分別開始了。在第六級大約有一百位學生，我們是由兩位在較高級班的喇嘛負責教學。通常我不會在晚上九點以前就回到家裏，即使回到家的話，我也會立刻在芥子油燈下打開書本讀書。

然而不久之後，這一階段密集且繁重的學習就在新年節慶的到來而被愉快地中斷。這節慶又稱爲 **Monlam Chenmo**，它是一個在 **Lhasa** 盛大慶祝並持續數周的慶典。我要求去觀看這聞名的慶典馬上就被批准了，於是我和我的僕人們啓程回到 **Lhasa**。因爲家裏的空間不夠大，所以我在外面租了一間小房子。

當我們三人準備離開時，平常安靜平和的 **Drepung** 變得讓我幾乎無法認得。經過這一段學校嚴格的訓練之後，學生被允許自由地發洩壓抑已久想要吵鬧歡樂的欲望。（pp175）他們大聲喊叫、歡樂、並唱著興奮的歌曲走在寺廟的街上，他們也燃放煙火及計畫著各種無傷大雅的惡作劇。

## Chapter 14 拉薩的新年節慶

.. 雖然拉薩位於海拔一萬兩千英呎的地方，但是它的冬天非常溫和並且幾乎不曾下雪。例如，當整個城市正在準備慶祝新年節慶時，那經常發生的砂風暴等於是宣佈春天的到來。

新年節慶是在舊年最後一個月的第二十九天，以在布達拉宮舉行的 **Torgya** 慶典揭開序幕。我帶著極興奮的心情和父母、姐姐、及弟弟們一同到達賴喇嘛的住所，並且被帶到專門為我們準備的陽臺去。達賴喇嘛也參加了這個慶祝會，這慶祝會是在宮廷的其中一個大庭院—**Deyangshar** 舉行的，一起參加的還包括他的老師及監護人。在陽臺的最高處，達賴喇嘛坐在一個為他準備的黃色絲質簾幕後面。他的家人及官員們都坐在比他低的位置，為了就是不會有人坐在比達賴喇嘛還要高的地方。

在鄰近房屋的平屋頂上，擠滿了快樂興奮看熱鬧的人。每一個人都耐心地等待這多樣化節目的開始。這節目完全是由布達拉宮西側寺廟的喇嘛們所準備的。人們快樂地說著笑話，談著下一年可能發生的事情，並且在狂風中表現歡愉。狂風拍打著達賴喇嘛陽臺上的絲質簾幕，這也代表著新年的好預兆。

突然間，些許的騷動從群眾中發出，緊接著是完全的安靜。每個人都

聚精會神地注意著那斜斜的木樓梯，現在第一群表演者出現在那裏了。一位 **Hashang** (蒙古大力士) 旁邊由七位戴著面具的喇嘛護衛著出來；這位 **Hashang** 雖然力大無窮，但是看起來卻是和善的。他現在戴著一個大面具，所以很難看清他的臉，並且他的護衛必須帶著他慢慢地走下臺階。當表演者走到中庭的中央時，他們都莊嚴地向達賴喇嘛跪拜，接著他們開始舞蹈。這些表演都是以模仿國家歷史上的各種傳說故事為主。當他們表演完了這些傳統不變的舞蹈後，經過台下觀眾的大聲鼓勵，他們開始有趣的即興表演。現在，穿著如數百年前冑甲的士兵，發射著古式的槍直到滿天充滿煙霧，這煙霧使我們幾乎又再度看不清楚。

下一組的演出是由一群戴上動物面具的喇嘛表演的，他們趣味的跳躍博得在場觀眾的大笑及掌聲。大部份的觀眾並不知道這些面具及角色背後所代表的意思，他們只是享受那些生動有趣的表演而已。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有其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歷史，但是除了少數有此經驗的人外，大多數的人都因時間過久而淡忘。經過這一長串歷經數小時的舞蹈表演 (**Cham**)，雖然這些表演背後代表的意義已被人們遺忘，不過它們還是帶給觀眾許多的笑聲及掌聲。但是在帶著黑帽子的舞者們出現時，一切都不同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群舞者代表著魔鬼，他們帶給全體觀眾一陣悸動的感覺，而且他們昂貴及古老的戲服也給大家無法忘懷的深刻印象。這舞群的首席舞者長得比其他人都還高，他扮演著魔鬼王的角色。在他們暗色戲服的外面，每一個人都帶著幾乎長達地面、用人骨做成藝術造型的鏈子。在舞蹈中，那可怕的骨煉(又

稱 **Rugyen**)發出一種怪異陰森的聲音，同時，觀眾群也變得完全地安靜。

一群舞者緊緊地跟著另一群舞者後面，無論是戴著好人或壞人、美麗或醜陋面具的舞者，一個接著一個陸續地出現。一位英俊的舞者優美地穿越中庭，他的後面跟著一個看起來陰森討厭瘦骨嶙峋的人。此時，所有舞者中最好的那位戴著鹿的面具，他並表演著猛烈的跳躍和旋轉，令觀眾們看得眼花撩亂。

一個具象徵性的默劇作為今天表演的結束。一張畫有一個男性人物的大張米紙被鋪在中庭內，然後由 **Chief Magi** 率領著那些之前曾表演過的舞者隨著喇叭、鼓、嗩吶、及鈸的聲音起舞，所有代表過去一年裏不好的一切，全都被加諸于米紙上的人物。

漸漸地，這舞蹈變得越來越狂暴，舞者也越跳越高。在中庭的一角，一個油鍋底下被燃起了明亮的火焰。音樂現在越奏越大聲，舞者也狂烈地跳躍及旋轉，在其中也可聽到從觀眾那裏傳來的掌聲。這時，**Chief Magi** 抓起了那張米紙並且將它擰扭，然後把它丟到滾燙的油裏，接著他舀起了一匙酒精並裝在用人骨做成的碗裏，然後將它灑在火上，火堆立刻跳出比人還高的火焰，這代表著過去一年裏不好的一切都隨著化為烏有。

這精彩表演是今天的高潮，同時也是這個慶典的結束。我們答謝了達賴喇嘛的邀請之後，大家就回到父母親的家中。當天晚上，每一個西

藏家庭都要在晚餐吃 **Gutug**。**Gutug** 就是一種上面浮著水餃的濃湯，而在水餃內會揉入小石子、木片、羊毛、骰子、和錢幣，另外或許會加入一些鹽及辣椒。所有這些包在水餃中的餡，或多或少都代表了吉祥的預兆。這些湯和餃子被舀起後，因水餃中的不同發現而被作為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也為我們帶來了許多笑話和歡笑。

新年的頭兩天，在拉薩只有官方及市民參與慶祝活動，但在第三天，**Monlam Chenmo**（大咒師）就開始了。這是一個長達三個禮拜的活動，其中包括了大大小小的祈禱會，在鄰近幾個寺廟的喇嘛都全程參與。當天清晨，數以千計的喇嘛從四面八方湧入這個擁有兩萬五千名居民及朝聖者的城市。大約有十萬個人在這首府參加 **Monlam Chenmo**，他們向諸佛祈求快樂幸福及國家的富足。

我所租的小房子位於城中，距離 **Temple of Tsuglagkhang** 只有一擲之遙，每天早上我都會與兩萬個喇嘛一同在那裏參加祈禱會。所有無法擠入那寺廟中的人，他們都會爬到附近的屋頂上，或是站在周圍的街道及中庭一起祈禱。許多僕人總是忙著端茶和湯給聚集的喇嘛們。這種用米、肉、奶油、乾果、和乳酪作成的湯總是嘗起來有點燙，但是沒有人會在乎；事實上，這種特別感覺蠻適合節慶的。茶，通常會被大量地飲用，奶油也被大量地使用，但有一些並不是很新鮮。他們會將自己帶來的糌巴粉和茶一起在自己的木碗中混合。

在這個大祈禱會結束後，緊接著是 **Sungchora**。在這個活動裏，從各地來且已經完成學業的喇嘛，將為他們自己贏得 **Lharampa** 的稱呼。



這種由經驗豐富且學識淵博的人參加的理論辯論會，總是吸引大量的觀眾。這個冗長的辯論是在住持們前舉行，並由陪審團根據參加者的表現來決定其等級。**Lharampa** 共有二十二個等級，只有前五名能在一間大寺廟中接受 **Khenpo** 榮譽的授予，這種榮譽甚至能為他們打開從政的可能性。在禮堂及回廊中的觀眾，隨著辯論的進行表現出熱烈的興趣，尤其當和他們來自同一個寺廟的喇嘛出現時，他們表現得更加熱情。優秀出色的參賽者會得到熱烈的掌聲，但是最後失敗的人則會被觀眾善意幽默地取笑。

有些時候，達賴喇嘛會親自離開布達拉宮來到 **Tsuglagkhang** 拜訪。在住持們的隆重護衛下，達賴喇嘛隨著莊嚴的隊伍穿過擁擠的街道，後面跟著他的老師、寺廟的首座、他的內閣成員、及許多像我一樣的 **Rinpoches**。一個聖座已經在廟中準備好了，當達賴喇嘛坐定後，一大群人魚貫地從他面前經過以求得他的祝福，每一位元誠心的信徒都會接到一條代表祝福的紅色絲帶。這樣的典禮通常會持續一天。

只要達賴喇嘛、他的法定代理人、或是其他的高僧在城中時，城裏總是戒備森嚴。當達賴喇嘛的隊伍到達時，士兵就會沿著 **Barkor** 站成一排。但是只要各位高僧們一回到布達拉宮中，士兵就會撤離，然後 **Dopdops** 馬上會用手來指揮擁擠的人群。**Dopdops** 就是塗著黑臉、寬肩並戴著粗棍的喇嘛員警。為了配合新年假期，一般非宗教的活動都不進行，並且將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都落在由各個 **dratsang** 組成的喇嘛員警手上。

在原來已經五花八門的群眾中，身著古式制服的士兵看起來更加莊嚴亮麗。無論他們在何處出現，總會讓民眾感到驚訝。他們那些穿著華麗錦緞披風、戴著黑色狐毛帽的將軍們（或稱 **Yasos**）會和他們的士兵一起到達將發射古式迫擊炮的河岸邊，那些迫擊炮所產生的巨大煙霧代表將會把惡魔趕離這個城市。在布達拉宮所舉行的 **Torgya** 慶典結束後，所有于新年期間使用的奶油裝飾品，現在同時也會在河岸邊用同樣的方法燃燒掉。

在新年第一個月的第十五天，家家戶戶和 **dratsangs** 都會爭先地作他們的奶油高塔，而且政府也會頒一個特別獎給作得最好的那一位。比起在 **Kumbum** 時，這裏作的許多奶油高塔都比較大，但是在技巧及創造力來說卻不如 **Kumbum** 的好。

因為我是 **Tagtser** 活佛的化身，所以不論我到那裏都會受到特別的禮遇。我也習慣參加在拉薩舉行的運動會，這些運動會都非常地受歡迎，其中包括的競賽有賽跑、摔角、及舉重，賽馬則是整個運動會的最高潮。雖然獎品只有祈福巾，但是所有的比賽仍然是很受歡迎。人們都蜂擁地前去觀看他們的競賽，因此出席的觀眾常常多達五萬人。

一旦這長達三個禮拜的新年假期結束後，這個城很快地就空蕩了。到訪的喇嘛們成群結隊地各自往他們的寺廟回去。所有的吵雜及喧囂都將歸於平靜，一般的街頭小販又將他們的小攤搭起。再一次地，整個城市恢復了以前的寧靜。它似乎是正在休息，爲了小新年慶典一

**Tsogcho Monlam** 的來臨而作準備。小新年的慶典將在十二天后舉行。

當那天到來時，街道上又再次地充滿了人群，直到長達十二天的慶典結束。在這個新年的第二次慶祝會裏，最有趣的傳統就是喇嘛間的理論辯論會，經由這辯論會，喇嘛們可以得到他們渴望獲得的 **Tsokrampa** 稱呼。**Tsokrampa** 的等級並不比 **Lharampa** 高，但是它也授與 **Geshe** 的榮位，**Geshe** 是一種擅於宗教科學的榮譽。這整個小新年慶典的最高潮就是有名的 **Ghoku**，**Ghoku** 是一個在大遊行後所展示畫有標語的大旗幟。一個由快樂人群組成的長隊伍會經過一座通往布達拉宮的藍綠色橋，其中許多人拿著用紙糊的巨偶，這些巨偶代表著奇想的魔鬼及動物，但是同時那些喇嘛們也會拿著寺廟的旗幟、絲質和錦緞的傘、以及其他吉祥的代表物。

這一大群人後來會聚集在布達拉宮前並快樂地隨著鼓聲跳舞。最後整個慶典的結束及最高潮是在布達拉宮的窗口放下一幅長達兩百呎寬的旗幟。這幅旗幟是在當天早上從一間專門保存它的屋子中拿出來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將套在它昂貴刺繡和金色錦緞裝飾品外的保護套拿開。當這整個旗幟 (**Ghoku**) 完全地被打開後，一陣讚美聲從人群中傳出，同時，人們也惋惜新年慶典就這樣地結束了。這幅旗幟 (**Ghoku**) 在展示數小時後，它又被小心地卷起放入保護套中。

## Chapter 15 父親之死

.. 作為一個僧侶，我的責任將我召回到哲蚌，在那裏還有很漫長的學習等著我。我枯燥的生活被親友的到訪或我離開寺院院回家作為家裏節慶的賀禮而一再被打斷。我也經常在祭日 (**high days**) 或節慶時去拉薩，那時我們一直是達賴喇嘛的貴賓，我當時對很多親戚的福利非常的注意，而且詳細的瞭解家裏的一切事情。

那棟我父母最終要搬進去住的新房子的進度比預期的慢非常多，負責施工的單位一點都沒有緊急的觀念，進度一直不變的慢。然而，最後在我去哲蚌三年後，房子終於蓋好了，它座落在漂亮的白洋樹及柳樹間的大花園中，一座高磚牆圍繞的兩層樓房子。當我第一次進入時，不禁讓我想起我們在 **Tengtser** 樸素的農舍，多麼的不同啊！幾個星期之後，我出現在將房子正式移交給我父親的莊嚴儀式上。那棟政府下令建造的房子，被稱作 **Changsaishar**，但那是在一般人稱它為 **Yabshi Sarpa** 或「父親的新房子」很久之後的事。所有參與建築及裝飾的工人都出現在喬遷的喜宴上，我父親除了準備豐盛的食物之外，並給每個人祈福巾和一大筆錢。

我父母和我弟弟及妹妹很快就在新房子安定下來，**Gyalo Dondrub** 證明自己是一個優秀的園丁，在適當的氣候及肥沃的土壤下，他種出十八寸長的蕪菁，大大的蕃茄及漂亮的甘藍。但是他是在他的菜園中最快樂的人，而且他特別去拿 **Norbu Lingka** 的菜園中的種子。英國政

府駐拉薩的代表 **Sheriff** 先生和他太太對 **Gyalo Dondrub** 的菜園變得非常有興趣，而且給他的嗜好所有的幫助。他們自己也有一個漂亮的花園和一個對我們來說具異國風的割草機經常整理得非長秀麗的大草皮。意外的，在 **Sheriff** 家是我們認識到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地方；例如，學習使用刀叉及挺直的坐姿，我們也在他家知道加了糖的茶，我們非常喜歡，後來我們在自己家中也這樣喝茶。

當我在哲蚌第三年的一個大清早，當時十六歲的 **Gyalo Dondrub** 和我的妹夫 **Puntsotashi** 來拜訪我，他們以愉悅的口氣向我說他們已被允許去印度及中國朝聖。事實上，他們來看我的目的地是來向我告別，我對於我的兩個親戚能夠到國外神聖的地方朝聖，感到非常的驕傲及感動，我祝福他們也祝他們好運。私底下，我真希望能和他們一起去拜訪這兩的大國的神聖的佛教中心，但那時我的義務不允許我離開那麼久。我便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學習當中，那時我正在準備成為西藏僧侶，**Parchin** 的五次大考的第二次考試，在那段期間，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我很少離開寺院。當我弟弟 **Lobsang Samten** 十二歲時，他也進到哲蚌，在他的到來之後，親戚的拜訪也變的更加頻繁。在藏曆火狗年的第一個月，我母親生下另一個弟弟，他被取作 **Tenzin Chogyé**，他後來被認為是 **Ngarri Rinpoche** 的轉世。

幾個月後，在我將近二十四歲時，爲了準備考試前的傳統祈禱練習我和 **Parchin** 級同學到寺院下面漂亮的小樹林，連續幾天，我們走這條路進入靜謐的鄉下，在茂盛的樹下走在草皮上時，一邊念經文。在

這階段的內省，到達末端時，我再一次邀請我父母及一些朋友從拉薩到哲蚌來看我，在他們看過我之後，我開使閉關兩個月，在即將來臨的考試之前兩個月的整個課程中保持心境空明。

**Parchin** 的考試在 **Loseling Dratsang** 舉行，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陌生及不熟悉，從各個寺廟的應考者都出席參加辯論並測試各人的辯論技巧，每個應試者不僅代表自己奮鬥，更需為各自代表的寺廟努力。雖然我為了這次考試已有非常充份的準備，但當我必需在整個 **Parchin** 級的同學面前和事前已指定的對手辯論，並沒有減少我的緊張。我們被指定的題目是 ‘**kabshipa**’，當我聽到這個題目時，我的緊張馬上減緩，因為我對這個命題已非常的徹悟，我知道對我來說，在這個題目上，沒有多少人能夠威脅我。事實上，我不曾輸給對手所提的任何一個問題，然而我的問題確使他陷入更深的迷惑，這樣的結果讓我在掌聲中通過考試的第一部份。

第二天，在更大的集會場有類似成隊的辯論，每個應試者從自己的寺廟中選擇一個最厲害的 **Gesh(es)**，而由他提出難解的問題把對手逼到決境。眾多的觀眾則專注于個人的言詞激辯。我再一次的表現的非常好，在 **Parchin** 考試的第二部份及結論之後，由聯合祈禱 (**prayer**) 儀式作為結束。接下來幾天，在傳統上，那些通過考試的人會舉行更大的慶祝或宴會來互相恭喜考試過關。

在這個假期中，我向父母和達賴喇嘛表露我長期的希望，到印度及中國的聖地去朝聖，他們允許我的期望，我就開始準備這長途的旅程，

我預計在新年的慶典之後出發。同時我告別在哲蚌的成員而搬到我父母的新房子，我原來對於我即將的朝聖之旅應該非常高興，但是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掛念，我父親有時覺得非常不舒服。他抱怨他劇烈的胃痛，就在新年的慶典之前，他的胃痛變得更嚴重，我們只能借日以繼夜的守在他床邊來減輕彼此的悲傷，但看到他在床上受病痛的折磨，我們卻只能無助的站在旁邊更令我們苦惱。當然我們有請醫生來診療，但醫生所開的處方對父親並沒有什麼幫助，甚至沒有減少他的痛苦。在除夕那天，父親的病情變得更糟，我們只有派人向達賴喇嘛請求能夠不要參加新年的慶典。

經過時時害怕最壞的情形會發生的恐怖夜晚，父親突然覺得好多了，並堅持自己在家中的祭壇舉行傳統的新年祭拜。這當然給了我們新的希望，特別是他不停地和我們一起喝茶，似乎有復原的可能，在這令人振奮的時刻，我竟敢去找朋友作新年傳統的拜訪。在一個從沙拉寺來的蒙古僧侶朋友來訪，當我還沒坐下之前，報信者帶來了父親病情復發且更嚴重的消息，要我立刻回去，我當然立刻回去，但當我回到家，父親已過世。帶著愁容的母親把小弟放在她膝上坐在父親的床邊，**Lobsang Samtem** 和 **Jetsun Pema** 則蹲在她旁邊，一切看來父親像是在安靜而無痛苦中去世。

一個我們的喇嘛朋友 **Gonsar Rinpoche** 為父親念祭文，並有一些僧侶到壽床為父親誦經，父親並被扶成坐姿且換上新的衣服，死後第三天日出之前，他的遺體被帶到山上火化，我們為他守喪四十九天，這期



間天天爲他念經和齋戒。然後我的弟弟因爲極度的需要改變心情及休息，搬去要到印度途中的 **Gyantse**，我則搬到我以前一直擁有在拉薩的一個小房子，在那裏我計畫再一次把我的心力投入朝聖之旅的準備工作，然而…

新的動亂髮生而造成國內一場小的內戰，這場動亂的中心是在沙拉的一個寺廟，而教唆者是在父親生前我們常去拜訪的前任 **Regent Reting Rinpoche** 的支持者，他是真的自動從 **Rinpoche** 退位，但他有非常多的朋友，因此在私底下他被迫去推翻他的繼承者 **Regent Tagdra Rinpoche**。而炸彈爆炸正是這次暴動失敗的前兆，而同謀也被告發，內閣大臣也派一小批軍隊進入 **Reting Ritro**，並逮捕前任 **Regent**，當逮捕的消息傳到沙拉寺，僧侶們掀起令一波暴動，而同時拉薩宣佈戒嚴，店家掛起他們的帳篷，而街上也幾乎看不到任何行人，只有當大炮被帶到瞄準沙拉寺的位置後，那裏的僧侶才真的投降。許多僧侶流亡到中國，在這混亂的結果下，前任 **Regent** 也在不明的情況下死去，他健壯的身軀就這樣隱歿，他在 **Reting Ritro** 富麗的房子也被夷爲平地，而那棵每次我去拜訪他見到的，我非常欣賞的大樹也被連根拔起改種在別的花園。

這一切的動亂使得我的朝聖之旅無限期展延，我再一次住到哲蚌並等待下一次機會向達賴喇嘛請求出發。這引發了我和 **Choshu Tshibgyor** 的關聯，**ChoShu Tshibgyor** 是達賴喇嘛到拉薩附近的大寺廟所作的朝聖之旅，當達賴喇嘛的遊行隊伍通過進入哲蚌的大草原時，天空是



晴空萬里，沒有一片雲，在哲蚌爲了這次一個月的朝聖特別蓋了一個宮殿，**Lobang Samten** 和我再一次有很多機會和我弟弟在一起，我們參與所有的典禮儀式，並陪達賴喇嘛到附近一個國家的先知住的在 **Nechung** 的寺廟拜訪，那個先知是一個能夠進入幻境，並對國家重大事務給予啓發性解答的僧侶。

當達賴喇嘛離開哲蚌去沙拉寺之後，我回到拉薩作我朝聖之旅的最後準備工作，這包括告別 **Richardson** 先生，他在這段期間已取代 **Sheriff** 先生成爲英國政府駐拉薩的代表，在我拜訪中，他答應我可以留宿在從 **Gyantse** 到印度路途中英國政府的別墅，**Richardson** 先生並非常好心的，送我一付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付太陽眼鏡。

## Chapter 16 我的印度及中國之旅

... 占星家再一次為我的離開找尋最好的日子，我並帶著達賴喇嘛為我旅程的祝福；在我離開那天，我非常早就向母親及弟妹告別，除了 **Gyalo Dondrub** 仍然在他的朝聖途中，我預定和他在中國見面，我妹夫 **Puntso Trashi** 在聽到我父親的死訊時便十萬火急的回家，這次旅途他將伴隨著我，他將以有經驗的朝聖者在路途上給我幫助及支持。我母親很慎重的給我一個小袋子，裏面裝著保存下來的父親的骨灰，我小心的收起這珍貴的遺物，把它放在我的 **amba** 中，並包在皮帶上的衣服內。在我從中國回來之後，我在 **Kumbum** 的拉蚌寺停留一陣子之後，從那裏到附近山上的家族墓地，將父親的骨灰放在我那嬰兒時便去逝的弟弟的墓穴旁。

作完最後的告別，我騎在馬上，而 **Puntso Trashi** 和我的僕人兼朋友 **Dundrub Gyantsen** 跟著我朝哲蚌寺的方向出發，在山腳下已升起一頂帳篷，而寺廟的住持 **Drepung Lachi** 為我舉行一個告別宴會。之後我們沿著棧道往南而行，經過的地方對我那時是完全陌生的。當我們通過一連串的山脈之後，我們乘一艘大船渡過 **Brahmaputra**，之後我們沿著 **Yamdruk** 湖而行，經過 **Karo Pass** 到達我家在 **Gyantse** 外的土地，我們在那裏休息兩天，我並在那裏第一次看到歐洲軍人。在 1904 年的合約中允許英國保持他們的軍隊以保護他們的貿易，而那裏的駐

軍人數並不多，但他們的操演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過了 **Gyantse**，我們可隨意住在英國政府所擁有的別墅，從我們的觀點，那些別墅是非常的舒適，而那些別墅之間的距離正好大約在平整的棧道上騎馬一天的路程，這個舒適的路程正好和我從 **Kumbum** 到拉薩的蓬車之旅形成強烈的對比，那時是多麼艱困與辛苦，現在即使遇到沙暴，至少我們知道到了晚上，我們頂上就有一片屋頂，並可以坐在溫暖的爐火前，以消除一天騎馬的疲頓。而 **Puntso Trashi** 的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認識很多沿路可以幫助我們的朋友，而由於他的機靈與容易和人結交朋友的長處，在我們的旅程上是個優秀的嚮導及經理人。

在 **Sikkim**，我第一次見識到叢林地形，我們非常喜歡那種現摘柳橙的新鮮滋味，在首府 **Gangtok**，我禮貌性的拜訪那裏的英國政府代表，一個叫作 **Hopkinson** 先生的人，我是在他以前到拉薩拜訪時就認識他，我送他一條白色的祈福巾，以回報他的政府一路上讓我隨心使用他們政府別墅的好意，在我拜訪他時，他向我展示他去拉薩時所拍的照片，我非常感傷的看到仍然健康強壯的父親也在照片中。在 **Gangtok**，我也遇到我的朋友 **Tepola Rinpoche**，他在我之前進行朝聖，那時正朝不同的路線進行中。

我們坐車從 **Gangtok** 到 **Kalimpong**，這是我們進入印度之後的第一個大城。就在進入 **Kalimpong** 之前，我們遇到一隊正在進行世界訪問的拉薩政府代表，這是一次非常友善的路邊相遇，然後我們的車繼續載

我們到 **Kalimpong** 一個非常富有且尊貴的西藏人 **Pomdatsang** 所擁有並借我們隨意使用的富麗的房子，事實上隔一天載我們到 **Darjeeling** 的艾佛斯山旅館 (**Mount Everest Hotel**) 的車也是他的，在旅館中我第一次見識到西式旅館的舒適，但是我注意到有時這種舒適會是虛幻的，雖然我的房內升有電子爐火，但那晚我竟然冷得發抖。

我們再一次坐進汽車，這一次帶我們從山區下到溫暖且肥沃的平原 **Siliguri**，一大片霧氣罩著整個鄉間，我想這一定是氣候非常潮濕，和家鄉相比，這裏的天空多麼不同啊，從一個貧脊且人煙稀少的鄉下到過度擁擠而富有又陌生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種新的體驗，而這種新的體驗持續地湧向我，無論我看向何方，那裏總是有我此生以來從未看過的東西，且是我認為不可能的事物，我妹夫竭盡所能回答我所問的奇異問題，但我們常常得請教司機，他也盡他所能來滿足我們無止盡的好奇心。

我們搭火車從 **Siliguri** 到加爾各達，政府為我們安排一個特別的客車，在離開車站前，那車頭噴出蒸氣所產生的嘶嘶聲，嚇得我幾乎跳起來，由於我的耳朵及眼睛似乎不太適應這麼多新的印象及經驗，不久之後我就睡著了。這樣也好，在這長長的到加爾各達的火車之旅，正可以給我們調整心情及體力。在加爾各達，我們遇到西孟加拉 (**West Bengal**) 總督的代表，我們在 **Kalimpong** 遇到的西藏政府代表也在歡迎我們的人群中，我妹夫和我接受總督 **Rajagopalachari** 的邀請，和他一起飲茶。我們在那個城市停留一個星期，期間我們參觀了一些大

的寺廟並流覽風景，當我們在那裏時，蔣介石政府的代表向我們轉達中國蒙藏委員會邀請我們訪問中國的邀請函。

我們預計從加爾各達起飛，但在起飛前一刻，因為天氣不好而延期，內心倒是感謝這個延期，因為當第一眼在機場看到那像巨大銀鳥的國際航線，內心實在很害怕，延期後我甚至上氣不接下氣地回到這幾天一直住的 **Grand Hotel**，但很高興的發現老朋友 **Telopa Rinpoche** 和他的僕人也在旅館中，他們便加入我們。

當天氣變好之後，我們便飛到香港，剛開始還不太適應在空中的感覺，但後來倒喜歡這種經驗，兩天之後，我們從香港飛到上海，在那裏遇到我弟弟 **Gyalo Dondrub** 和一個叫作 **Lhamo Tsering** 的親戚。我們停留在這個中國最大的港口的五天期間，我弟弟成了非常好的導遊，且由於他的語言天份，他成為我必須去拜訪的許多中國政府機關非常有助力的翻譯。

上海之後接著去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我在那裏待了將近六個月。中國政府配了一輛車給我使用，使我有機會到附近的鄉村看看，並瞭解這塊土地及人民。首先拜訪者之一就是蒙藏委員會主委，一個姓徐的先生，他表現出非常的親切，並安排我充分的時間晉見蔣介石，蔣介石的軍隊在 **1947** 年三月才攻下對手共產黨的首府，一切似乎很樂觀，但是自從那次勝利之後，他的部隊已經遭到好幾次的潰敗，然而，他那時的地位還是無法被動搖的，隔一年，中國的國民大會選舉他為中國行憲之後的首任總統，並給了他兩年絕對的權力。但

在 1949 年，他和他的國民黨政府被迫逃到臺灣，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成為整個中國大陸的當然主宰者。

在 1948 年，我對中國話已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對這個國家和人民也有概略的瞭解，我獨自飛到北京，**Telopa Rinpoche** 在我之前已先到北京，我在一間由蒙古和尚所主持的西藏寺廟和他再度會面，我下榻在北京旅館，雖然這個都市有著富麗的建築物及令我印象深刻的天壇，但因為局勢的快速轉變，似乎不宜在中國再待下去，所以我並沒有停留太久。在城內已經聽得到共軍的大炮聲，而鐵軌也被切斷，我便飛經上海到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在那裏和一些我們的人會合。那時從南京要回 **Kumbum** 的陸路已經不通了，我們被允許搭軍機先到西寧數小時車程以東的蘭州，不幸地，軍機的航班非常不規則，我們通常得等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才有空位可以接運我們，因為軍機得載運大量軍用物品及其它物資，已幾乎占滿整個機艙，所以整架飛機有時只有再載一個人的空間，不過我們最後都平安到達蘭州。

當時的首長仍是馬步芳，他派軍車將我們從蘭州載到西寧，然後坐吉普車到 **Kumbum**。當我再次進到 **Kumbum** 是土鼠年的一個溫暖的夏天，距離我上次離開這裏去拉薩已經七年了，我當天仍穿著普通百姓的服裝，我的僧袍仍在行李堆中，雖然我不是正式的回來，但我仍馬上被認出，我的一些老朋友並且熱烈地歡迎我，尊貴的 **Lhagsam** 和我以前的老師 **Minyag Rinpoche** 和 **Ohon Yongdzin** 都以燦爛的笑容迎接我。我再一次在 **Tagtser Labrang** 安定下來，並在寺內作一次傳統的留

覽，然後將西藏政府所贈與寺廟總數 30,000 gormos 正式交給寺方，那時已沒有多少我們那一代的學生仍留在 Kumbum，大部份都已離開寺廟，有些人正在朝聖之中，有一部份已經過世。

我馬上就適應這熟悉的氣氛，在接下來幾個月，我大部份的時間都在鄰近的地方拜訪，我第一個長途旅程是到 Tengtser 山上的家族墓園，我將裝有父親骨灰的小袋子埋入那塊他長年辛苦耕種以供應全家食物的土地中，著實令我感動。我知道雖然在他晚年，他在拉薩得到的特權，他仍視自己只是他最喜歡的 Tengtser 偏僻山莊的孩子，生命之輪又回到起點，Tengtser 之子又回到他原來的土地中。我站直我的身軀看著底下的村莊，那可愛又潔淨的房子座落于山谷的景像，比我在外長途旅行的所有景像都漂亮，在滿懷感謝的心情下，我轉向白雪蓋頂在陽光下發亮的 Kyer i。

我再一次在 Tengtser 受到熱烈的歡迎，更感動的是遇到以前的玩伴，而且接受老 Pasang 的招待，Pasang 是以前村中的領袖，代表整個村莊發言，他的頭髮已變白，而快樂的臉上也滿布皺紋，他連續向我問了一大堆問題，問有關達賴喇嘛的福利，有關拉薩，有關 Potala，有關在遙遠的首都非常有名的節慶的細節，和我家人在拉薩新生活的細節，接下來我成為村中每戶人家的座上客，我必需在每家至少待上一個晚上，每到一個家庭，我必需把我的經驗作詳細的報告，並回答數不清的問題，大部份的問題是關於達賴喇嘛以及他的生活情況，每一個人對於達賴喇嘛是他們自己村莊的小孩都感到無比的榮幸。

我並拜訪我曾經準備過僧侶生活的 **Shartsong Ritro**，作為一個 **Tagtser Labrang** 的師父，我再一次檢視我的隱居室，我現在年紀大些也更成熟一些，比我第一次使用時更能感受它的隱蔽性，那個傍晚，我在陽臺上站了很久，看著周圍壯麗的景觀，深深地陷入孩提時的沉思之中。



## Chapter 17 古本的住持

... 接近年尾，Kumbum 的住持 Choni Rinpoche 在一次僧侶聚集的大會上宣佈他想要辭掉他住持的工作。

依照傳統的程式，他正式懇求僧侶們不要讓他再負擔這個重擔，然後就離開大廳。寺廟的審議會 (monasterial council) 立即聚會，列出二十個被認為夠資格繼承退休住持的候選名單，然後由住持從中挑選他的繼任者。這個繼任者的考慮因素之一，是必須有足夠的財富，以維持這個職位的尊嚴，更重要的是為了應付 Tongo 儀式的大筆開銷，新繼任的住持必須為寺中的每個神壇作祈福儀式，燒香、點油燈，並送寺中每個僧侶一定數目的錢，雖然他還很年輕，我以前對 Choni Rinpoche 就非常熟，他在位的三年期間，以他的能力和智慧，將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完全沒有任何特殊的徵兆顯示他要退休的意願，或許他想要進行朝聖之旅或退休後設立自己的僧侶學校 (labrang)，在我眼中，他還未到長者的年紀。

Kumbum 的住持是寺中有關宗教事務以及管理問題上的最高權力者，他是所有會議的主持，監督所有的考試，對外是寺廟的代表，寺廟中所有事務的最後決策者。雖然他的位子是絕對的崇高，但不是閑差事，不但沒有收入，還要應付大量的支出，而且沒有太多或者說完全沒有自由的時間，因為即使在正常的學校假日期間，他必需去檢視數

以千計的房子及組成這個寺院的三十幾間寺廟，之後又要處理這段期間所累積的行政事務。

在新年的慶典之後，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情形下，我以前的老師 **Minyag Rinpoche** 來找我，並以寺廟的審議會或稱 **Tsongdu** 的名義，提供我 **Kumbum** 住持的職位。一開始，這個建議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我表達我要接受這麼重大的責任還太年輕，特別是今日我們處在如此的動亂時期，我懷疑我是否有能力達到這個職位艱巨的工作要求。但是在我老朋友 **Lhagsam** 強烈的保薦下，**Minyag Rinpoche** 拒絕我的推辭，並在一次嚴肅的對話中對我勸說，對於我害怕能力不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特別指出在這動亂時期，假如寺廟的住持是由達賴喇嘛的大哥來擔任，對寺廟將有無法估計的幫助。最後，我接受了勸說，並正式宣佈準備接受他們提供我的高級而責任重大的職位。

我有兩個月的時間去準備接管事宜，確實有很多事要準備，其中之一，雖然 **Tagtser Labrang**（塔爾寺）相當富有，我並沒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募集到許多相關儀式所需支付的現金，不足的金額我必需向一個朋友，令人尊敬的安多 **Kunkhyen Rinpoche** 的辦公室借調，他曾經管理在安多省的第二大寺廟 **Labrang Tashi Khyi** 的財務和聖俸。

我在土牛年三月九日被正式引薦進入我的新職，我穿著黃色的住持 **dagam**，寺廟審議會和我的朋友跟在我後面，在代表新的尊貴的絲傘下和樂器的伴奏聲中，我走進僧侶的聚集大會，有將近四千個僧侶聚

集在那裏來看他們的新住持，除了 **Kumbum** 自己的僧侶外，有一些是來自屬於 **Kumbum** 的大約七十個隱休所在，也出席這個典禮。在我致詞中，我發願竭盡我所能替寺廟爭取最大的福利，之後就是我的正式引薦典禮，**Choni Rinpoche** 坐在我旁邊，他的助手拿著那個裝有數百年來代表 **Kumbum** 住持徽章的精緻木雕盒子，首先他們交給我的助手一個長而淺的盒子，在那個已經開的盒子中，可以看到一個易碎的深黃色絲制卷軸，而那個卷軸的擁有者將代表 **Kumbum** 寺的最高領導者，然後一個四寸長，一指厚，用古代 **kata** 包著的本寺印信的小盒子，在另一面古老的布片中是一片封臘 (**sealing-wax**)，最後交接的是包在一片幾乎已破碎的紅絲巾中的這些盒子的鑰匙。

然後我坐在住持的法座上，所有的在場者走向我，並給我他們的 **katas**，成堆的祈福巾在我升起的寶座旁逐漸堆高直到我有如坐在白紗和絲般的雲中，在接受完最後的恭喜之後，我被隆重地護送進將來我要居住，已漆成鮮紅色之住持的房子，在那裏，我立刻發佈我第一個行政命令，設定我最親近的共事者。依慣例，新住持可以指定寺廟中所有的重要職位，其中包括一個新的 **Chandzo**，財務，新 **Nyerpa**，管家，再加上兩個新秘書和六個審議會的成員，我亦師亦友的 **Lhagsam** 已經答應接受審議會中的一個職缺，我指定我忠實的僕人 **Dondrub Gyantsen** 成為我的 **Simpon**，其職責類似負責我正式服裝的管家，正式的組織架構就這樣成型。

現在我的例行工作忙得我幾乎沒有任何空閒，早上在僧侶的集合大會

中，必需當主席並發表訓詞，下午則必需處理行政事務及準備隔天的訓詞，但不久之後，更重要和不尋常的困擾也接著到來，那時大約是四月中旬，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將蔣介石的軍隊逐出中國，來年春天，共產黨百萬大軍更渡過長江。我們的鄰近地方不可避免的受到東方革命事件的影響。例如，馬步芳省長要求更多的馬匹、糧草和更多的金錢，或是徵收的次數增加，以對抗共軍的逼近，情況越緊急，索求就越多，但是徵收是一回事，供應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我們的資源已經幾近枯竭了，在一連串無止盡的索求中，要求我們提供五百匹馬的要求已得不到任何回應，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都沒有馬匹可以再提供了，也沒有錢可以買東西了，即使他們有辦法弄到錢，也買不到東西了。在那同時，共軍也無情的繼續逼進。

七月通常是保留作為最精近的祈禱儀式，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佔領蘭州。雖然有許多擾人的謠言，但在寺廟中的生活還是保持如常，僧侶仍繼續于早晨和黃昏在 **Tsogchen** 靜靜的集會，他們只有在群禱時會提高聲音，除了在白天時彼此不交談並謝絕訪客之外，沒有人出寺走動，連牛只也沒有趕到牧場去，然後在那個月的最後一天，所有的僧侶都離開寺廟而爬到山上去感謝和祭拜諸佛，這是在 **Kumbum** 的寺廟團體所舉行在郊外的最後一次有計劃的祭拜儀，連續幾天，祭拜時升火所生的煙從 **Kumbum** 附近的山丘升起，新的祈禱幡也在風中飄揚。**Mempa** 或稱醫務 **Dratsang** 的成員帶著帳篷爬上山頂並待一陣子以便採集草藥、樹根、花和種子以配製所需的藥，我和我的管家 **Shengo** 和所有的審議會成員所組成的壯觀隊伍，向因具有特殊突出形狀而被

稱爲心山(Heart Mountain)的山頭前進，當火一熄滅之後，我們拔起我們的帳篷而坐下來一起慶祝。接著，僧侶們一起唱歌，遊戲和互相摔跤，我們再度回到快樂而無慮的時光，這個鄉村之旅是爲了向該年的暖季告別，但這次也是向一個長期的平靜而滿足的年代的告別。

在接下來幾周我們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考試一個接著一個，我必需每一場都到場，我必須承認在那時，幾乎每個小時都有新的壞消息傳來的情形下，實在很難隨時都對每個應試者保持專心。我也非常可憐他們爲了尋找正確的答案而發抖的站在我面前的樣子，我則盡我所能出些簡單的問題。我讓所有低年級生都過關，因爲若有考生被我的任何問題斥責，將會受到他們的老師非常嚴厲的處罰。有時我會回想我自己在考試時的情形，我故意假裝分心，好讓我有藉口可以沒有發現他們不對的答案。有些課程的考試若是我自己以前沒有修習過，對我而言也是非常困難，我常常完全跟不上他們的內容。

## Chapter 18 威脅與承諾的煎熬

.. 我所擔憂的是，那些惱人的傢伙還是會如影隨形地跟著我，而這樣的擔憂總究還是成為事實了。很明顯地，我總是他們的注意焦點，因為我是達賴喇嘛的大哥。他們的目的是要將我收買，加入他們的陣營，如果他們不能收買我，至少他們也要使我對他們的計畫有所幫助。新任 Kumbum 寺的住持，**Shabdrung Karpo** 同樣地也不得安寧，他同樣受那些人的注意。與我的情況相比，他所受的迫害，遠較我為輕。他像我一樣地受到監視，但他有較自由的行動權。所以他能夠參與一些宗教及行政的工作，相對地，我就不被容許有這些權利。與我的情況相比，他們對他言行的監控，並未系統化而持之以恆。對我而言，我現在並未擁有任何官方的頭銜，這使我比以前更難擺脫他們持續性壓迫的陰影。

起初，他們對我採取懷柔政策，老是自滿地對我描述，所謂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一些偉大成就。他們利用一些統計資料，特別是關於工業產值的增長，對我做疲勞轟炸。他們也告訴我一些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燦爛的遠景。林林總總，他們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建構成一幅充滿希望的圖畫。當我對此無動於衷後，他們就採取較激烈的手段：他們想要從我們的行政機關及我們的生活方式中來挑毛病。而我總是聆聽他們了無新意的虛假詞句，並且盡可能地不與他們持相反的

意見。他們是極權主義國家的崇拜者，他們宣稱在極權國家中，個人一律平等的理想將會一一實現。他們對我保證，在極權國家中，原為少數人所擁有的私有財產，將充公為眾人所共有。在未來的國家中，國家將照料每件事及每個人，而且在均等主義之下的分配系統，將使金錢變得毫無意義。每個人將被吸引至生產線上，婦女也將利用休閒的時間來工作，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做家務事。而且兒童從出生起就由專責的育嬰中心扶養，因而得到比由各別父母育養之下，還要好的照顧。

雖然至今我老是聽到這類極權國家的幻想，但每一次我聽到此類的傳聞時，皆令我不寒而慄。當他們在描述他們所謂的天堂，在我聽起來卻如人間地獄一般：灰色的生活，毫無生氣的制服，人與人之間不存在人情和愛，一個不值得去生活的世界。

最後，他們其中的一些人建議我要做西藏人民的好榜樣，要我把 **Tagtser Labrang** 及一切俸祿交給國家以利人民。但我堅決地拒絕此一荒謬的主張，同時我嚴正的指出，我並不是這些財富的擁有者，我只是暫時的受俸祿的人，將這些財產完整無缺地交給我的繼任者是我的責任之一。很明顯地，當我試圖維護社會上一些良好的傳統制度時，卻得不到任何的認同。更嚴重的是，每當我提出任何主張，皆遭到否決的命運。

最令我沮喪的是，我所致力維護的事物，正因新的統治者的勝利，逐一地瓦解無存。中國共產黨當局所新頒的法令，只維持了極短的太平



時期，很快地這些法令使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在農村中，狡猾且有經驗的宣傳人員扭曲農民的心性，只有流浪漢才能不發怒地，從頭到尾聽完他們的宣傳。新的稅制明顯地將驅使農民走向毀滅的邊緣，且為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鋪路。例如，現在農民須直接向西寧當局納稅，但以往，他們只需向當地的僧院繳稅。現在統治者直接向農民徵稅，而統治者又總是貪得無厭，雖然農民們反對這稅制，但在紅軍的支持下，統治者對農民施以威脅，加重稅賦及懲罰。在純樸的鄉下地區，搶劫及謀殺事件卻一再發生。一度令人驚魂的土匪再次成群地在鄉間出現。這林林總總、亂七八糟的情況，都是由新的統治者所帶來的。

約在我從 Kumbum 寺院住持職務退任的一個月後，西藏委員會的徐主席出現在我的跟前，他提議要我代表共產黨，到拉薩向達賴喇嘛表達共產黨的要求。假如我接受這項提議，他將對我以往頑固的言行，及我與國民黨、西方勢力的關係重新考慮。另一方面，假如我假裝接受這提案，而利用此一機會逃到印度，他們將永不允許我再踏入西藏一步。這提案使我反感，我就加以拒絕。我告訴徐，他與整個西藏委員會完全扭曲了拉薩的情況。我不會笨到去當一個共產黨的使者、不會毀滅自己去當一個叛國者。

但是共產黨並不是那麼容易打發的。徐在沒有達到他所想要的目的後，便離開了，但在徐之後，行政長官秘書、行政長官本人及新任駐西寧的司令官，皆對我提出同樣的提案。而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堅決的



拒絕他們。我很快地發覺到，如果我繼續直率地拒絕他們的要求，將會使我置身於危險之中。經過我仔細考慮之後，這個令我蒙羞的提案，將是我能脫離他們的掌控，與我在拉薩的家人相聚的唯一機會。我突然間想到，如果我一再堅持地拒絕他們，我極可能成為他們向拉薩勒索的人質。當時的情況十分危急，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對我而言，假裝接受他們的提案，並利用此一機會逃脫，是相當可以諒解的。

在與西藏副行政長官會面後，更堅定了我逃亡的決心。在西寧，除了有一名行政長官外，尚有兩名副行政長官。這兩名副行政長官中，一位元負責回族的事務，另一位元則負責藏族的事務。他們二人或多或少是在共產黨行政長官的脅迫下，才擔任這職為位的。負責回族事務的是 **Ma Dza-U**，他是西寧回族的領袖，他雖然是副行政長官，但還是不能挽救他的兒子被新的統治者逮捕入獄。負責西藏事務的副行政長官是 **Geshe Sherab Rinpoche**，他是個有企圖心的人，我在 **Kumbum** 求學時，就認識他了。在我與他獨處時，我曾叱責他的叛節，但他否認這項指控，而且他告訴我一個與新統治者的謹慎相處之道，那就是離他們越遠越好，特別是當他們如此的強大，而我們又無法反抗時。正確之道就是與他們合作，以免更糟的禍事臨頭。

以他為例，讓我瞭解到為何中國人，總是可以找到那些自甘墮落的傀儡，以供他們使喚。在他的身上，中國人發現西藏的高僧願意與他們合作。對我而言，情況看起來似乎相當地不樂觀，這更加深了我逃亡的決心。但為了掩護我逃脫的意圖，我告訴西藏委員會的主席，我想

到北京去求學，以便使我更加瞭解整個國家的情況。我向他解釋為何我留在北京比留在拉薩，對西藏更有幫助。因為我若留在拉薩，我將被懷疑是個叛國者。他們對我的建議感到興趣，但並沒有下任何的定論。可是至少我得到了短暫而又寶貴的疏緩，同時也使我能開始準備這長途的旅行，而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但過不了多久，我被通知，我前往北京的計畫已被拒絕，而他們要我按先前的決議前往拉薩。

我告訴他們，我同意他們的提議前往拉薩，但我有個附帶條件，那就是，我要帶 Kumbum 寺內的二十位高僧，當我的隨行人員，如此一來可提高我此次拉薩之行的重要性。西藏委員會答應了我的請求，並要我提出二十名隨行人員的名單。不幸地，我這項試圖拯救西藏最具影響力及身陷危急的喇嘛的計畫，終究未能成功。就在我提出名單後沒多久，他們就將名單退回，而且利用不同的藉口，說我提出的名單並不可行：他們不是嫌這人太老，就是嫌那人太年輕。到最後只有二位高僧被他們所接受，這二位高僧是 Shar Kalden Gyatso 和 Shalu Rinpoche。

## Chapter 19 告別西藏

... 拉薩的氣氛充滿著焦慮和不安，許多人已經準備逃出這個國家。中國共產黨軍隊已經深入西藏的領土，任何有效的軍事抵禦已幾近不可能。少數幾個保有壓倒性兵力優勢的部隊，在做過一些抵抗之後，仍難倖免被迫撤退的結局，徒然增添落入敵人手中的許多戰俘而已。中國軍隊會不會轉向拉薩用兵呢？那時又會發生甚麼事呢？心懷恐懼，民眾們又回想起 1910 年時，中國人在拉薩的殘忍暴行，當時的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後來因為有 1911 年的中國革命，他才得已回到拉薩，否則中國人怎麼可能會輕易放棄已到手的東西呢？西藏政府已經向聯合國申訴，但他們無暇伸出援手，無論如何，由於印度的從中斡旋，中國已答應要進行協商，一個包括我妹夫 **Puntso Trashi** 在內的代表團，已經出發前往北京。

我有相當確定的預感，我們經由協商所能獲得的最有利結果，也不過是一種拖延戰術而已，即使是一種不確定的狀況，我還是決定要離開拉薩；特別是我在西寧的教師們，必然很難再隱藏我一直在阻礙他們詭計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我繼續地在首都出現，只會引起爭議而增加談判的困難。因此我決定，目前我所能做的，就是向南前往印度的邊界，在那裏等待協商的結果出來。同時，我也請求我的家人和我一起走，我母親也立刻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拉薩當是最好的

抉擇。她立即帶著我的弟妹們（當然，達賴喇嘛除外）先到 **Gyantse** 去，她提議要去那裏等我，很不幸地，**Lobsang Samten** 的病情還是太沉重而禁不起旅途的操勞，只好忍痛把他留在後面。

完成必要的安排後，我向達賴喇嘛辭別，騎馬前往我的舊寺廟 **Drepung**，我又做了一次 **Chojal**，或是正式的佈施，送給每個僧侶一些錢，點燃油燈，並將祈福巾放置在所有的神壇上。然後，**Dondrub Gyantsen** 和其他爲我服務的僕人一起出來伴隨我，我將我的袈裟換下，穿上旅行的裝束，踏上通向自由、也就是流亡的旅程。

我們在靠近印度邊界的 **Chumbi** 谷地安頓下來。在此同時，因爲局勢更爲緊急，使得達賴喇嘛也不得不離開拉薩。在我們到達不久之後，他的大車隊也來了，我的弟弟在 **Dungkar** 寺住下來，他在那裏和他留在拉薩的其他官員，還有信差往返以保持聯絡。護從他的高等神職人員也在 **Dungkar** 寺駐紮，同時，跟隨他而來的貴族和官員也散居在附近的農家裏。

沒多久我便又感受到，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忘記我，或放棄想利用我來達成他們目標的希望。有許多訊息傳到我的手上，要求我利用我對達賴喇嘛的影響力，防止他流亡國外。第一封這類的信來自於一位名叫 **Puntso Wangye** 的東西藏人 (**East Tibetan**)，我並未對它特別重視，這個人在 1947 年時，隨同國民黨的代表們被趕出拉薩，他隨即便投入共產黨。他的說法和西寧的首長說過的話完全一致，他向我保證，如果達賴喇嘛能留在西藏，我想回拉薩當然不會有問題。中國共產黨

的策略顯然是，他們最好能告訴全世界，不只達賴喇嘛留在西藏，他的家人也都和他在一起。無論如何，我決定不再和中國共產黨打任何交道，並且我也讓我的親屬和達賴喇嘛的隨從人員們瞭解到，對於我不想要回到拉薩的意圖是不必置疑的。我的家人必定可以瞭解我的決心，但是護從達賴喇嘛的貴族和官員嘗試著要改變我的想法，很顯然的，他們害怕過艱困的生活。

但是當和我伴同從 **Kumbum** 到拉薩而留在那裏的兩個同伴，**Shalu Rinpoche** 和 **Shar Kalden Gyotso**，也由拉薩寫長信來勸我回去時，我要 **Dondrub Gyantsen** 替我送訊息到拉薩，用很謹慎的措辭告訴他們，基於健康的理由，我必須留在 **Chumbi** 谷地，一直到有近一步的指示為止。**Dondrub Gyantsen** 回來時，同時帶回他們兩位的回信，以及曾受指使，伴同我前往拉薩之中國夫婦的訊息，他們在西藏的前線被逮捕，現在已經被釋放且在拉薩居住。

**Shar Kalden Gyotso** 僅致予我最高的祝福，希望我趕快恢復，然後可以再回到首都。但是在 **Shalu Rinpoche** 的信中，他毫不保留地寫出自己的想法，他自比為一棵已盤根太深的老樹，在也禁不起移植的痛苦；但是說我還年輕，成長的精力還很旺盛，若能移植到更肥沃的土地，對我大有益處，這正好說中了我的感覺。我現在已決心要出國，去尋求那我已知在共產黨苦難統治之下，絕無法獲得的自由。但是環視目前我的艱難處境，以及不想讓我的家人（我的母親尤其不希望再有分離）擔憂，我只有秘密地擬定我的逃亡計畫。

我上次見到我的朋友 **Telopa Rinpoche** 時，是 1947 年在北京，他經由一未名叫 **Robert Drummond** 的美國生意人從中協調，得到一份 **Johns Hopkins** 大學的邀請函，讓他得以脫離中國的魔掌，到達美國。我現在便寫了一封長而詳盡的信給他，詢問他我能盡速前往美國的最好方法，他回信要求我寄自己和 **Dondrub Gyantsen** 的照片去給他，以便他可以拜託他的美國朋友，去幫我們爭取進入美國的許可。正好我們都有他所要求的物件，我使用最速件寄出我們的照片。

在此同時，情況對我越來越不利，我們接到的消息指出，西藏和中國的協調已經答成共識，基於內政歸予達賴喇嘛和完全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擬訂出「十七點協議」。其中相對的條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國際上為西藏的代表，並且承擔西藏的「防衛」責任。這些協議的條文更確定了我的許多恐懼，因為基於這樣的妥協，西藏已進入成為中國的附庸階段，漸漸地，我比往常更堅決要離開西藏。當協調同意達賴喇嘛將留在 **Chumbi** 谷地，等待一位中國的將軍由印度前來接送他回拉薩時，我僅存的時間已然不多，我必須搶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達之前，先安全抵達印度。我於是請求達賴喇嘛准許我伴隨著母親和年幼的兒童，前往印度朝聖，我並將在那裏接受一次徹底的健康檢查。

在一次達賴喇嘛對我的正式接見中，我獲得所需要的許可證件，然後我完成一個 **Dungkar** 寺指示的旅行。當一切就緒之後，我私下向我的兩個弟弟辭別，當我站在達賴喇嘛和 **Lobsang Samten** 面前時，真是

一個令我悲傷的時刻，**Lobsang Samten** 的狀況已經大有改善而可以忍受旅途的勞累了。他們完全不知道我最後的計畫，而我卻不能因為透露自己的秘密，來增加他們的煩惱和憂慮。我還能再見到他們嗎？如果有可能，又會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呢？似乎沒有人察覺到一絲絲我內心的企圖，甚至於最親近達賴喇嘛的人們，也只是敬告我要當心我在印度的言論，特別是在提到有關於正在北京協商中的「十七點協議」時。

帶著 **Dondrub Gyantsen** 和幾匹馬，在微雪中，我穿過了拿督關，往錫金(**Sikkim**)前進，悲痛的心情也一路伴著我。我知道我極有可能無法再踏上西藏的土地，並且再也回不了家了，現在我是自願要永遠告別自己家園的，我要逃離恣意妄為的暴力以追求自由，我感受過一個自由的人被無數索煉捆綁時的苦痛，而且我已瞭解到我絕不能失去自由。其他的人們已經助了我一臂之力，並且為我夷平了通路，但是我從未想到我所要付出的代價，竟然會是我的國家，而我現在正承受著流亡的折磨。我實在無法相信，向自己的國家訣別，會是如此地淒苦！又想到將要到外國，要和和陌生人同住、說著他們語言時，對我而言似乎是絕難忍受的事。但同時地，我的理智告訴我，現在想要回頭，已經是不可能了。難道我還未飽受在自己國家裏成為囚犯的景況，孤立無援，還要苟延殘喘的生活在那些憎恨我們，且試圖要破壞一切對我而言非常神聖，甚至比生命還重要之物品的殘暴施壓者可憐的恩澤之下嗎？不！回頭的大道已經被封閉了！毅然決然地，在越下越密的大雪中，我驅策著我的馬，尋路前行。





## Chapter 20 往返世界各地

... 在我回到 **Kalimpong** 時，接到一個由 **Telopa Rinpoche** 送來的訊息，裏面提到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 (**American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打算邀請我和 **Dondrub Gyantsen** 到美國去客座訪問一年。在確定這個消息之後，我現在可以讓我的母親和 **Tsering Droma** 知道我即將前往美國的計畫了。她們計畫要陪小 **Ngari Rinpoche** 在 **Kalimpong** 停留一段時間，在我得知她們完全理解我的處境並同意我的計畫之後，我的內心感到如釋重負，我帶著母親全心的祝福出發。首先我搭著飛機到加爾喀答 (**Calcutta**)。在我這次的旅途中，一位曾經在我去中國朝聖之時幫助並招待過我的西藏商人 **Pomdatsang**，介紹了一位在西藏東部傳教的蘇格蘭人 **Patterson** 先生讓我認識，**Patterson** 先生對西藏極為瞭解，他對我在取得旅行文件，和申請入美許可上，幫了很大的忙。

在加爾喀答時，我又不得不再一次和魔鬼打交道。曾在北京參與協商「十七點協議」的西藏代表團，此時正在回到拉薩的途中，他們目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 **Chang Chi-wu** 以及他的隨行人員們，在加爾喀答稍做停留。我便前去看身為代表團成員之一的妹夫 **Puntso Trashi**，他和其他的代表團成員一樣，都住宿在中國的大使館裏。我到達那裏時，受到 **Chang Chi-wu** 的邀請，要我加入他們，和他們一

起回去拉薩。當然，我實在很難回絕這樣的邀請，而 **Puntso Trashi** 卻又使我的處境更加難堪，他催促我趕緊接受 **Chang Chi-wu** 的邀請，和西藏代表團們一起回拉薩，他很肯定地向我保證，只要我們能回到那裏，就可以高枕無憂了。**Chang Chi-wu** 非常希望我能答應一起回西藏，爲了暫時回避他的急切邀請，我只有用不當面向他告別的方式離開使館。在此事之後，我總算找到一個能和 **Puntso Trashi** 私下談話的機會，我告訴他，我當天下午就要搭機前往美國了。他聽了這個意外的消息之後，極爲震驚，他盡最大的努力來勸我改變計畫，但我很堅定的拒絕了。當妹夫知道他無法改變我的心意時，便答應替我保守這個秘密，我們最後在爲彼此的未來互相祝福之後分手。

**Dondrub Gyantsen** 和我經由倫敦飛到紐約，由於我的外語能力不足，甚至無法應付最基本的溝通，我們必須仰賴其他同行乘客的好意幫忙，當然，他們也都很熱心地幫助我們。在人聲吵雜的 **Idlewild** 機場中，當我們聽到 **Robert Ekvall** 先生用著熟悉的安多腔調，叫著我們的名字時，我們內心感到無比的安慰。**Ekvall** 先生是一位傳教士的兒子，曾在西藏居住過數年。他代表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來歡迎我們到達美國。在他的護衛下，我才勉強可以忍受媒體記者們炮火密集的閃光燈，並回答他們一連串的問題。接著在 **Ekvall** 先生的陪伴下，我們做了第一次的美國之旅，他介紹我們紐約的一般日常生活，並盡其所能地讓我們瞭解一般美國人的思考方式。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所舉辦的歡迎會，讓我留下一個非常愉快的印象，會中還特別因爲要歡迎我們而準備了乳酪、羊肉、草莓等食物。

在紐約停留幾天後，我們轉往 **Ekvall** 先生在西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Fairfax** 的家中居住，我們現在呢稱他為 **Bob Ekvall**，他已經成為我們最慷慨的良師益友了。**Ekvall** 太太也提供我們十分親切而熱情的招待。我現在終於有機會去照顧我那已經衰弱不堪的身體了，經過醫生的詳盡檢查之後，發現我的肺部受到了感染，不過還好，並不是非常危險，我們後來便借住到一間小農舍裏，以方便我去接受醫學治療，並幫助我早日康復。**Bob Ekvall** 經常來看我們，而被指定來幫助我們的私家司機，也開始教我們一些初級的英文。

在西維吉尼亞州與世隔絕地休養數星期之後，我收到弟弟 **Gyalo Dondrub** 的電報，電報中說他已成功地及時逃離中國，現在他和他的妻子及小孩住在臺灣，電報中又說他即將前來美國，我非常高興地邀請他前來與我們在 **Fairfax** 的農場同住，他和他的家人後來真的一起到這裏來住了三個月。他們想和我的母親一起回拉薩，我母親已經覺得她再也難以忍受這種骨肉分離的痛苦了。當我母親還住在 **Kalimpong** 時，我經常都可以收到一些我親人們的消息，但是不久之後就沒有傳來任何訊息了。後來我又從無線廣播、接著是報紙等，斷斷續續發出一些和西藏有關，片段而不詳細的消息，但是沒過多久，竟然就音訊全無了，這樣的情況，就像是我的國家已經漸漸變成死神降臨的寂靜墳場一般了！

經過六個月完善的治療之後，我的醫生宣稱我已完全康復了，雖然我仍須放輕鬆並且注意觀察一些特定的症狀，不過現在已沒有理由讓我

不去加州柏克萊大學修習英文課了。在柏克萊，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一位研究西藏的學者 **Lessung** 教授和他的太太，我正好能夠幫助他們翻譯西藏的書籍。我到處得到的這些熱誠接待，讓我也比較能克服思鄉的煎熬，一般而言，我覺得加州的氣候很適合我，我在這裏的學習進度也在逐漸加快。

在 1952 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個世界佛教協會在東京舉行的會議邀請函，我又一次和 **Dondrub Gyantsen** 一同出遊，但這一次是搭船。在橫越太平洋時，我飽受了暈船之苦，當最後抵達東京，踏上陸地的時候，內心的高興實在難以形容。在碼頭上迎接我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從美國來的朋友，附屬於 **Honganji Temple** 下的一家寺院的住持，邀請我們到他們寺院居住，在這次的世界級會議中，使我有機會去接觸一些非常有重要的人物和事務，但我想到 **Ceylon** 的聖地去訪問的最大心願，還是不能達成。

我目前所使用的印度證件已經過期了，而且也沒有再延長的可能，很不幸地，這使得我陷入從數星期，甚至最後長達數個月的無謂等待中，後來我便決定在這被迫居留的時間中，繼續學習我以前學過的日文。不久之後，我也有了一小班的人跟著我學習藏文。我曾前往日本各地旅遊，拜訪過日本的寺廟和聖地，也和許多日本人及外國駐軍結交朋友。**Kitabatake** 住持是一個非常熱心的友人，我的一切困難事務都是拜託他幫忙，我在日本的停留許可一延再延，而進入印度和美國的許可則似乎遙不可及。在這段停留間，生活上並沒有遭受太多的

困苦，但我學到移民的焦慮、絕望、和痛苦，也瞭解到一個移民在面對一個不知名的龐大官僚機構時，所要面對的無望掙扎。

最後，借助于美國修改移民法，以及許多有影響力朋友的持續幫助，特別是世界教會組織 (**World Church Services**) 的幫忙，我終於取得回到美國的許可，當時已經是 1955 年了，我選擇了印度經歐洲再到美國的較長旅程，因為我想到加爾喀達見 **Gyalo Dondrub**。四年前，他曾和他的家人、我的母親及其它人回到拉薩，由於曾長期離開西藏，他發現他很難去適應那裏的現行景況，他也感覺到了自己對於自由的渴望。當共產黨提供他一個前往莫斯科做外交代表的工作時，他接受了，並且利用機會逃到了印度。當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在拉薩的親戚們都還好，**Lobsang Samten** 現在已經升官，是一個 **Chikyab Khenpo** 以及高階的侍衛；**Puntso Trashi** 已經被任命為達賴喇嘛的侍衛長了。

## Chapter 21 自由的代價

... 在 1959 年 3 月某個星期五傍晚，我正在我位於紐約市公寓的小廚房，依照傳統的西藏食譜煮一鍋湯的同時，恰好聽到新聞廣播中播報員正在報導西藏已發生了暴亂。當時我忘了要將湯做好之事，迫切聽著播報員那平靜徐緩的聲音敘說在拉薩所發生的暴動。有一大群人已經將夏宮 (Summer Palace) 圍住，中國共產黨將達賴喇嘛抓走；另有一群人，主要是婦女，已逃進印度大使館，要求他們幫助達賴喇嘛。我站在那兒，心裏頭卻是一片紛亂。好多年來我所最懼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過去數周，我早已知道西藏的情形已經到了緊要的關頭。中國共產黨要達賴喇嘛到北京，但是西藏國會 (Tibetan National Assembly) 拒絕這項要求。中國共產黨現在是不是要綁架西藏傳統的統治者暨西藏佛教的精神領袖？

我打電話給在華盛頓的羅桑桑天，他也因這個消息而心亂如麻，他承諾在當晚立即趕到紐約。隨後我打電話給其他一些朋友，但我幾乎不知該如何回應他們安慰的話。其中有些人邀請我與他們共度該晚，但我婉拒，我情願獨處，並坐在收音機旁，以免錯失任何一則消息。差不多是午夜的時候，報童開始在街頭叫賣新聞號外；於是我立刻沖到外面，買了每一份我所能買得到的各種報紙，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

現在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我親戚們的生命正處於極度危險的狀況

中，他們是否能夠逃得出來？就我所知，達賴喇嘛年輕有活力，而且健康情形良好，他應可以對付任何旅途的勞累；然而在另一方面，很清楚的，中國人一定布下天羅地網以防止他的逃脫。他仍然自由嗎？我的母親已經有 60 多歲了，而天津秋結正在哲蚌寺 (Drepung) 讀書，仍然是個小孩子。最重要的是，我深深被這些最令人不愉快的「想像」煩得整晚沒睡。

羅桑桑天終於來了，我們盡自己之所能來安慰對方，但我想我們僅是將某些特別的恐懼傳給對方而已。隔日上午我們在 **World Church Service** 的辦公室焦急地等著其工作人員的到來。在這裏我們同樣地得到鼓勵的話以及要我們耐心的忠告；我們也被問及有關西藏情形的一些詳細資料，尤其是拉薩的地形景觀，以便於新聞報導用。

有好幾天我們都是在希望與恐懼之間度過，但是比這種折磨人的不確定性還要更糟的是無助感－沒有能力做些事以影響事件的發展。**Dondrub Gyantsen** 向他工作的航空公司請假以便於到紐約來與我會合，西藏官員 **Shakapa** 的兒子也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輪流收聽無線電廣播。很不幸地，消息稀稀落落、含糊，有時甚至還互相矛盾，我們無法確定是否達賴喇嘛已逃出。據報導中國人已經動用空降部隊，但是，是在那裏？爲了什麼？是不是我們的弟兄已逃到山區，他們在後追趕？有一則來自中國的報導，宣稱達賴喇嘛被他自己的人民抓住。當然，這從表面來看即知是十分荒唐的胡扯，因爲沒有任何西藏人民會動達賴喇嘛的一根汗毛。另外的報導宣稱達賴喇嘛騎馬逃



走，但從馬鞍上摔下，受傷嚴重。這是意味著他無法繼續逃亡嗎？還是整個報導都是假的？但是，重大消息終於來到，而且中國方面亦如此報導，達賴喇嘛已經成功的越過邊境進入印度境內。然而，如果那是真的，為何印度的電臺在此時刻怎麼會是如此地安靜？

有一天早上，當我到一家廣播電臺準備接受訪問時，有一個可靠的報導進來，指稱達賴喇嘛及其家人與 **95** 個隨行的西藏人民安全的在印度的國土上。帶著這個重大消息，我懷著極其喜樂的心匆忙趕回家裏，我們草擬了一份恭賀的電報，並同時承諾我們將盡速趕往印度去看他們，我們請 **Gyalo Dondrub** 幫忙送出這份電報。然而，事實上我們要同行並不是那麼容易，到最後我得獨自前往。五月底我抵達東京，立即與當地籌組支援西藏的國際性組織的人士連絡上。日本佛教會 (**The Japanese Buddhists**) 是第一個要求協助西藏及西藏獨立的組織，他們並組織了西藏研討會 (**Tibet Convention**)。

數天之後，**Gyalo Dondrub** 在新德里 (**New Delhi**) 機場與我會合，然後我們立即搭乘汽車前往莫梭瑞 (**Mossoorie**)，我們在清晨三點鐘到達那裏，但卻發現我們無法進城去，因為印度當局已設立了路障以避免發生意外事端。在那時候，警衛對來人的限制十分嚴格，即使已盡我們所能，我們仍然只有在那兒氣得踢車胎的份。約莫四小時之後，我們終於獲准進去。一進了城，我們直奔 **Savoy Hotel**，我們被告知就在當天 (以及每一個星期四) 達賴喇嘛將主持謁見禮接見大家。

在前往達賴喇嘛在莫梭瑞暫時的住所柏拉屋 (**Birla House**) 途中，我



們追上了許多朝聖者，他們都穿著了他們最好的衣服往謁見禮會場前進。我們愈接近柏拉屋，人群愈來愈多，直到最後，人群太密集了，使得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前進。在柏拉屋的庭院我們遇見了天津秋結，他興奮地跑過來，溫暖地擁抱著我們，隨後他陪著我們入內。達賴喇嘛已在樓梯等待著我們，以便直接帶我們進入他私人的寓所。在我一如往常平伏在他面前以呈獻祈福巾(**kata**)之際(我一直都很習慣如此做的)，他用手勢告知在此地不必如此。他無言地指著一個有釋迦牟尼佛(**Buddha Shakyamuni**)圖像的刺繡絲畫唐卡(**thanka**)，我深受感動地將我的祈福巾放在上面。從現在起，達賴喇嘛視他自己為他那受壓迫的人民中第一個逃亡者而已。

我們坐下，奶油茶被奉上，我的兄弟開始告訴我們關於他逃亡的事。中國方面一個違反協議書內容且高度可疑的要求引起了這個暴動，達賴喇嘛被要求單獨一人，不能有隨從侍衛並儘量不引人注意地到中國軍方總部去。內閣的閣員強烈地建議達賴喇嘛不要前去，於是他留在諾布林卡(**Norbu Lingka**)。年輕的天津秋結正在哲蚌寺讀書，也接獲了類似的邀請，這個少年人被告知他將與他的哥哥會面，所以他立即由哲蚌寺出發。很幸運地，在數小時徒然的等待之後，他們釋放了他，於是他就回到他母親的房子去。

這項對達賴喇嘛違反常理之邀請的消息，像野火般的傳遍了整座城，一下子，數千個既焦慮又憤怒的人民聚集圍繞夏宮諾布林卡，群眾們克服了焦慮，全力阻止達賴喇嘛離開了像要塞般的保護牆。就在那時

候，達賴喇嘛已派人將我的母親及天津秋結接來，與他在諾布林卡相聚。他們設法在中國人封閉所有的通道口之前完成此事。在群眾拒絕散開並持續耐心地等待時，中國人開火了。我的親戚們假扮成僕人從邊門逃出，沿著一條通向奇楚河(Kyichu)的小路前進，在這個深具冒險性的逃亡之後，他們終於安全地抵達印度邊境。

我很樂意想多知道一些，但是預定接見群眾的時間已到，儀式大臣(High Chamberlain)進來請達賴喇嘛本人到集合在房子前面的群眾前現身，於是我們便分開。我到母親的房間去，她站在窗戶旁邊，看著在底下對她的兒子達賴喇嘛獻上尊崇的群眾。我靜靜地走到她的身旁，她牽起我的手。望著在群眾頭頂上方那美麗的大地，我眺望遠方喜馬拉雅山那覆蓋著白雪的山頂，在那之後即是我那不幸的國家。我的母親打破了沉寂：「Jigmela，」她低聲的說著，好多年來這是她第一次用我小時候的名字。「Jigmela，從現在開始，我們同樣都是難民。」我領著她回到房間，坐在她的身旁，要找到想說的安慰話實在不易。是的，當然我們現在都安全，而且可以仰賴某些有限的援助，但是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宗教上及生活方式上的敵人在那裏佔有優勢，而且他們意圖摧毀每一項我們所珍視的東西。我們的人民被迫著向施壓者彎腰，那些拒絕低頭者，不是失去了他們的生命，即是被強迫勞動，有多少我的朋友已經身陷於如此殘酷的命運裏面。在他之中，有很多人被殺害，有多人失蹤後從此失去音訊，而那些少數我們在過去數月還有消息的人，則是生活在極度貧困、危難和可怕的情況之中。例如，我那年長備受尊崇的老師 Minyag Rinpoche 與其他很

多人被帶去敲鑿石頭，以便幫助壓迫者興建新道路。

不久之後，我再一次的接到我弟弟的電話，他很高興地聽到我將要以組織對西藏難民的援助團體，作為我的職志。他問我詳細的情形，以及已有多少物資被送來，以減輕這些不幸人民的憂傷。聽完我的報告之後，他對分散於全球各地，出面幫助我們的所有不知名人士，表達了誠摯的謝意。

在接下來數周，在達賴喇嘛的指派下，我訪問了位於印度北部的難民營。數千位我們的國人在那兒正被照料著。當我回去之後，我做了詳細的報告，然後我們計算出進一步的需求數量，以尋求援助。在達賴喇嘛正式授權下，我現在繼續從事我已經開始做的工作，並請求全世界能夠提供我們持續的支持，這景況是迫切的。非常不幸的，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推測難民潮將會增加，而且，特別地是，我們很怕印度政府會因此而陷入政治的困境中。

所以，我再一次展開我的旅程，但是這一次與我最親近與最親愛的人之分離，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地痛苦，因為我知道他們都安全，而且我很快地就會再看到他們。當我搭乘的飛機振翅往西飛去時，我回頭注視著喜馬拉雅山的山頂許久，那是我所失去的國家——西藏，神之寶座。（全文完）